

旅舍輯

三十三、三五

灌县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4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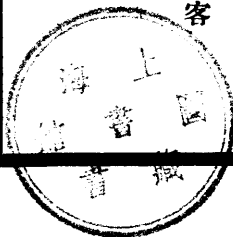
旅舍輯

次 目

穆時英	林微音	林微音	何家槐	何家槐	杜衡	杜衡	杜衡	施存	施存	施存	張天翼
空閑少佐	愛的徘徊	西冷的黃昏	晚餐	惡行	乳備篇	亭子間的房客	紅與黑	夜與黑	旅行舍	李師	脊背與奶子

No. 396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發行



一九三五，九，十日付排
一九二五，十一，十五日初版

—
二〇〇〇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每册實價

本輯所選各篇，曾刊於叢書中，茲特集成，特此聲明。
○ 此聲

目次

脊背與奶子·····	張天翼·····	一
李師師·····	施蟄存·····	五三
旅舍·····	施蟄存·····	七一
夜行·····	施蟄存·····	八七
紅與黑·····	杜衡·····	一〇五
亭子間裏的房客·····	杜衡·····	一二五
乳傭篇·····	杜衡·····	一四五
惡行·····	何家槐·····	一六五

晚餐·····	何家槐·····	一九九
西冷的黃昏·····	林徽音·····	二一五
愛的徘徊·····	林徽音·····	二四三
空閑少佐·····	穆時英·····	二六五

脊背與奶子

張天翼

此
页
空
白

鎮上的人大家都談着一個新聞：任三嫂在莊谿。

『是不是她野老公那里？』

『唔。還生了一個女兒哩，』低聲說。彷彿一說得大點兒就造了口孽似的。可是在他丈把遠以內的也還聽得見。

『她給任三生的那個兒子怕也是野種吧。』

大家對這問話的小夥子瞧了一眼，又說到這消息是該祕密的。

『喂，莫走了風。任三家裏打算捉她回來。』

『長太爺不曉得要怎樣發脾氣哩：族裏出了這樣……這樣……呢，這樣那個的女人，呢？』

那個小夥子就把下嘴唇往外攢了一下：

「哼！」

「長太爺是，」裝着很知道的勁兒，「他是……他很……」

有幾片嘴唇扁了一扁，嘴角往下灣着。一些話就給關在了嘴唇裏面。只得用鼻

孔

「唔，唔。」

大家就回去等着：有戲看。你瞧着，長太爺準得有一手。

長太爺真在打算着一手。

「哼！……」

過了會兒：

「唔。……」

你要是和長太爺一混熟，你就得知道他現在正生着氣，也在打着主意。

他左腿疊在右腿上。右手的小指忙着剔牙齒。臉上像塗着蠟，一線陽光斜到他右邊腮巴上，顴骨那兒就像個玻璃瓶似的放亮。

這件事到了他長太爺手上！

疊着的腿子一上一下地抖了起來，大襟上沾着一片瓜一壳就簸動得像大洋裏的小划子。

真不懂任三嫂跟上了莊豁那兔崽子有什麼鳥好處。他想着這件事。頂好把那個兔崽子也診他一診，給他點兒王法。可是別人姓劉，他長太爺可管不着。

右手剔牙剔得更起勁，彷彿要給自己的牙齒一點兒王法什麼似的。自己聽得見指甲割着牙齒響——憂，憂，唾沫沿着手心流下來。

『哼！』

聽說莊谿那野老公不過是個田夸老。可真怪，任三嫂可跟上了這麼個傢伙。可是也許那劉的有點什麼長處，一些騷貨特別喜歡的。

腿子抖動得幾乎跳起來。那片瓜子壳子在大襟上站不住，給弄得東奔西奔的，一個不留神就給摔到了地下。

任三嫂一找出來了準得打爛她的脊背肉。……

你說他又得『哼』了吧——他生了氣？

不。

倒是——他全身軟了一下。

任三嫂那身肉可經不起打。她那身肉——其實說『肉』是錯了的，應當說是芡實粉，再不然就是沒有蒸透的蒸雞蛋：手指點一點就得破似的。

長太爺噓了口氣。任三嫂那身肉真可禁不起打，單止她的腮巴子——

她的腮巴子是怎麼個勁兒，長太爺那隻剔着牙的右手頂明白：牠扭過牠。

『臉子一天到晚日晒雨淋的，還這麼嫩，別的地方不知道要怎樣嫩法哩。』

可是任三嫂並不因為長太爺讚美她她就高興。她有點蹙扭勁。她把那雙漆黑的眼瞪着，叫了起來：

『做什麼？』

『不要假正經，曉得吧。……任三吃你不住我是知道的。他是不是很……。』

那隻留着長指甲的右手又對她突出奶子的胸部伸了過去，可給任三嫂一手打開了。

『青天白日裏你調戲人！……真不要臉！……』

『青天白日調戲不得，晚上就好來那個。……任三你是不過勁的，唔。我同你……』

『滾，滾！』

『爲什麼要這樣兇？』長太爺差點沒給她推倒。

『死不要臉的！老不死的！虧你還是族紳……任家族上真倒盡了楣！……』

長太爺可就有點兒不高興了：

『說什麼！』

『你不要仗着你是個族紳，你不要……』

『你再說，你再說！』搶一步上去。

瞧瞧四面。

沒有人。只有趙老八家裏那條花狗沿河岸跑着，把泥地上印着一路的梅花印。

狗是不會說話的。

他打算一把抱住她。他想在那兩片活動着嘴唇上咬一口。他得把她吃下去：單

止那兩塊紅紅的腮巴子就夠多好吃，不說別的。他眼睛塗上了千把根紅絲，額上的青筋突出得兩分高。

可是任三嫂跳開了。

『畜生！老狗！強盜！雞種！痞子！任剝皮……』

這一大串嘖嘖刮刮的話他並沒聽見。

『好嫂子。你不要太……太……你不要那個。……你要什麼有什麼。你依了我，唔，唔，你依了我……』

『滾你娘的臭蛋！……死不要臉的老畜生！——還是族紳，還要管地方上的事！……死不要臉的……』

長太爺這回動了火。

『你不要太得意！……不識抬舉的傢伙，我好意要抬舉……要……要……要……』

……

「哪個認得你這臭瘟蛋！……仗着有錢有勢，大太陽底下調戲人！……」

「你再說！」

「怕你！……你這畜生，任剝皮，瘟傢伙！……」

「哼！」長太爺手指有點打顫。「哼，哼！你小心，你！」

「怕你什麼：我隨便告訴哪個，族紳調戲人。……」

「這瘟女人真厲害！」

生氣管生氣，任三嫂那身子——單只是腮巴子，就簡直是灰實粉，是沒蒸透的蒸鷄蛋，這可是真的。她那雙眼珠會飛，會說話。那兩片變得怪勻稱的嘴唇一動，馬上就露出一排發光的牙齒來——整整齊齊地站着。

這麼兩片嘴唇，今天罵了他。

女人的罵和男人的不同。唔，罵幾句沒屁關係。就是給她用那對棉花的手打幾拳都不在乎，只要她肯那個。

『唔唔。』

長太爺在打主意。

他可不能威脅她：弄得不好她真去對別人說長太爺調戲她，可不大好。他不能太性急；女人的心眼兒他挺知道——心裏想的是一回事，嘴巴裏的又是一回事。你瞧瞧四姐，不是麼，到頭來還是跟上了他。女人總是女人，任三嫂總不會老是那麼……

得，就這麼着。第二天太陽快下山，長太爺拿着一個玉圈子到河邊上找着任三嫂。

『喂，喂。』

沒理他。

『是不是生了氣？』他笑。『還是那麼假正經？……喂，你看看。』
別人一個勁兒淘着米，腦袋也不回一回。

『哈，怎的——不回過——臉兒來——』調着腔，扭扭腦袋，擎着玉圈子的手
在紫灰色的空氣裏畫了個圈。

不成，他媽的。

『哼！』他說。

可是不能就這麼丟了手。他那隻扭過她臉子的右手在——癢不像癢，麻不像麻
的。一扭，那片腮巴子就扭成白色，手一放，才慢慢地回到紅色。這麼一張臉子他
可就不能就丟了手。

可是主意還沒打定，任三嫂可逃到了野老公那兒。

『哼，這騷貨太不識抬舉！要是找到了她，總要結結實實給她一頓：』

這回可就——哼，她原來在莊谿。她罵過他。她不依他。她跟上莊谿那姓劉的小子。好，你瞧着！

祥大娘子來告訴長太爺她兒媳的下落。

『你老人家看怎麼個辦法……』她什麼都得和長太爺商量，不僅因為他是族紳，他還對任三好：任三借了他的那筆錢一直沒還他。

『抓她回來！』長太爺拍一下桌子，把手心都拍紅了。『淫奔！——任族上的面子掃盡了！抓她回來，我給她一點家教！……』

『我先到她娘家去告訴一下，你老人家看是……？』

一一

任三嫂給抓了回來。抓個把女人是怪輕鬆的事，而且這兒到莊谿去也很近，不過四十來里路。

怎麼樣個抓法我可不明白。讀者諸君要是想知道一下，那我得請你上得意樓茶店，聽一聽繆白眼老關的敘述。

『祥大娘子到長太爺那里請了示，就去找來福七娘……』

『來福七娘？』

『任三嫂的親生娘呀，』繆白眼像怪這問話問得不懂事似地對那個把斜視眼一瞪。可是視線斜到了一個黑鬍子臉上。黃鬍子就趕快表示懂事的樣子說：

『任三嫂是應福來的女兒呀。』

『對啦，應福來的女，』繆白眼接了下去。『祥大娘子自然要同應家的人商量一下的。……長太爺說要抓來辦，福來七娘拘得他過？女兒跟上了野老公，應家裏

也沒面子。好，辦！哪個叫她做出這些醜事來！……」

『任三嫂還認得幾個字哩。』

『怎麼，認得字就不偷人麼；越是女學生越會偷！……長太爺說的要整頓整頓風氣，不要再有人做出這種混賬事來。……』

繆白眼起了勁，捲起袖了，站了起來。他瞧了瞧大家的臉，看別人可是在注意地聽他。

『哼，他們就到莊谿去；一個任三，一個祥大娘子，一個應福來，一個福來七娘，還有那個男子。……』

他打着手勢往下說。他像親眼瞧見了的。他說他們帶着繩子什麼的找到莊谿那個野老公家裏。野老公是個田夸老。任三嫂正在那里煮飯。

福來七娘先進去。

野老公一瞧見她來就着了慌，紅着臉子來招呼丈母娘。可是丈母娘劈口就罵那位野女婿。

其餘的人躲在門外。約好了的；一等福來七娘大聲說話，他們就擁了進去，把

任三嫂一把抓住——

拳頭。繩子。

『你這死娼婦，今天要辦死你！……網回去！』

任三嫂腮巴子泛上了白色，可是沒有怕的勁兒。

『我死不要緊，宜妹子一沒奶吃就活不了。』

她還生了個女兒哩。

『好，小孩子也帶走罷。』

這麼着就七手八腳把她抓了回來。

『綳豬樣的就綳回來了，』繆白眼翻一下眼珠子，結束了他的故事。

『如今祥大娘子在敦太公的香火堂裏請酒哩。』

請酒是請族紳，請任三家裏的親房，請福來兩個。

可是得意樓裏談着這些話的時候，香火堂裏已經散了酒席。

『任三還是捨不得那個女人，』繆白眼加一句。『他還是要她。』

『怎麼的？』

怎麼的，他們不知道這是長太爺的主意，長太爺只是想要懲辦任三嫂的不識抬舉，可不願任三把她趕出去。

『唔，不能趕她出去，』長太爺剔着牙，在喉管裏說着。把她放在這兒，她總得有一天要識抬舉的。

長太爺把任三叫了來問他。

『這女人你還要不要？』

可是不等回答就又；

『還是辦她一頓叫她以後上規矩好了，唔。你看如何，唔？至於……至於……如果趕她出去，則又……則恐怕……一趕她出去。她在外面的醜事……說起來總是任家的媳婦。……家醜不可外揚，辦她一頓叫她改過就是了。懂不懂，唔？』

任三楞了會兒。他得相信長太爺；長太爺待他好，還借過一百四十塊錢給他。『怎樣，唔？』長太爺把一雙細長的眼睛釘着任三。『如果趕走，將來鬧出大笑話，更要敗壞任家族上的家聲。你能答應我，不能答應！』

『是。』

『好了，就這樣。』

辦總得辦一辦；他們在香火堂裏吃了飯，開始審問。

許多眼睛都釘着長太爺。長太爺和長房裏的二老爺嘴挨着耳朵說了會兒，就和福來夫婦讓起位子來。

三

排列着祖宗牌位的神龕子都給打開了門；讓那些寫着金字的老祖宗們瞧瞧這次的事件。桌子上擺着一個茶盤，放着一片紅綢子，稍爲有點兒風一刮，紅調子就不安地一動。桌子下面堆着些鎖練，繩子，筋條（註）。

長太爺坐在靠着桌邊的椅子上，好幾次相要拿右手去剔牙却給制住了。他揚起一雙細長的眼睛瞧瞧旁邊坐着的二老爺，又瞧瞧板櫬上的來福夫婦，他把自己的腰挺了一挺。

註：這是四五根竹梢，用繩紮成一根的一種刑具。竹節當然不削去，因爲這麼樣打起來方過勁。

把眼睛向對面掃過去；一排任三家的親房，凹凹凸凸地列着各色的臉子。門邊斜着一張板櫬——祥大娘子和任三對長太爺他們作了個揖就一屁股坐上去。再把眼珠子溜過去——

一堆芡實粉，一堆沒蒸透的蒸鷄蛋，那不識抬舉的傢伙！

他站在祥大娘子的後面，地上倒映着個模糊的影子；轉一個灣拖到牆上。

長太爺瞧瞧她，又瞧瞧別人。過一會又瞧到她。他的眼睛不知要放到什麼地方好。不知不覺他的右手慢慢地要伸到嘴裏去，可是一下子意識到什麼，馬上把一雙手筒到袖子裏關着，怕牠不聽話又去剔牙。

大家也把眼睛偷偷地往任三嫂身上溜，看看她是怎麼個勁兒。一些親房裏面的男人更是溜得挺起勁，可是又怕長太爺瞧見了會罵人。可是長太爺已經明白，對他們結結實實瞪了幾眼——

『哼，不知廉恥的傢伙！』肚子裏說。

任三嫂什麼表情也沒有，只是咬着嘴唇。她臉色發白。她比兩年以前瘦了點兒，可是瞧來還是怪豐滿的。她眼釘着地上。她彷彿什麼都已經決定了似的，一點不怕。

祥大娘子在數說着任三嫂的罪狀。她用了許多重複的句子，一直說到把任三嫂抓回來。她要請族人當了祖宗的面公斷。

大家的眼睛轉到了長太爺的臉上，只是任三嫂的眼珠子沒動。

『舍下祥大娘子已經說了個明白，』長太爺帶了七成鼻音，『唔，親家如今也在這裏，只看……只要是……如今看你們應府上主不主張辦，是不是要……』

『她做出這種事來自然應當辦，我不縱容女兒，這是……』

『唔，』長太爺咬一咬牙。『你們應府上也是明白人，你們不縱……我來問她』

自己，我來……』

長太爺就把那雙細長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任三嫂，你出來！……你自己有什麼話說？』

不言語。什麼都啞着。

『怎樣，唔，』

沈默。

『說呀！』

過會：

『叫你自己說呀！』

『我沒什麼說的！』她動也不動地說了一句，叫大家都嚇一跳。

『哼，你不說我們也明白！』長太爺尖着聲音。『大家自然很明白，唔。應府

上……我們也領到了應府上的……親家太太的話。……我們商量一下……』

長太太和二老爺嘴挨着耳朵，嚙咕了會兒。

誰都正正經經坐着，連呼吸也不敢叫牠大聲點兒。他們瞧着長太爺和二老爺那兩個擠在一塊兒的腦袋：長太爺的腦袋在讀詩似地畫着圈子，畫呀畫的就離開了那一隻腦袋，移到桌子邊了。

『這樁事情大家都明白，』長太爺兩隻手抽出了袖筒，挺着腰板子。『唔，這種事情是丟我們先人的醜！……我一定要整頓整頓這風氣，給那些相信邪說的無恥之徒看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一棒都不講了，這還了得！……淫奔！——萬惡淫爲首，今天這萬惡之首的……這萬惡的……今天這……這這這……還了得，丟盡任家族上的臉！……非嚴辦不可！……跪下！』這裏重重地槌了一下桌子，那放着紅綢的茶盤就一跳。『任三，剝了她衣服，打一百！……』

長太爺瞧着任三脫她的衣褲；她那野老公這麼給他脫衣褲，抱她在手裏的！長太爺的顴骨發了青。……要是任三一不留神，連把她裏衣褲也脫下來了可怎麼辦？那可……唔唔，呃呃，哼哼。

可是這當然不會。雖然大家都想看看任三嫂光着屁股是怎麼個神情，可是大家都知道廉恥，知道這是傷了不少的風化的。

於是她全身給留着一身白大布小褂褲。奶子高高地突出；隔了一層衣，可還瞧得出奶嘴子在什麼地方。這對奶子給那田夸老的野老公摸了多少次呀，媽的，任三剝下她的夾襖，還聽見一聲洋錢響；這是野老公給她的三塊花邊，被抓的時候給匆匆忙忙塞在她手裏的。她玉圈子不要，要花邊，哼！

她對上面跪着。來福七娘和祥大娘子拖住她的手。

任三對手心吐口唾沫，拿起筋條。

『這媳婦！』

嘩，……一下抽在她脊背上。

接着第二下。任三咬着牙。手臂上突出隆起的肌肉。第三下，第四下，第五下。筋條加速地運動起來；嘩，嘩，嘩，嘩……

筋條的梢頭飛了開去，只剩下結實的粗枝了。

任三嫂那蒸鷄蛋似的脊背肉變成了怎麼個樣子是瞧不見的；隔着一層大布衣。看看筋條的勁兒，任三的發火，聽聽嘩嘩嘩的響，可以想像得到她脊背肉的變化。嘩一下，就在白白的皮肉上突上起一條紫紅色疙瘩。再幾下，疙瘩破了皮，血沁出了白大布衣。

她不叫，也不哭。她緊緊地咬着牙，緊得幾乎把牙咬碎。牠並沒掙扎，可是一筋條下來，就無意地把身讓一讓——當然是毫不相關，她的兩隻手給拉住，身子的

左右是自由不了的。她閉着眼熬住，在眼角上擠出了一粒淚顆子。每逢任三一舉起筋條，她並不望他下來得輕些，只是希望別打在打破的肉上。不過這可說不定的，總之別人是對着脊背打；在完整的皮肉上抽出疙瘩，在疙瘩上抽出血。在打爛了的紅肉上面，深深地烙着竹節的印記。

白色大布衣上糊着紅色的血。青色的筋條上也塗上了一段兒紅。

嘩，嘩，嘩，嘩，嘩，嘩，

一百。

任三喘着氣，拿袖子在額頭上揩着汗。

長太爺的腮巴子在抽動着。

『好，你以後還不到莊谿去？』他聲調有點不自然。大家瞧任三嫂。任三嫂短促地呼吸着，閉着眼。

『問你呀，』來福七娘對着女兒。

『你以後要是過改過自新……』長太爺鎮靜地說。

沒答。

『問你怎麼不開口！』

『說呀，說呀，』來福七娘顫着聲音。長太爺問你還到不到……』

『我……我……』

全世界都啞着，靜靜地等着她下面的話。

『我……我……』呼吸促得說不出。

『你怎樣？』

『莊谿我還是……我是……我要去的……』

雖然她說得那麼小聲兒的，可是比一聲地雷還驚人。大家彼此瞧瞧，睜大了

眼·張大着嘴，彷彿有個什麼有力的東西打得他們發暈。

長太爺額上的青筋瞧着瞧着高起來，臉發青。哼，這娼婦！——就只讓莊谿那田夸老把她摟在手裏！她不識抬舉。他丟了面子。他把桌子拚命地一拍，把全肚子裏的氣都叫了出來；

『再重打！——結實打！』

筋條又在血肉模糊的爛脊背上抽了下來。

她的頭上往下垂。身上抽着瘧。嘴裏吐白沫。

『她暈了！』

忙着給她噴冷水。

『醒過來再打！』長太爺叫。

衣上褲上全是血。來福七娘手發抖，眼淚湧出了眼腺。

『再問你；還不到莊谿去。』

又回答長太爺一個沉默。

來福七娘的眼淚洗着腮巴子。

『你就說一聲不去罷，親孩子，你就說一聲……』

任三嫂仰起滿着眼淚的臉瞧着娘；

『不怕……媽媽，我要……我要……媽媽，我要去……我要……』

長太爺的肺臟差點兒沒給爆破，他噴着嗓子咆哮；

『再打！』

任三嫂又暈了一次。可是她不肯說不到莊谿去。她熬着疼，讓自己全身流着血，只是不肯說那句話。他希望任家的人沒辦法，趕她走。這長太爺很明白，他只是氣，可不說攆她出去。哼，這麼迷着那田夸老，總得打醒她！

『還是要到莊谿去』他濺着唾沫星子。『再打！——非打得她回心轉意……』她全身沒一片完整的肉。那身小褂褲成了紅的。打六次，暈六次。香火堂上的人許多閉着眼不敢瞧，有幾個偷偷地揩着眼淚。應福來把手捧着臉。福來七娘抽咽起來。祥大娘子雲着淚眼，搖着頭。任三手打顫，連筋條都抓不住了。

『怎樣？』長太爺的聲音不像是長太爺的聲音。

她眼睛張開了小半。她全身發麻，不住地抽着癢。

『怎樣也要去……我……我……』

長太爺恨不得把一切都毀掉，他跳着，槌着桌子。

『再打再打！』他喘氣叫。『再打！……任三，打！……怎麼，我叫他打呀！』任三右手提着筋條只是發抖。

『打呀！』長太爺拍一下桌子。

福來七娘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把身子一倒就跪在長太爺跟前。

『我討個保，我……這孩子……這孩子很……』

二老爺也出來說：看樣子不能再打了，還是……

『那麼！關起來！』長太爺說。

大家都噓了口氣。

四

田野裏的樹葉全落了。山成了焦黃大土堆。風刮到身上冷了起來。

兩個月裏，長太爺對任三嫂怪注意的。一瞧見任三就問：

『三嫂怎樣？』

「聽話倒還聽話，只是不開口。」

『唔，要提防她逃呀。』

『是。不過看樣子不會逃。』

『她那野孩子呢？』

『丈母娘把她送回莊谿她爺那裏去了。』

任三嫂對什麼人也不開口。長太爺有幾次在河邊上瞧見她淘米洗菜，不好對她說話。說不定她還恨着他哩。可是她到野老公那兒去是該打的。

『唔，慢慢來：欲速則不達。』

她不會喜歡任三，他簡直是個草包，那任三。只要她漸漸忘了那野老公，什麼都得有轉機的。

過了什麼上十天，真有了轉機。可不是像長太爺希望着的轉機。

她突然開了口。她像從前一樣有說有笑，跳跳跑跑的。對祥大娘子特別會巴

結。她而且還搽水粉，每天把髻梳得光光燙燙，任三一閒下來，她就偎着他，扭扭他的大腿。到他耳朵邊小聲兒說話——誰知道她說了些什麼！總而言之她說了就對他斜着一雙眼，格格格地笑着。任三就——

『這騷貨！』笑嘻嘻地低聲罵她一句。

可是祥大娘子很不放心：這麼一下子改了樣子。總得有點蹩扭。一等任三他們倆上了床，她就用房門鎖了起來。

這消息給長太爺老大不高興。

『任三倒偏生有豔福，這膿包，這蠢豬，哼……一朵鮮花插在牛屎堆上！……』

任三嫂像以前一樣那麼孩子氣，跟人有說有笑了。慢慢和她談上勁，她許會識抬舉的。

長太爺眯着眼笑，把那個玉圈子套到手上。不過——

『不過她喜歡花邊，唔。』

太陽快要沉下去，長太爺帶了五塊花邊踱到那河邊上。

任三嫂淘完了米往家裏走。

『忙呀，』他說。

『哦，長太爺，』她笑。

他向她走近一步，她可沒避開。可是他想不出一句話來說。他想：應當莊重一點呢，還是應當隨便一點？他楞了會兒，結里結巴地說：

『如今……現在他……唔，如今……唔，任三如今在家裏麼？』

『你老人家要找他，是不是？』

『並不找他，唔，並不找他。……呃，不要找他。沒什麼事……呃，我問你：

你……」

那個笑着瞧着他。他想扭她一把。可是該說些什麼呀？

『你……你要不要花邊？』突然說了這麼一句，小聲兒地。

任三嫂一媚笑，低下了腦袋。接着她把嘴堵得高高的：

『任三曉得了又會要打我……』

長太爺希望能夠一把抱住她，抱她回去那個：攬着她，輕輕咬着她的，撫摩着她。任三敢打？

『怕他？——有我！你……』

他向她跨進一步。他手搭在她肩膀上，一把扭着，從肩膀一直扭到手臂上。她讓他扭。這是他生平第二次扭到她的肉。這回扭着她的是左手。右手抽不出空兒來哩：右手拿着五塊花邊。

於是這五塊花邊送了過去。……

不。他覺得五塊這數目似乎太……唔，他就丟兩塊在自己荷包裏，把三塊送過去給她。

她又是一笑，可不接。嫌少麼？

不。她兩手都提着籃子呀。

長太爺把那三塊花邊塞到她衣袋裏去。手經過她的胸脯，就在她奶子上捏了一把。這是第三次扭她的肉。這回可又是右手。

『呃，正經些，』她瞞他一眼。『人看見！』

他格格地笑起來，露出一行歪歪倒倒的牙齒。犬齒上黏着一塊醬色的什麼東西，大概他吃過晚點之後還沒剔過牙。

『不要怕任三，他是個膿包！……我自然要想法子。……我們……』

『過幾天我來回長太爺的話。』

一跨腿就跑了。

『唔，』長太爺微笑着，把腦袋畫了幾個圈。『唔唔，唔唔。』

可是今天不能那個。

『嚇，恨天不與人行方便！』

瞧瞧天，真的像在恨牠似的。

天是一抹橘黃色的天，綴着些破碎的雲塊。

五

長太爺一面剔着牙，一面和一個人說着話。那人不住地震着那雙斜視眼，似乎怕長太爺的唾沫星子濺到他眼裏去。讀者諸君認識那人的：唔，繆白眼。

『你去對任三說，他那筆錢月底一定要還，唔，還個對開。你去說，唔，我這筆賬不能再展期了，他已經……他已經……』

右手又伸進了嘴，話就給打斷了。

繆白眼一直瞧着長太爺。

『他已經欠了半年多，』手一抽出了嘴馬上就往下說，『唔，三月半，三四五六七八九，唔，半年多。兩次展期。這回你去對他說，我自己要錢用，唔，我不能……你聽着呀！』

『我聽着的，』那個眼睛一動也不敢動地。

『聽着的！——我對你說話，他眼睛看着別的地方！』

『我是有着你老人家的呀。』

『唔。那麼聽懂了吧。』

『不過我看任三還是還不出。』

長太爺躊躇了會兒；那句話要不要對他說？長太爺知道任三還不了賬。可是正
要他還不起。這筆賬可以拿人來作抵。長太爺始終沒機會和任三嫂……

繆白眼笑着，到長太爺耳朵邊搗了句鬼：

『我叫他把任三嫂抵給你老人家，等到他還這筆……』

那個一驚。嘴裏可罵着：

『放屁。這成何體統！』

『叫任三嫂在上房裏伺候伺候……』

『我不管你對他怎樣說，總而言之這筆賬我要收……』

『任三還不起就叫他把任三嫂來押着，你老人家看……他自然是還不起的。把
任三嫂……』

閉了會兒嘴，長太爺就像不答允又像答允了似地——

『唔？唔，唔唔。』

繆白眼走的時候長太爺又叫住他：

『你不許在外面瞎說我的什麼話，懂吧。你要是……你如果說了什麼，你的店別想開得成！……』

『哪里……自然……』那個陪着笑。『我是你老人家一手提拔的，你老人家待我比親生爺還好。……我報恩……你老人家問問人家就曉得，我是……你老人家叫我死都可以的。……』

『唔，我自然相信你。……你出了力我自然曉得。』

可是任三聽了繆白眼的話很着急。

『那什麼都完了！』——他還不起這筆賬。

繆白眼笑一下：

『其實法子多得很哩。』

『再加兩分息……』

『不是那回事。長太爺是一定要收回這筆賬的，』繆白眼裝了個鬼臉。他知道長太爺的心事。這回他要是辦成了，長太爺準得更看得起他。

『我自己去求求長太爺……』

『那不行，』繆白眼張大了眼。『長太爺的脾氣你是曉得的，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你這筆賬是我做的中人，你不要給我苦吃。……』

任三真是個膿包。他簡直要哭了出來。

『這怎麼辦呢？』

『拿一個東西去作作抵呀，』繆白眼瞧着任三。

『你看看我可有半件值錢的東西？』

『人也一樣呀，董舉人不是……？』

董四太爺拿人家的媳婦抵過賬的。

任三透了口氣；人有的是！把任三嫂去押給別人真算不了一回什麼。可是——

『長太爺肯麼？』

『蠢豬！』繆白眼在肚子裏罵。嘴裏說着：『去求求情。』

『你陪我去。』

『唔，也可以。你約個日子：哪天去？』

六

鎮上又傳着一個消息：

莊谿來了一個叫化子，帶了一張紙條給任三嫂。任三嫂認識字的。她也寫了個條子給那叫化帶回去。

『她還給了那叫化兩塊錢哩。』

祥大娘子一發覺這件事，那叫化可已經跑得遠了。

這消息叫兩個人着急。

長太爺還沒上手，不能讓她逃去。他給過她三塊花邊。他望她慢慢兒回心轉意。可是她拿了他的花邊給那叫化去和野老公通消息，媽的！

『哼！』

可是別着慌。任三嫂總是個女人，不會和焦四姐兩樣。只要到了手裏不怕她不識抬舉。只要別給她逃了。

任三想着長太爺那筆賬。老婆一逃，到月底還不了這筆錢他只好上吊。老婆就

是那筆錢，可不能給她跑掉。他得依了繆白眼的，趕快去求長太爺，押個人來抵賬：借據一銷毀，她跑了可不關他的事。

趕快去求長太爺呀，他媽的，趕快呀。

『你老人家那筆賬……』

他就這麼着在長太爺面前吞吞吐吐說了起來。他老瞟過眼睛去瞧瞧他旁邊的繆白眼。繆白眼對他裝裝鬼臉，似乎——『說呀，說呀。』

楞了好會兒，他才結裏結巴吐出了他那主意。

『……叫她來……叫她伺候……在上房裏她可以……』

『放屁！』長太爺繃着臉。『我要她伺候什麼！……成何體統！……她是淫奔之婦，她……她她……！伺候！——真是荒繆不經！……這筆賬我無論如何要收回的，唔，你早早準備！……』

任三全身給在冰窖裏。繆白眼不是說長太爺一定會肯的麼。他只希望一面交人，一面毀了借據。

任三嫂是芡實粉，是蒸鷄蛋，不錯。可是長太爺把芡實粉蒸鷄蛋一撈到手，就丟這一百四十元的一筆賬，可不上算。他只要拿任三嫂來展展期。還有，任三嫂一押到自己家裏來，地方上可就得有閒話。

長太爺剔着牙，讓對面那傢伙去苦着臉。

『展到年底。加你老人家三分息。』

『不行！』——走進了後房。他不能和任三談個明白。他對繆白眼丟了一下眼色。

『怎麼辦呢，』任三拖着繆白眼。

『我給你去說說，』一轉身跟長太爺進去。

任三在冰窖裏楞了七八分鐘，繆白眼跳了出來。

『好了好了，』繆白眼拖任三走。

『怎樣？』

『出去說。』

任三快活得腿子發軟。

『長太爺答允了麼？』

『這樣的——』繆白眼輕輕說。他電扇似地震着眼睛，伸出一個食指打手勢。

他叫任三隨便一點，讓任三嫂伺候長太爺。可是要任三嫂還是住在自己家裏。長太爺一要她伺候，就來告訴她，伺候完了還是回來。

『你可不能對人說出半個字，一說你就沒命！』

『自然不說，』任三很快地答。『那筆賬呢？』

『展到明年端午，不要你再加息——本來是四分息還是四分息。……不過你對什麼人也不許提起。』

『自然自然。』

當天晚上就叫任三嫂去伺候。任三嫂和長太爺很有點兒什麼：在河邊上給他捏過奶子，還拿過他三隻花邊。她很識抬舉，只要任三肯。

『唔唔，』長太爺忍不住笑。

這晚上她得到長太爺家裏來。摟着，扭着，咬着，怎麼着也可以，長太爺叫任三送她到孝子橋，長太爺自己到孝子橋去接。沒人伴着她走怕她逃。叫別人伴着怕漏了風。叫繆白眼伴着呢——她媽的這白眼靠不住，給他揩了點兒油去可不是勁兒。

東邊掛出了大半個月亮，像一瓣橘子。長太爺在孝子橋邊踱着。突出的顴骨在

月光下一閃一閃地發亮。他覺得一切的景物都可愛起來。那些乾枯的瘦樹彷彿很茁條。前面那灰白色的山似乎在對他笑。墳堆像任三嫂的奶子。

『唔，奶子……』

不過這可有點兒不大對。墳堆是硬的。

他望西瞧瞧：還沒來。

『任三嫂可還怨不怨他？——』任三曉得了又會要打我，『嘴那麼一堵，媽的。她只怨任三。她給他扭。她對他那麼一笑。她只是怕任三。可是今天——』

『唔，唔唔。』

今天得把這蒸鷄蛋吃下去！

他踱起來。右手剔剔牙，又抹抹臉，手上的唾沫就給勻在臉上。

什麼地方脚步一響，他心臟一跳。

向東踱了兩丈遠又轉身向西踱着。影子在不平的地上畫過去，就一扭一扭的。對面有兩個人走來。

這冤家，他媽的！三十里以外也認得出是她！

他興奮得幾乎站不住。她是他的。她今晚隨他怎麼着。他得……唔唔，呃呃，唔唔。

等任三一轉身，他就去捏她奶子。

『忙什麼！』她格格地笑。

『你的親太爺等了一萬年，等不住了。……走罷。』

『等一等。』

『好嫂子……』

『讓我歇一歇。橫豎今天是……』下面用一個媚笑來補完這句話。她微微地

喘着。

『真古怪，今天你這樣細嫩起來了，走這一點點路就那樣的……』

她瞧瞧她來的這條路任三走得瞧不見了。她又瞧瞧四面：靜悄悄的。月亮照着她那會說話的眼珠子。長太爺瞧着她那紅紅的腮巴子。他扭她的肩膀，奶子，肚子，大腿，還有別的什麼地方。他眼花着，身子發軟。他希望他能夠土遁，一步路也不用走就到了自己房裏，在那張寧波床上面。他腦袋覺得怪沉重的。

『走罷，走罷，我實在……』

那個不言語，只四面瞧瞧。

長太爺一把攬住她。

突然——他覺得有炸彈爆炸了似地一聲大響，他臉上吃任三嫂打了一拳。他搖搖地退了幾步，鼻血直冒。

『怎麼!?』

『怎麼，我怎麼也要到莊谿去!』她拔腳就過橋。

長太爺彷彿做夢做醒了似地，跳起來拖住她。

『任剝皮!瘟族紳!畜生!』她槌着他的腦袋。『今天我叫你上當，叫你曉得厲害，你這瘟豬，瘟傢伙，臭蛋!』

她把他使勁一推，他給摔倒在爛泥溝裏。她四面瞧瞧，就過橋往北跑去。她跨過田，跨過小河，爬過山，對着莊谿的方向走。她不走大路。

任三嫂逃了。

這里的人發覺了去追，沒追上。到莊谿也找不着任三嫂和那野老公。聽了那邊的人說，知道任三嫂沒天亮就趕到，門一打開，野老公和她帶了他們的宜妹子，細了個包袱就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到哪兒去。

『哼，哼！』長太爺咬着牙。他臉上青着腫着。『萬惡淫爲首？這淫婦？她又淫奔？任三放她逃走，非嚴辦不可……』

他又叫繆白眼去催任三那筆賬。

『告訴他：非還不可，哼！……不還就把他吊起來！』

鎮上的人大家都知道長太爺要辦任三。

『說任三嫂是任三放走的哩。長太爺要辦他。』

『長太爺要整頓風氣，要給任家族上掙點家聲，任三倒放她走！……』

『長太爺是頂講老規矩的。』

『長太爺臉腫着哩。』

『繆白眼說是氣腫的，族上出了這種事，長太爺自然生氣呀。』

李師師

施蛰存

此
页
空
白

一縷陽光穿過了綺窗和綿帳，恰照在李師師底臉上。於是她驚醒了。惶忪的眼第一瞬就看到了那個並枕着的夜來的新客。看着他這樣癡獸地沉睡著，打着雷震般的鼾聲，嘴角邊淌着好色的涎沫，又想起了昨宵他那種不惜揮斥值數萬金的纏頭，以求一親薈澤的情形，實在覺得銅臭得薰人欲嘔了。

這時，那巨商趙乙底嘴唇牽動了一下，嘖嘖地嚥了一口唾涎，身子便跟着蠕動起來。李師師輕輕地翻了個轉身，望裏牀睡了，閉着眼睛，調和了鼻息，祇裝做睡熟着，好像還沒有醒過似的。但她覺得他坐起來，撩開帳子一望，便忽忽地穿着衣褲，把牀震得吱吱地響。一會兒，又覺得他好像正在看着自己，他底鼻息漸漸地在湊近來，終於他在她臉頰上聞了一下。於是他下了牀，從衣櫥上取過長衣和絲縑，結束停當，輕聲地開了房門，出去了。

這些動作，靈慧的李師師非但能夠用聽覺一點不錯地辨別出來，并且她又能夠

憑着她底幻想的視覺仔細地看出那巨商趙乙在做這些動作時候的神情來。這裏，著者用了「幻想的視覺」這個名詞，並不是意在指示這宋朝名妓李師師真有着一種通靈的魔法。所以，如果讓我們說得質直一些，那麼我們可以說李師師是完全憑着她以前的豐富的經驗而毫髮不爽地想像出來的。即使那樣地豪富，即使隨時都小心着，一個市僧總無論如何是個市僧。李師師對於每一個來到她家的商人觀念是這樣的。所以這趙乙給予她的印象也並沒有破例。

聽聽房內無人，李師師才回轉身來，懶洋洋地支起身子，倚着牀欄子擁衾而坐。她不禁慨嘆起自己的賤業底不幸來了。爲什麼我不能拒絕一個客人呢？無論是誰，祇要拿得出錢，就都有在這裏宴飲歇宿的權利，無論是醜的美的，老的少的，雅的俗的，我全沒有半點挑揀的分兒。況且自己所最最嫌厭的，便是那些蠢俗的市僧，而徧徧每天來的客人中間，十有九個是市僧，這不是一種很明顯的惡意的譏諷

嗎？

這樣想着，李師師大大的感動起來了。她回想從前父親因犯罪入獄，自己無家可歸，便流落得被李姥姥撫養長大。原想好好兒嫁一個丈夫，有個依靠，不想李姥姥因為要從她身上收回一筆養育費，便教給她百般的歌舞彈唱，接客賣淫，雖然自己不願，也是無法可施。退一步想，只指望在這烟花瀾中早早碰到一個溫文爾雅的如意郎君，能夠替她贖身脫籍，下半世便也有了着落。却想不到這行業一做六七年，雖則是門庭若市，名滿京都，但每天的來客，不是獐頭鼠目的紈袴子弟，便是腦滿腸肥的富商巨賈：一個一個的結納過來，簡直沒有看得中意的人物，教人心裏悲痛也不悲痛？

李師師一邊這樣地自己悲嘆着命運，一邊便結束下牀，外面早有女侍進來簇擁着她進浴室去，重新梳洗，給本日的客官預備一個美豔的商品。這時，李姥姥也擎

着一盃杏酥進來伺候師師。她看見師師面色不愉，便道：

——我兒，那個趙官人怎樣？

師師正在對着一面青銅古鏡梳髮，聽姥姥這樣發問，便看也不看她一眼，沒好氣地說道：

——什麼怎樣，還不是一樣的蠢材！

姥姥曉得師師又在鬧脾氣了，便也不敢發怒，只輕輕地用手撫埒着她底黑光如漆的頭髮，勸道：

——兒呀，人家備了偌大的花紅禮彩到這裏來，兒即使心裏不願意，也就給人家敷衍敷衍，讓人家歡喜，不至於說兒脾氣古怪了。……

李師師最恨人家說她脾氣不好，現在一聽姥姥又這樣說，不覺怒火上衝，隨手將一隻犀梳望地上一扔，說道：

——已經操了這行業，給人家看賤了。難道還要我見一個愛一個，做那些沒有骨子的淫婦兒嗎？人家自己要來找我，又不是我去強拖來的！況且我又不曾怎樣地得罪過人家，莫不是一定要我整天到晚開着口笑，只才算脾氣不古怪嗎？……

說着，她披着一肩散亂的黑髮，賭氣走出到外房，在一隻椅子上坐了，竟自垂頭大哭起來。於是，因為曉得她每次大哭總要費掉兩三個時辰，所以姥姥和侍女們便三三兩兩地退了出去。

李師師獨自在房內，把昨夜那個客人趙乙當作全體的市僧底代表而鄙薄着。想想他夜來那種粗俗的舉動，蠢陋的談吐，卑劣的儀度，全然是個不解風情的東西！人祇要埋身在銅臭堆中，就完全沒有法子救度的了。因此，她不禁想起近來常在自家裏走動的那個開封府監稅官周邦彥來。畢竟是知書識字的官兒，走近身來，自然而然的有一等不惹人憎厭的神氣。說話又知趣，又會得自己譜個小曲兒唱唱。真

是個溫柔旖旎的人物，不知怎的，凡是來了個市儈，總覺得房間裏一陣昏暗的瘴氣，吹得什麼東西都沉重笨拙了。而那個姓周的官兒一到，滿個小閣兒上都會得飄也飄地，人都如同坐在永遠的春風裏，溫和地不想到邪淫，也不覺得憎厭，就是自己底靈魂，也會得忘記了自己底身子是做着娼妓，而好像覺得是在一個安逸的家庭裏。

哎，李師師不覺又嘆了口氣。這是她想到又溫雅，又有錢，又肯常到妓院裏來去走動的，祇有周邦彥一人。曾經有過許多自己所中意的客人，不是被朋友牽扯着來過一次之後永再不來的，便是有才情沒金銀的哥兒們，勉強湊得一夜的纏頭資來溫存一次，以後就影踪兒都不見的。多才的名妓李師師一邊慨嘆着世間有這樣的不平事，一邊便更加思慕起那個以詞曲出名的監稅官周邦彥來了。

下午，看看天色傍晚，正是酒樓歌館漸漸地熱鬧起來的時候，李師師正在半真

半假地裝着嬌懶的姿容，樊起一爐好香，閒倚着窗間小坐，忽然，李姥姥忽忽地走進來，臉上呈現出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氣急敗壞的顏色，一看見師師還沒有走到跟前，就喘着氣說道：

——兒啊，大禍臨頭了，兒啊……

李師師看她這樣驚慌，不知出了什麼岔子，也免不得有些失色，但是因為她一向態度莊嚴，無論如何，不肯露出一些失措的狀態，給人看見，所以當下就竭力靜止着，將牙齒緊咬着嘴唇，裝着一種鄙夷不屑的神情說道：

——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值得這樣大驚小怪？

——事情可真不小呢。李姥姥還是這樣吞吞吐吐地說。

——却是怎等大事？

——就是昨夜那個姓趙的客官，原來，便是當今天子，現今外面街坊上都沸沸

揚揚地說着這事，我們却還蒙在鼓裏……

李師師不覺大笑着道：

——却道姥姥這樣地伶俐一世，糊塗一時，如今連得那些地痞土棍的話都相信起來。

李姥姥看見師師還是照樣的安閒傲慢，不覺得心急起來，皺縮的顛顛邊青筋一根一根地綻出着，幾乎要賭咒似的說道：

咳！兒啊，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昨夜御前侍衛在巷口站守了整夜，東邊那個磨豆腐的王二，天亮起身趕早市的時候還看見的。直到那個姓趙的客人走出了巷，才遠遠地跟了去，對面茶坊周秀也說昨夜看見我們屋子上紅光冲天，起先道是火起，後來看看沒有動靜，才放心去睡覺的……

被李姥姥這樣一說，師師心中不免一震。難道那個姓趙的真就是當今天子麼？

這却不是耍處！她想到夜來待他冷淡的情狀，恍惚他真是很惱怒的。祇要一個聖旨下來，立刻就確定了了綏斬的分兒。李師師想着這些，不覺沉吟着一時說不上話來。

但李姥姥却越發着急了，她懇求似的悲哀地說道：

——兒啊，這都是爲了你平時太高傲了，今番却闖了大禍也。……

忽然，李師師想起早上那姓趙的客人曾經在她臉頰上聞了一下。雖則自己是假裝做睡熟着，但他却並未驚醒。這樣看來，也許他並沒有惱怒。況且，再說如果有禍事，則此刻必然已經發作了。到此刻還還沒有什麼動靜，大概不致於會有什麼意外罷。皇帝爲什麼要辦一個妓女呢？他既然瞞着人到這裏來，難道還會得瞞着人辦我們嗎？這樣一想，李師師便大大放懷了，她微笑着對李姥姥道：

——姥姥，休要耽驚害怕，卽算那人是當今皇帝，也不會有什麼禍事的，我又

沒有怎樣的得罪於他。況且他自己也要遮遮掩掩的，難道反而張揚開來不成！

李姥姥聽她這樣說，似乎也頗有些道理，況且她自己也記得早晨這個冒充着富商趙乙的皇帝臨去的時候，的確是臉上笑盈盈的並沒有什麼怒氣。於是她略略地安了一大半心，自己嘴裏喃喃地求告着老天爺保佑，走了出去。

李師師仍舊斜倚着窗檻坐着，看看檐前掛着的籠中的金絲雀，一重幻異的想像升上來了。曾經侍候過皇帝，這不是已經作了皇后，或至少也是個妃子了嗎？操着這樣的行業，而居然能被皇帝所垂青了。并且實實在在的曾經做了一夜的后妃，這不是很難得的幸福嗎？這是多少光榮的事情啊。皇帝也曾經到過這裏，哦，他所坐過的椅子，他所玩弄的東西，從今以後，應當好好兒的用綉着團龍花的幃子給遮起來了。

但是，他究竟是不是一個真的皇帝呢？爲什麼昨夜我一點也看不出來？皇帝那

有這樣凡俗臉相，這樣蠢笨的說話。看來看去，實在是一個銅臭滿身的市儈呀！……哦，也許是爲了恐怕給旁人看出破綻來，故意這樣地喬裝做着的。咳，真是聖天子百事聰明，扮那等人物就像那等人物。對了，現在回想起來，倒看出來了，平常人那有他那樣長大的耳朵。耳長過鼻，這是主九五之尊的，相書不是這樣寫着的嗎？……

啊，去做皇帝底妃子是多少幸福呢？多少有趣呢？皇帝一定是個頂有風情的人物。從前唐明皇和楊貴妃底故事不是很美麗的嗎？春天賞牡丹哩，秋天在長生殿裏看牽牛織女星哩，在皇宮裏過的是那一種生活呢；李師師想到這裏，不覺回轉頭去，對着那面青銅鏡照了一下自己底臉，伸起手來把鬢角邊一支舞鳳釵斜斜的安了一安。她覺得自己底姿色是很夠得上做妃子的了，但是，昨夜那樣地冷淡他，不知他真個惱了也不？咳，這是不能怪我的呀，誰教你不讓我知道你就是皇帝的呢？

現在，即使你不惱我，我曉得你一定不會再來的了……

就使再來了，又有什麼好處呢？他一定仍舊喬裝着一副市僧相，教人憎厭不得，歡喜不得。這豈不折磨煞人也！我要的是在宮裏頭的皇帝，但是皇帝會得把我接進宮裏去嗎？不……不會的，從來沒有這等事情的！不要癡想，我不過是個妓女呀！……

打斷了她的默想的是一個來報說有客來的侍女。李師師聽說有客，便好像覺得這一定就是皇帝了。她慌忙站起來，預備迎接聖駕，却不道客人已經獨自個走進房來，原來是那個差不多天天的開封府監稅官周邦彥。

周邦彥笑着道：

——師師，今天却爲甚麼這樣客氣？

一向矜持慣了的李師師，今日却被人家看見了這種反常的殷勤狀態，頓然感覺

到好像大大地失了身分似的羞怍。不言不語地坐了下去，嘴裏却說着：

——早知道是你這個老奴……

周邦彥不解似的問道：

——這樣說來，一定有了什麼人會使你格外殷勤的了。哦，這個人可也了不得呢。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什麼人能夠驅得你起身來迎接的。沒有，從來沒有。……說着，他就在昨夜曾經被那個據說是皇帝的姓趙的客人坐過的椅子上坐了。這椅子，恰巧正對着李師師。周邦彥使用一種親昵的，但是異常溫雅的眼光瞷着她，微笑着，同時顯露了一個高貴的人底嚴肅和多情兩方面的儀態。

李師師對他凝視好久，不覺脫口而出的道：

——哦，你爲什麼不是皇帝呢？

正當一個侍女送上酒餚來，周邦彥一手接着酒盞，聽了這樣奇突的話，不覺一

怔，放下酒盞，問道：

——什麼？你說什麼？……皇帝？

——是的，我說皇帝。昨夜皇帝在這裏，可是他還沒有你像樣，你才真的像一個皇帝呢？……

這些話，直使周邦彥嚇了一跳。但立刻就大笑起來：

——哈哈，却又是誰不怕頭掉下地，接了個課語訛詐的客人冒充皇帝來了。那有這樣的事！皇帝？皇帝會得到這裏來不成？……來來來，這回你就該罰一盞酒了。……

周邦彥遞一盞酒給李師師，一面自己就盡了一盞。從紫檀架上取下他吹熟了的玉笛，悠悠揚揚地吹起他新譜的詞兒來了。李師師飲着紅色的酒，一盞又一盞，醉眼醺然的坐對着周邦彥。看着他清朗的豐神，恍惚他便是多情的皇帝唐明皇，而自

己是身在宮中的貴妃了。沒有比這個再幸福的了！皇帝是最尊貴最富有，並且最多情的人！

而這時，一個侍女跑進來了，接着那李姥姥也跌跌撞撞地跑進來了，她兩手亂擺着，湊近了李師師底耳朵，說了一句在她是以爲沒有旁人能聽見，而事實上是立刻被周邦彥聽了去的話：

——聖駕又來了，快出來！

完全不管房內多少雜亂，李師師急急地對銅鏡一照，便走出到外房去。她心裏充滿了說不出的喜悅，皇帝又來了。他是高貴，富有，而多情的！他會像周邦彥大人一樣地懂風情，識知趣。他是唐明皇，他一定會得娶我進宮裏去的。因爲他今天既然會到這裏來，他必然是很寵愛我了。……在這片刻間，諸如此類的思想全都在她底心中閃過。但當她一看見昨夜的那個富商趙乙由幾個同樣喬裝着的大臣簇擁着

進來，而她俯伏在地上山呼萬歲接駕的時候，她祇感覺到一陣異常的恐怖。她似乎突然得到了一個幻怪的念頭：這站在她面前的人，雖然是個皇帝，一定是一切市儈裏的皇帝。但是他有權力，使她連憎厭都不敢的。至於她所羨慕的皇帝，那一定就是，剛才在裏面飲酒吹笛子，而現在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的，那個自稱是開封府監稅官的周邦彥了。

旅
舍

施
塾
存

此
页
空
白

丁先生終於被那個身材矮小，面目黧黑的旅店主人招待進了這個唯一的旅館裏的唯一的空房間。他跟了這旅店主人從招待所走過了三棟房屋和三個院子，再從一個用板壁隔成了的夾衖中間穿過，又轉了一個灣，於是那旅店主人便站住在一扇狹窄的板門前面，一手推開了那扇房門，同時向丁先生鞠着躬，用了一個大旅館中的執事者所應有的和藹而恭敬的聲音說道：

——這裏，先生。

丁先生探進頭去往裏一望，不覺皺了眉頭。雖則內地的旅館底一切情形，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但這一間款待他的歇宿處，却完全出於意料之外了。從房內四扇蠟殼窗間洩露進來的黃昏的微光中，他約略地看出了這房內所陳設着的一隻張着青花布帳子的大木牀，一隻摹倣西式的洗臉台，一隻古式的小八仙桌，和幾隻骨牌檯。房間並不算得小，但這也或許是傢具太少之故。丁先生覺得像這樣的旅舍，真的未

免太拙陋了。這不但是對於自己底身體不會有什麼益處，並且對於自己底身分，即使是有自己一個人曉得這事，也多少總有些屈辱的。但是丁先生底聰敏使他立刻就想起了這是本鎮唯一的旅館中的唯一的空房間這事實，於是一句正要說出來使那矮小的旅館主人所預備着的笑臉收回去的話，從丁先生底喉間縮了下去。代替了這句話而說出來的是簡單的一句：

——哦，很好，就是這裏罷。

旅館主人給點上了一隻美孚燈，掩上了房門去了。丁先生從他底小皮篋內取出了一雙拖鞋和睡衣，換上了。他提起了他底換下來的衣褲，用着一種他所習慣了的預備將牠們掛到衣架上或壁櫥內去的姿式，他從那木牀沿上站起來。但不幸這房間裏並沒有替他預備一個衣架或壁櫥。正在躊躇着怎樣安放他底衣褲的時候，他忽然在床背後的一個古式便桶旁邊，發現了一隻擱在一個裙箱上的衣箱。「哦，這個！」丁

先生自言自語着，跨過了那便桶，將他底那隻閒空着的手去掀開了箱蓋，一看那衣箱果然是空的，於是他將自己底衣褲放進在這衣箱內，蓋上了箱蓋。

丁先生在家裏的時候，每當晚上趺了拖鞋，換了睡衣之後，總得坐在軟軟的沙發椅上吸一支捲煙的。所以他又照例燃着了一支捲煙，但這時候他便開始抱怨起這個旅館裏沒有沙發椅了。他在房間裏繞着圈兒走，不平穩的和不光滑的地板使他底拖鞋又感覺到了異常的不舒適。丁先生便不得不懷恨起他底法國朋友來了。

原來丁先生在上海經營着商業，自從繼承他父親底職務以來，已經有了二十三年的歷史。他每天都是很忙，甚至星期日也沒閒暇的時候，所以漸漸地成了神經衰弱的症候。近來因爲自己覺得身體太壞了，做事情完全失掉了秩序，便有些驚慌起來，怕自己會得發狂或是死。這種對於自己要發狂或是死的擔憂一佔據了他底思想，他底神經衰弱症便越發厲害起來。他會得走在路上忘記了要到那裏去，他會得

在星期日趕到證券交易所去聽公債的市面。他有一個摯好的法國朋友就勸他暫時拋棄了都會生活，作一次孤寂的內地旅行。因為鄉野的風物和清潔的空氣，再加上孤寂和平靜，便是神經衰弱症底唯一治療劑。那法國朋友並且還舉出他自己從前在巴黎的時候，因為患了同樣的神經衰弱症而到距離巴黎一百五十里以外的小鎮上去休息了兩星期，終於把這痼疾治愈了的事實來作證明。於是，經過了一夜的考慮和檢查地圖，丁先生才得被小輪和划船的轉運而光臨到這裏。

法國的鄉鎮決不會這樣沒出息的！

他將食指輕輕地叩着捲烟，凝看着一堆小小的烟灰墮下在地板上，經過了幾層的推想，得了這樣的結論。他是在寬恕他底法國朋友了。他很明白，這不是那個朋友故意給他上當，這實在是中國的鄉鎮底鄙陋和拙劣所應當負責的。他又仔細地看了一眼這房間裏的每一件傢具，他發覺這些東西底木質，式樣，和新舊，全都不

同的，而在這幽暗的燈光下，每一件傢具似乎都在顯現着牠底神秘性。他想起自己今夜不期而來做了這些東西底暫時的所有者，雖然已經是一個事實，但總好像是不可能的。看了板壁上晃動着的黑影，在這寂靜的鄉村的夜裏，在這古怪的房中，他差不多連自己底存在都要不信任了。

他接連地打了幾個呵欠，覺得要睡了。於是他便去睡上了那張古拙的大木牀。雖然「時候還早哪」的思想確會在他腦筋中動了一下，但這却不再像在上海的時候一樣地有阻止他上牀的魅力了，現在，這思想祇使他倚坐在牀上，並不立刻就裏倒在那骯髒的棉被裏。他開始用了好奇的眼睛賞鑑這牀上張着的古式青花布帳，從四周圍看起，終於眼睛停住在帳頂上。他就覺得這帳頂是很闊大的。於是他彷彿突然發明了什麼新鮮的事情了似的，他懂得了帳頂多少闊大就等於這牀有多少闊大。果然，牀的確是很大的，他才感覺得到這牀有足夠他接連翻身三次的地位。

爲什麼用這樣大的牀呢？丁先生懷疑起來，哦！還有牀背後那個箱子。從來沒有看見一個旅館裏的房間作着這樣鋪設的。難道內地的旅館都是這樣的嗎？哦，這房間一定不是作旅舍用的，也許：也許什麼？想到這裏，突然有一種恐怖來襲擊着他，他不覺悚然了。因爲他覺得這房間也許是那個旅館主人或其家屬自用的臥室，這是從房間中的陳設——這大木牀，這衣箱，和這房間之處於全屋底最後這事實上看出來的。丁先生曾經讀過微草堂筆記和夜雨秋燈錄之類的小說，他記得曾經有一個旅館主人將一個新近死了媳婦的房間賃給客人，以致這客人在半夜裏遇到了可怕的女鬼。當這樣的故事浮上了他底意識中來之後，他便對於剛才那個矮小的旅館主人將這個房間租賃給他的情形，發生了疑慮了。他起先不是說所有的二三十個房間都住滿了嗎？爲什麼當自己一度商請設法之後，便好像思索出一個變通辦法似地說出「還有一個房間空着」的話呢？可見這個房間從前一定不是預備給過客們住的。

然則：也許這裏曾經死過什麼人，那旅館主人底妻子？媳婦？或女兒？是的，所以這房裏還陳設着衣箱和裙箱。而這牀……一想到這牀，丁先生又是一陣寒噤，他好像覺得在自己身子底下，正壓着一個可怕的冰冷的女人底屍體。他閉了眼睛，手都不敢伸到自己身子底下去了。

害怕了一會兒，終於覺得事實上此刻還沒有鬼的顯現，丁先生微微地睜開眼睛，撩起帳子，伸出手去向桌子上把燈光撚亮些，但頭却仍舊不敢探出在帳子外面，因為他怕在那昏暗的室隅看見了什麼怪異的東西。當他底頭才貼到枕上，預備入睡的時候，他忽然對於桌上的那盞美孚燈不敢信任了。在家裏，他總是明着電燈睡的，一直到次日早上七點鐘他醒來的時候，電燈總還是明亮着。但對於這平生沒有使用過的石油燈，他懷疑牠也許會有在半夜裏轟發起烈燄來的可能，也許有耗子會得來打翻牠，總之，說不定牠會得造成火災的。於是丁先生重又坐起在牀上，隔

着帳子伸出手去把燈火撚暗了些。

就在這時候，雖然隔着那蝸壳窗，雖然隔着帳子，但丁先生確信自己曾經看見了窗外有一個閃光。這一定是有人在外面用電筒探照。他這樣想。但是誰呢？夜裏來用電筒探照旅客底房間，這又是什麼用意？哦，也許這是個黑店。他以為這推想是比剛才的推想更有理由了，因為他記得那旅館主人最後一次退出的時候曾經替他帶上了房門，這顯然已經把房門反扣上了。要不要去試開這房門呢？不，不能！倘若給伏在窗外的人聽見了，因為曉得我已經覺察了他們底詭計，他們會得先下手為強，索性進來結果了我的，這不是自速其死嗎？但是倘若不去試開這房門，他們會得怎麼樣呢？是的，關於這樣的疑問，丁先生也並不缺少自己解答的才幹。他很明白那伏在窗外的一定會等到他睡熟了之後，撬開窗子或房門進來的。他很後悔着臨睡的時候並沒有把窗子把門門拴牢了。但即使拴牢了又有什麼用處？黑店裏不是都

有地道的嗎？往往在桌子底下或牀上安放一只破舊的釜，而這個釜底下便是地道底出口。丁先生這樣想着，便不禁悄悄地抬起身來，將帳子微微撩開一條隙縫，用一隻眼睛探着桌子洗臉台底下。當他在這兩個最初的目的物下看不到什麼東西之後，便移想到那裙箱和牀下了。爲什麼剛才沒有察看一次牀下有什麼東西呢？即使沒有掩藏地道口的鐵釜，也許會發現一個僵臥着的沒有殮的屍體——昨夜被害的旅客，或是旅館主人底妻子，媳婦，或女兒！不錯，在不規矩的旅館裏，這常有的事。尤其是那隻裙箱，最最使人懷疑了。那有一個旅館的房間裏陳設着這種傢具呢！是的，他們一定是利用了這個裙箱的。牠一定是沒有底的或至少是裝着的可以推動的活底，而牠底下一定就是地道口。爲什麼剛才不把那裙箱門曳開來檢閱一下，並且把牠們叩住了呢？丁先生又恐怖又煩惱，覺得在臨睡之前，的確是因爲自己底疏忽和無經驗，忘記了許多緊要的事情沒有做。丁先生屏息着，把全部的精

神都用在耳朵上。他傾聽着窗外，好像那個伏着的人底呼吸都聽到了。他又側耳向着地板，似乎地板底下確實有一條隧道，而其中正有一二個人在悄悄地爬行上來。實在是，不但聽見，這時的丁先生，已經是一個具有特殊的感官的人了，他甚至自信已經看見了那伏在窗外的人底持刀窺探的神情和隧道中人底鬼祟而凶惡的神情。丁先生感到時機已是很危迫了。一個聰明的思想來到他驚慌的腦子裏：「他們一定要等我睡熟了之後才動手的。」，爲了想把這危險之襲來略略遲緩片刻的動機，丁先生感覺到很有表示一下自己還沒有睡熟的必要了，於是他懼怯地咳嗽了一聲。

這咳嗽祇使他鎮靜了幾分鐘。過了一會兒，他覺得時間太久了，已經足夠使那些伏伺着的歹人誤會他又睡熟了。第二次的咳嗽聲又在他感覺須要的時候從他底乾澀的喉嚨裏響了起來，這樣一直維持到第七次咳嗽：忽然，他看見在窗外又有了一次更亮的閃光，同時，牀背後的那個可疑的裙箱裏，來一陣悉悉索索的微聲響起來

了。丁先生好像戰略失敗了似地，頹然躺倒在牀上，不管被頭多麼髒，一把拖起來蒙沒了頭臉。但這不過是因為突然受到了驚惶，以致手足無措了的緣故。他旋即感覺到兩層新的主意：第一，他曉得了這樣決不易躲避這生命的危險的好方法；第二他曉得那歹人還沒有走進到房裏——這或許是因為他剛才忽急地睡下去的時候，牀震響了的緣故。趁着這最後的機會，他迫切地在從自己底腦汁中絞取一個最巧妙的避難的方法。他想假作需要一點熱水而高聲叫喊茶房，但恐怕那伏在窗外的歹人就是這旅館裏的茶房，於是他再也沒有勇氣來實行這個計劃了。他因此想到唯一的辦法就是趕緊去把那裙箱的門拴住了，使隧道的人不能走上來。是的，這是很容易做的，即使整夜的不睡，永遠將那裙箱底門看管着，祇要能免過了這個危難，無論如何總是值得的。丁先生俯身向裏牀，微微地掀起一些帳縫，用小心的眼光看出去。除了那個鎮靜的便桶和裙箱衣箱之外，並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他便壯着胆跨

下牀，從帳子下鑽身出去——這時牀前的帳門依舊垂着，他相信那個伏在窗外的歹人一定不會看出他已經不在牀上了。使他感覺到不可思議地吃驚的，是當他仔細看了那裙箱一下之後，他發現這裙箱是好好地鎖着的。他撫摸着那鉸鏈和鎖，一點也看不出有活動的可能。這又是爲什麼呢？爲什麼要鎖上呢？顯然這裙箱裏有着不可使旅客看見的東西了。說這裙箱的祕密隧道底入口這樣的疑慮，這時遂完全被另外一種同樣恐怖的疑慮所代替了。這裏面準是關閉着一個屍體的，或者至少總是血衣之類的可怕的東西。丁先生覺得毛髮直豎起來，用了最輕捷的身段溜上了牀。

並不是爲要使人或鬼有所害怕，丁先生不由的嘆了一口氣。他彷彿預感到在這個夜裏，他即使不死於盜，也準會得死於鬼怪之手的。他好像自己變成了一個可怕的屍體躺在牀上了，四周是這樣地寂靜，當然，這是一樁祕密的謀殺案，有誰會得聲張起來呢？至於他自己，祇覺得茫茫然，漠漠然，一點也不像剛才那樣的胡思亂

想了。時間和空間的觀念，絕對地消逝了。

他底眼睛一直凝望着。最初看見的是這布帳上兩朵大青花中間的一塊銅元般大的白色。漸漸地，這一塊白色在退前遠去，停住在蠟殼窗上。又漸漸地，以這一小片白色的蠟殼窗爲中心，有一片微青的白色向四周圍暈開來，面積不斷地增大了。丁先生底嘴哆斜着，流着驚慌與疲乏的涎水。上眼皮似乎中了什麼魔法，沉重地在垂下來。連一點微弱的聲音都叫喊不出來，他覺得鬼和歹人已經同時站立在他底兩旁了，而自己分明是窒息了。

這時候，別的房間裏的客人全都在起身了，到處作着栗碌不停的聲音。茶房曾經來在門外窺探他起身沒有，因爲聽見了他底雷一般的鼾聲，就悄悄地退去了。

施 塾 存
旅 谷

八六

夜
行

施
蟄
存

此
页
空
白

匠人有根吃完了開工酒，醉醺醺地獨自提了一盞白油紙摺燈，東晃西盪地走回家去。時候已經是近亥時了，他順着大街走去，沒碰見一個人，連警察都沒有碰見一個，不，甚至連狗都沒有碰見一條。他很得意，這樣寬的街，儘讓他愛怎麼走就怎麼走，沒有車兒馬兒遠遠地么喝着逼得他打邊。他心裏樂了，就唱着他底土話李陵碑。戲剛唱完——其實戲並沒有完，是他肚子裏記得的戲完了。他唱到「我父子，都做了，馬前英豪。」本來就再也唱不下去，湊巧喉嚨裏升上了一股酸痰，他哈的一呼，禿的一吐，戲文就跟着完了。同時他所該走的大街也剛巧走完。

轉了一個灣，過了一頂小石橋，匠人有根就走上了一條小街。因為沒有路燈，被他所幾乎忘記了的白油紙摺燈便大大地誇耀起牠底功效來。有根低下頭去一看，淡淡地一團光在地上曳動。但抬起頭來，就覺得滿眼漆黑，昏暗，寂靜，和小街上所特有的寒氣，侵襲着他，使他略略地噤顫了一下，不自主地整了整衣領。

忽然他想到有許多人是怕走夜路的。他們怕歹人，怕鬼怪。可是我偏不怕。我常常走夜路的。從來沒有出過什麼岔子。哈哈，人都像我有根這樣的大胆就好了。於是他伸手去揣摸一下懷中藏着的那柄小斜鑿——這是他惟一的防身武器，前年因為幫一個師兄的忙，和小流氓在會賓樓吃講茶，因而打起架來的時候，也就是多虧了這柄小斜鑿而取得一手敗退六七個敵人的勝利的。他一摸這小斜鑿，牠還好端端的直立在束身的布帶間，他將鑿柄把握着，好像立刻會有一個攔路的歹人，或是一個奇形怪狀的鬼魅，會得劈面趕上前來似的，作着預備拔出來擊刺的姿勢，同時他又隨嘴亂唱起他杜撰的戲詞來，表示他底胆大。

但他底戲詞，這一次並沒有唱得多久，因為他行走之間，又想起戲台上鬼出現的時候必然有一陣可怕的黑煙的這事情。他記得從前在鄉下看目蓮戲，就常常看見這種恐怖的場面，是的，那倒真是很可怕的，不知怎麼，雖然他胆很大，雖然明曉

得戲台上的鬼物是假的，但看見了那黑煙一起，總有些心凜。而這時，當然是很湊巧的，在他底近面，却有着一個很微弱的聲音。於是，這個獨自在黑暗中行走着的匠人有根立刻停止了底對於目蓮戲的回憶，而集中他全部的精神去注意這個神祕的聲音了。是風吹着樹葉的聲音嗎？不是，那沒有這樣的調勻；是一個人走路的聲音嗎？也不是，那沒有這樣地輕微。除非這個人是躡着脚步走的。那麼，這個人一定是個不懷着好意的歹人了，有根將手中的摺燈提高一些，但所照到的範圍却反而縮小了一半，當他重新垂下那紙燈的時候，他未免有些戒心了，因為他決定這正在逼近來的東西，如果不是鬼，便準是歹人。他把小斜鑿掣出來，緊緊地抓着鑿柄，前前後後的向空中擊刺着，張着醉了的唇微笑着道：

——這一關倒要給你些顏色看看咧。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那個微小的聲音並不因他底示威而退避或消滅。這倒

使大胆的有根窟了。如果這是個歹人呢，那準有一場決鬥。但萬一他們有二個人呢？他躊躇着衆寡不敵的危險，覺得形勢是非常之嚴重了。歹人是爲了要錢財，所以這樣地躲在冷靜的小街上攔劫行人的呀。他慢慢地推想出所以會得有歹人的緣故來，於是，這個對於他很有利益，因爲他想到了一個不管前途有多少人伏伺着，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而安然渡過了這危難的方法。他喃喃地。但是故意乘着一些酒興，并且高聲地說道：

——如果要錢財的話，哼！那倒真是碰着窮鬼了！老子身邊一個大錢都沒有得。

這樣，他以爲那歹人一定可以打消這徒然的野心了。他很相信自己底聰明。一個人總要有點機智，有許多事情是祇用一句話就足夠解決的。可是事實上，他並沒有解決了他底事，當他一聽見那聲音照舊在耳朵邊響着的時候，他決定這必然是

個鬼。鬼？沒有法子，但是鬼未必全是不怕人的，匠人有根就立刻續繼着他底話：

——如果是要性命的話，那倒就拚一拚也行。

他想到一個故事，從前有一個人和一個鬼打架，人說：「就使輸了給你，被你打死了，也還同你一樣。」這個主意真不錯！所以人是絕不怕什麼東西的。有根一邊勝利地想着，一邊揮着他底鑿子。但那個微弱的聲音終於到了他跟前了，從朦朧的燈光中，他毛骨悚然地看着。一堆矮小的東西，在慢慢地推移向前。這一定是個矮鬼！他想。

——誰？他不禁顫抖起來這樣喝問。

凝靜的空氣中，蠕怯地飄盪着一個尖銳的回答。

——我。

——你是誰？

——是我……

那堆小東西竟停止了。蜷縮着。好像很害怕的樣子。匠人有根立刻高興起來：不是嗎？人總不能自己先害怕，我一喝問，就怕我了。我知道是個不中用的囚囊。而這時，他已經走到了那堆小東西旁邊，燈光雖則不明，已足夠照出這不過是個吃驚着的小孩子罷了。他認識這是聾子箍桶匠底徒弟，他家就住在附近，每天總在做完了夜工之後回家去的。

匠人有根對着那個孩子啐了一口，好像肩膀上卸落了一副重擔負似的，精神完全鬆弛了。一路走，一路又發揮着他底哲學：一個人總要細心，是的，要細心，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一粗心，就自己吃虧。鬼走路那裏會有聲音！咳，我酒醉了，連這點都想不到了。粗心！粗心極了……這時一陣涼風，從他背後吹來，他覺得頭部突然沉重起來，身子搖搖擺擺地管束不住，竟有要跌倒去的樣子了。

但是他決不讓自己跌倒的。他還能夠明白在這樣的夜深，如果跌倒在路上，一定沒有人來送他回家的了。紙燈晃盪着，他東橫西斜地倚着人家的牆，敲着人家的大門，邁着不穩的大步走過去。手中的鑿子，還沒有藏進或丟掉，第二天，人家一定會得發現門上或牆上遺留着牠底傷痕的。

一個朦朧的記憶來喚醒了他；他想起在這條小街上有一家棺材舖，白天走過的時候，他總每次都看得見一個個大大小小的黑漆棺材堆積着。他雖然不覺得害怕，但是他總以為這所屋子是因為有了這些棺材而顯得幽暗和陰慘的。如果有人底眼睛能夠看得見鬼，那麼，一定也能夠在這許多棺材間看見有各種的鬼進出着的，因為棺材就是鬼底住屋啊。所以，他常常想旋轉頭去看看這些喪氣的東西。但這種下意識的決斷在事實上是從來沒有執行過，因為在那家棺材店裏，當着門邊的一個矮椅子上，時常有一個美麗的女人坐着，使他寧可連帶的看見那些悲哀的喪具，而渴求着

看她一眼。他曉得她是那個駝背的棺材師父底妻子，他也曉得她是個名譽不好的女子。但這些對於他是沒有關係了，他祇要能夠在過路的時候，不花費一文錢地看她一眼就滿意了。

他東倒西歪地走着，於是想起那個美麗的女人來。他稍微站住了一下，是在考察他自己究竟已經走過了那棺材舖子沒有。在微弱燈光中，他看見兩排類似的黑色大門，全分不出那一扇門是誰家的。他仍向前走，忽然聽見空中有一陣呼嘯的聲音，好像正在從遠處傳來。唔，火車。他心裏推測着。但這時，一陣秋夜的冷風已經從他身後吹來了。最先他覺得通身一冷，正在聳一聳肩膀，想把衣領抬高些的時候，又覺得手中的燈籠的溜溜打了三五個圈兒，跟着眼前一黑，原來他底紙燈給風吹熄了，鼻孔中聞到了一股洋蠟燼餘的氣息，大胆的匠人有根咒罵着：

見了鬼！

他抬頭一看，天上烏洞洞地沒有一絲兒月光或星光。他屈指一算，前路還有一段河浜，一所瘟神廟，不好，沒得火，走不成這些鳥路。他便伸手去摸鈔袋，但是並沒有火柴。他唾了一口唾水，又自己咒罵着：

——活見鬼！

這時他底眼睛已經能夠凝集一些光線，他看見左旁一家的門縫裏透露着幾縷燈光。爲了想點明自己底手提燈，他不管這家人家是認得的還是不認得的，摸索過去。就敲擊着那一大排板門。不久，裏面一個聲音：

——誰？

——我。

——你是誰？

——我嗎？你別問，請開門罷。我祇要討一個火。

於是他聽見裏面悉率地有一個人在走近到門邊來。但並不開門，靜寂着，好像在從裏面窺看。他等了一會兒，索性一點也聽不到了，這使他酒意發作起來，又重重地拍着門。立刻，好像貼緊着門板，有一個女子底聲音喝問了：

——誰這樣大驚小怪的，半夜裏來敲門？

——誰誰誰！問個不清，我早就告訴你了，我來討一個火。

經他這樣發怒之後，他聽見裏面的女人喃喃不清地抱怨着，把門開了。她手中掌着的石油燈照在她臉上，使醉了的有根一點不錯誤地認識這就是剛才心中想到的女人——那棺材師父底妻子。

——哈哈，我說我走過這兒總要看見你一面的。果然！就使是半夜裏也沒有錯。真是，老天爺，哈哈，誰叫我徧徧敲了這扇大門的呢？

他底酒氣和說話時的吐沫薰濺着女人底臉上，她給了他一個白眼，露着一個蕩

婦底憎厭，罵道：

——酒鬼，半夜裏敲門胡調，呸！

說着她砰的把門關上了。這却教有根急了。他又擂鼓似的亂敲着，嘴裏嚷着：

——大嫂大嫂，請再開一開，我要討一個火呢。我底燈籠給風吹滅了。……

但是裏面沒有動靜。他從一縷較大的隙縫中窺望進去，看見那個女人正坐在桌子旁對着門微笑着。於是他又告求道：

——大嫂，你開開門，行個善能。我底摺燈給風吹滅了。你想，我去到家裏還有許多路呢。前面有一段河浜，前幾天下大雨，給冲坍了許多，我倘若沒有燈火，說不定會得掉在河裏的。况且那一條河水裏，可巧有過水鬼。還有……還有，大嫂，你給我個火罷，還有那個瘟神廟，沒有燈火，我真不敢走過那個廟。……大嫂，你祇要給我一個洋火，我不走進來，我會得站在門外點起來的……

這一套話很有效驗，他立刻窺見那個美麗的女人站起來，就桌上取了一匣火柴，走近來開門了。她將火柴遞給了他，一聲也不響地執着燈立着，匠人有根接了火柴，取出一支來擦了，但立刻給外面的風吹熄了。於是他抬頭對她笑着道：

——大嫂，請讓一步，外面點不着我底燈呢。

走進門限，他立刻看見許多棺材，寂靜地排滿在房子裏。他不覺屏息着，把摺燈中的洋蠟燃亮了。在將那火柴還給她的時候，他忽然覺得，爲了禮貌，他應當對主人說兩句話。

——大嫂這樣夜深還沒有睡？

當說着這句話的時候，他才覺得她正在釘着眼看他，好像是打量他究竟懷着什麼意思似的。聽了他這樣的問話，她立刻就笑着罵道：

——這個干你什麼事！

——唔，不相干，不相干。你們師父沒有回來麼？

——沒有回來便怎樣？他今天不回來了。

於是她又振着嘴笑。匠人有根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說。就回轉身一脚跨出了門。說着「明天見」仍舊晃着紙燈向前走。他底思想全在那個女人身上。他惦念着她底美麗，思前想後，忽然他發現自己錯過一個很好的機會了。她不是說得很明白嗎？她家師父今晚不回來了。那些夥計呢？他曉得都是早上來晚上去的。這樣說來，她是一個人了。她是個不規矩的女人。這個記憶又在他腦中明顯起來，他很後悔剛才爲什麼沒有想到這重要的事情呢，唔，她很美麗啊！要等一個像今夜這樣的機會那可不是容易的事了。

酒不再使他醉了。寒風間歇地吹着，使他底燈火顫動個不住。久已隱藏着的某種意欲帶給他一個很好的主意，於是匠人有根回轉身走了，他摸索到那棺材舖門

外，便將手中的燈火吹熄了。他重又敲着門。很急驟地。

——誰呀？

那女人在樓上厲聲地問。那樓是臨街的。

——是我。大嫂上樓了嗎？對不起，再給我一個火。那風……那風又吹滅了我這燈籠。沒有火，我是不敢走這一段夜路的。於是他聽見那個女人嘴裏喃喃着走下樓來。把門開了。他照樣又走進屋內，點起了他底白油紙摺燈，讓牠在手中晃盪着。一手將火柴還給她，說道：

——難道大嫂一個人在這些棺材中間不怕嗎？

——怕什麼哪？這些棺材又不是死人躺着的。

——可是我倒有些害怕的。不過我更害怕黑夜裏走過那個有水鬼的河浜和瘟神廟。

那女人聽他這樣說，便笑着道：

——不錯，那個水鬼常常要拖過路人下去做替代的。牠會得變作一匹白布，拖在岸上，你如果去拾了牠，牠就會得把你一直捲到河心裏。牠又會得變作一隻鴨子，在河邊鳴着，你如果想去捉住牠，牠便會絆你一下，讓你倒栽葱掉下水去。至於那個瘟神廟更可怕了。那些行瘟疫的皂隸每夜都候在廟門外面，你要是在半夜裏走過，他們就撒一把混土在你頭上，你回去就準會得生一場大病，運道好的人，許一個願心，化幾百紙錠紙好了，運氣不好的人，就得送了性命。……

聽了她這樣得意地恐嚇的說話，匠人有根顯現着害怕的神氣，遲疑不決地逗遛在屋子裏。他不說話，也不預備行動。於是她喜悅得笑起來了，她拍着手道：

——哈哈，難道害怕得不敢走了嗎？

他並不答話，對她凝視着，用了狡猾的眼光。很敏捷地將手中的紙燈吹熄了。

禿的一聲，那紙燈掉在地上。

——本來倒並不很害怕，給大嫂一說，就害怕起來了。我看索性不去了罷。：

：

說着，他狎褻地笑起來，而這時，他底兩手已經圍上了她底並不撐拒的腰肢。

紅
與
黑

杜
衡

此
页
空
白

他已經連續有三五天沒有上『公司』去。爲了女人底勸告？或許是的，可是更重要的却是因爲沒有本錢。紅的和黑的輪齒儘在眼花裏轉。四幅空洞的牆壁幾乎使他發了狂。

這種生活真不是人過的！

過份的閒暇，無期的等待底焦急，掛在眼皮上的二十四小時的睡意，想打人的渴望，關於女人底貞操問題的謠傳，對於梳光了頭髮的男子的咒詛。

悶得慌，他終於像一隻餓瘦的野貓似地蹣跚出街頭去。

照樣的夜。高大的建築物底輪廓在迷濛的銀霧裏顯得模糊。雖然你並沒有感到在下雨，可是儘向你臉上撲來的寒風會使你突然打着噴嚏，而在這樣無遮蓋地走了幾分鐘之後，摸一摸自己衣服吧，你便會詫異那種潮濕。

在他，什麼都似乎沒有變動：街車底來往，電光底閃爍。祇有自己底那種憔悴

也許今天的命運不和前幾天一樣吧。這極偶然的發現，誰能說不是天給他翻身的機會？多的也化了，留這一點還有什麼用！他隨手在路旁的一個小圓洞裏換了散錢，用一種輕快的姿勢跳上了一輛洋車。管牠，自己心裏在這樣反覆地說。

那一句女招待底『王先生，好久不來』縱然是和先前同樣地柔和而且嬌媚，可是在別一些嚴肅的臉上，却似乎能夠發現一種猜破了他底貧寒的示威。他有點懊悔到這裏來，然而他是已經來到了。不敢昂然地坐下去，祇是站在人背後一塊錢一塊錢地押，可是每一次總祇能咬着嘴唇看自己底錢被毫無顧忌地收去。

『王先生，你請坐。』一隻女性底可愛的手替他排出了一個座位來。

『不；我就要走，有事情，』他輕得祇讓自己聽到地說。一陣跟着脂粉底氣息而來的昏暈，使他把僅有的五塊錢不自主地完全向十七號上送，他是已經準備在那些偵視的眼光下逃避了。

沙沙的響動，一種擔心着命運底判決的嚴肅，隨後是那照例的像執法一樣莊嚴而又殘忍的聲音——

『十七！』

他不敢自信地再向檯面上看了一眼：果然是。於是，像做夢一般，輕輕地彈着兩隻手指，祇等一疊厚實的紙幣從對面飛來。走吧！這是最初的，也應當是最後的決意。

可是一枝遞到手裏來紙煙却把他留住了；他坐下去，胡亂地押了一陣紅黑和單雙。

一絲從隣座飄來的眼波，才使他發現自己底潮濕的衣服是緊貼在一位女客底華貴的新裝上。

自己也覺得有點可笑了，像這樣驚惶失措的心情和舉動，以前何曾有過。放出

膽量來。你瞧，對面的那張狼一般的臉，怪你贏了錢就打算歇手的臉，你受得了？今晚上有的是本錢，他又不是這樣的寒傖鬼；趁這一回的手氣，要贏似乎就該贏牠個痛快。

真的，命運在今晚上確實破例地向他開始微笑。在他變換了戰略之後，平均每七次裏總有一次，有時候甚至連着中。血液出了軌似地儘向臉上湧：瘋狂的燃燒。兩隻手在羣衆底艷羨和嫉妒下忙着鈔票的堆疊。時間飛滾，忘却了前幾夜的跛行，竟比輪盤裏的彈丸還快。在幾點鐘之後，他是帶了一種不再踏進這裏的門檻的自警，像一所危險的火藥庫似地走出『公司』來。

『要一輛汽車！』

那汽車是裝滿了一千種改善他三個月以來的不是人過的生活的瞬間的計劃的。

X
X
X
X
X

在三個月以前，由一張「無眷莫問」的招租條底介紹，他帶了全部的動產搬到這屋子裏來，一個來歷像人生底意義同樣地不明而且難以根究的傢伙，雖然據他自己說，他是有過兩星期的職業底歷史的。那動產僅僅包含了三隻破爛的皮箱和一個『漂亮的』女人。漂亮？真的，祇要不在被視爲美底仇敵的日光下，她足以迷惑一位異國底王子；而且多虧了有這麼一位放得出去的女人，他才算得到了那房屋底租借權。

此外，縱然不能說是動產之一種，他却至少『主有着』一個怪順口的名字，王得林。然而精細的房東太太却發現這名字也是像他借用這間房屋一樣地臨時的。有一位朋友來找，姓李的可在家？不，這裏的新房客是姓王，她這樣地否認。王？就算是找姓王的吧。終於那位朋友是被領到樓上去和那三隻皮箱和一個女人底主有着相見了。

照這個偶然的發現來推想，他底其牠的一切也決不會是永久的。

像成千成萬的在這『機會之邦』裏找尋着奇遇的人們一樣，他也每天出門去，然而照例是搓着手回來。工作並非絕對沒有。譬如說，在大商店底陳列窗裏帶着假面做一天活廣告，也就可以騙到半塊多錢的酬報。可是這樣的事情，却不是像他那樣家裏有漂亮的女人的男子所能俯就的。

這『機會之邦』特別是爲着女人，他想，祇要她是相當地年輕，有一張夠得上說是清秀的臉，又穿着一身和資本家底女兒沒有什麼分別的衣服。天哪，他自己爲什麼不能去出賣她底微笑和擁抱呢？

在破皮箱裏的每一件可以被接受的東西都搜括到了當舖裏去之後，他發現自己所有的抵抗力都失去了。『你去對他們笑一笑，你去讓他們抱一抱吧！』他嘆了一口無可奈何的氣。

素來像海棉般柔順的玉珍，她這一次便也像服從男子們底一切侮辱和虐待那樣地服從了命運底指示。

照例，爲女人的機會大都總是在晚上。她每天在夜飯之後帶着一陣粉香出門去，總至少要到後半夜纔把那種粉香換上了酒氣回來。他有了捱這荒涼的時間的必要。捱？你把這事情說得太輕易了。至少是一種焦急，一種忿怒。你想想，每天要看自己底女人像臨上轎的新娘子似地打扮起來，祇是爲要在那些不識者底胸前輪流地做無抵抗的小貓！縱然有反覆地聲言過了的，祇出賣到擁抱爲止的預約，可是原始的妒忌依然在刻薄地活動。怎樣的痛苦！

獨自個上牀去睡是已經由幾次試驗底結果證明了不可能：一閉上眼就是那些梳光了頭髮的男子。同時，單靠了幾枝像機關車似地噴着的煙，也萬萬排遣不了那種可怕的幻想。逃走。沒有遮蓋的街道應當醞釀下了這麼許多悶氣，而且也許可以找

到報復的機會。假使有別人底妻子或是女兒兜頭走過來，用大腿向她肚子上撞，用肩頭向她胸膛上一碰，也多少是一種愉快。

漸次地，他發現一切的女人都是沒有抵抗的，就像他底玉珍一樣。祇要他有錢，可是他沒有。那些有錢的真該死！

從錢底必需想到賺錢的捷徑，而且要單是爲女人的。他終於找到了。上『公司』去！起先也祇是偶然，可是積了許多次的偶然也就成爲習慣。……

經過崎嶇的時間，女的是不可避免地知道了他每晚上賭場去的事實。

至於那男的他是不幸地聽到了她和光頭髮的男子底糾葛的蜚語。不敢相信又不能不相信地踉蹌了起來，獸性的忿怒躡育着。縱然窮，他也是堂堂七尺的男子，這樣的虧怎麼吃得！他幾次地想問個明白，可是一種不可知的力量却把他阻住。

真是前世一劫，他常這樣埋怨。

有一次，爲了他把派定去緩衝裁縫底積欠的錢輸得一個也不剩，她是忍無可忍地嚙嚙了半天。

『跟着這樣的人真倒運，這樣的日子怎麼過得下去！自己不會掙錢，倒要我去做來吃。』夠了吧，他想。然而她還這樣接下去：『要是再這樣不安份，你可不要怪我，我會做出來。』

做出來？他比閃電還快地站起了。一切的蜚語似乎都從她自己嘴裏得到實證。『我不安份，你安份！』他不禁要這樣說。

『是你要的，看你還有這張臉！』海綿也抵抗着。

『別當我不知道，我沒有叫你去開房間。』

忿懣的聲辯被堵住在喉嚨邊，她正待發作，不提防在臉上倒先猛烈地吃了一

掌。『好，你打人！』然而這時候那男的却已經像一條瘋狗似地不可收拾了。『打你這不要臉的賤貨！』一邊罵，一邊亂舞着拳頭。她無可躲避又無可抵抗地躺倒在地上，像一束無力的絲絹；她嚶嚶地哭起來，抱怨着自己底命運。銀河似的手臂上現出了幾條血痕；他經驗到一種瘋狗底滿足。

然而哭聲終於平息了他底氣憤又軟化了他底拳頭。現在，當他恢復了清醒的時候，他是自己也不信會這樣地魯莽，竟動手。爲了賭博底損失吧，這應得怪自己；單幾句偶然的謠言也算不了一回事，而且也不是今天才聽到的。他甚至竟有點懊悔。出於歉意？這在他，對於女人有毫不懷疑的主有意識的他，似乎是不可能。那麼一定是出於某種恐懼了。

是的，他開始不安；他不安地看着她臉上的那兩條粉底的水流，和一個像風箱似地抽着的胸膛。

怎樣下台呢？今晚上還能看她收拾了眼淚照常地出去替他掙錢？這倒是問題。幸而不久，她就用殉道者底嚴肅站起來。

『事情倒要說個明白，你這些不三不四的話究竟是那兒聽來的？』她說話的時候有一種叫人不敢相信的平靜。

『是小張，』茫然地回答。

『那個問你借過錢的小張？用了人底錢，還油嘴，真是好心沒好報。』

『他總是爲好。』

『爲好？你相信他？』

這倒有點難說了。不敢說一定相信，然而也同樣地不敢說一定不相信。『他也是聽人說的，』祇能這麼講。

『你千萬不要相信這些鬼話。我明天倒要找小張講理去：要他說個明白，免得

你疑心。』

她叫他不要相信，他也寧願不相信；她怪小張油嘴，他也確實感到小張是油嘴。總之，像這樣的事情，管牠是真假，最好給你一個不知道。

忘記吧，讓一切都這樣地結束了吧。

像平常一樣，她還是在晚飯後帶了濃烈的粉香出門去；可是預定了的找小張講理去的這一幕，却似乎並沒有排演。

他是嘗到了帶着魔鬼底嬉笑吻她底皮膚上的傷痕的狂樂；而在這一些舊的傷痕平復了之後，她也並沒有忘記再製造一些新的。

是這樣的生活；祇從一隻角上看去，就可以看到全部的那種生活。

x

x

x

x

x

可是從今以後，這一切將不再繼續了吧。

他用一種醉漢底姿勢把腦袋先送進房間。那荒涼的四壁兜頭就使他全身起了悸動，像一個凶兆，雖然祇是瞬間的。牀前的地板是鋪滿了女人底褻衣，一隻繡花拖鞋不知在什麼時候飛上了橈子，而那張祇有三條健全的腿的桌子是還放着吃殘的飯菜。這樣的零亂他爲什麼才第一次看到？他不禁失笑，自己也想不出以前的日子是怎樣過的。七手八脚地收拾起房間，他是要開始解除他底武裝了。不可避免地先把房門關上，一疊疊的紙幣從擠破了的衣袋裏抽出來，他數了又數。可是往那兒放？衣箱是，縱然沒有豐富的内容，却上了鎖，而那鑰匙又不知女人丟在什麼地方。他祇能清理出了一隻亂塞着當票和其他紙片的抽斗。而單單這堆疊，就費了他半點鐘以上的時間。

一切都完事，他才敢脫下他那件潮濕的外衣來。

住在下面的房東太太被樓板上的皮鞋腳聲所驚醒，而這腳聲又決不是一時所能

安定得下來的。照例，他不能先上牀去睡；而在今夜，期待又似乎倍加了牠底焦急。他點起了半枝從什物堆裏找來的吸剩的紙煙，而在這青色的渦捲裏，他生平第一次地想到了未來。

後樓的時鐘清脆地打了三下。

不用說，他以後是無需乎她叮囑地就決不會再上「公司」去；至於她，也將要不幹這討厭的勾當。屋子是應當換一間；如果必要，他又可以再換一個名字。怪不得算命的說他到三十要交運，而今年正是二十九。從明天起，明天的生活將轉換一個方向。目前的準備至少可以維持到一年以上；至於一年以後呢？——那是無需顧慮的。難道在這麼長的時期內他還找不出一條路來走！而且玉珍，那個精明鬼，她當然會有她底辦法。不用急，祇要等她回來。

『你把中間一隻抽斗打開來看一看吧，』他預定着這樣說；於是，『有什麼好

看呢，『她必然會這樣回答。可是在他強迫她去執行了之後，她就要像蝴蝶似地飛起來。她恐怕一生一世都沒有經驗過這樣的快樂，真可憐！然而這一次命運是補償了以前的痛苦和絕望。他真愛看她歡喜，那隻宜乎在溫暖的陽光下生活的小鳥。且等那隻小鳥兒飛回籠子來吧。』

樓板上的脚步聲增加了強度繼續地響。

一小時的『總會回來』的自慰，另一小時的『還不回來』的煩燥，而第三小時却發現他受了傷似地躺在牀上了。

破爛的窗帷開始在乳白的光芒裏飄動。電燈眯上微黃的倦眼瞋睡起來，幾乎使人忘記了牠底存在。第一個小販底叫賣聲終於來宣佈着『明天』底來到。

被恐慌所追逐，他像一個網球似地被牀崩彈了出來。

找她去！

之後，街上便一切都恢復了常態。

至於那女人，她是懂得怎樣地順受着運命的。總之，她也永久地不見了，就像他一樣。這一對來踪和去跡都像人生底意義一樣地難以根究的男女！房東太太詫異着，尤其是在爲了兩個月未付的房錢而去封鎖他們底財產的時候。

亭子間裏的房客

杜
衡

此
页
空
白

他已經把頭髮梳得精光了；一雙和他底頭髮同樣地精光的皮鞋是擱在窗檻上。規定給禮拜天穿的日光色嗶嘰洋服是早就刷上了好多次，而現在。那軟毛板刷却還在閃色的斑紋上茫然地移動。他要把自己裝成一個太陽吧。

突然，一張簇新的十元鈔票是從夾袋裏抽了出來。他摩挲了一會，腳踏地，隨即便帶着一縷微笑把牠鄭重地放到了皮匣裏，像送進保險箱去一樣。多美麗的天氣！他望望窗外。這幾日不致於下雨；而要是下雨的話，他想着，在牀沿邊坐下來換襪子——要是不下雨的話，春假是還有五天，每天祇派到兩塊錢是萬萬不夠支配的。五天！老劉那兒的二十塊錢的舊賬還沒有清；老王呢，他底女朋友昨天剛從松江來到。五天！

一切都祇好再說。真的，除了『再說』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於是，像一隻怕驚動了老貓的耗子似地蹣跚着脚，他悄悄地走出房門來，耗子底

張望。沒有人。他獨自停住在樓梯頂上。亭子間底房門是輕輕地閃開了。「噓，」他用右手遮住了半張嘴。一個母夜叉式的頭從靠窗的桌邊轉了過來，露出了一張像鑲在烏木裏的象牙似的臉。

「三點鐘，虹口公園，記得？」

女的點着頭又揮着手。這使他安心。

重整了領帶，他這一次是強裝出滿不在乎的神氣走下樓梯去。第一重關算是過了，還剩第二重。真見鬼！那第二重關底守將正擋住他底去路。

陳媽是在自來水頭替他洗衣服——那個十七年的老傭人。

『讓我走一走，』祈求似地。

從矮檯上抬起頭來，她底眼睛是在天窗裏灑進來的陽光底反射中眩耀着了。

『怎麼，這幾天不是放學嗎？』她問，『又穿了新衣服上那兒去？』

這聲音縱然不能說是嚴厲，然而却已經儘夠要他忍不住。『要你來管我！』他無可奈何地發着脾氣。

一張有十七年歷史關係的臉是登時地沉了下來。管他？老實說，從他還抱在手裏的那時候起，她就一直要管，而且一直管到現在。就拿現在來說，關進大門，她什麼事情不要搭一手？吃的和用的更不用說。甚至在太太因為兒子不長進而生了氣的時候，在旁邊用『兒孫自有兒孫福，你一篙子怎麼打得到河底』的話來勸解着的也是她。算是仰承了主母底意志，從曬臺上偷偷地拿下亭子間裏的雲小姐所手製的枕頭套去給她看，而自己又擡起了嘴批評一句『這樣粗的針脚』的也是她。倒說不用她管！

『別一句話就冒火，少爺，』然而她是這樣說。『你媽也管不了，我怎麼管得了你？』

她放他走了。

少爺固然忿怒着，可是能夠安然地通過這重關已經是萬幸，還計較旁的！他一言不發地走出門去。『該死的，惡狗攔當路！』他祇能在背後這樣地罵。

『還有一個掉在後面呢，』她對自己說，『逃不了我這雙眼，哼哼。』一點也不錯，雲小姐已經開始在對着鏡子數眉毛了。

『媽。還要一盆臉水！』於是，一盆臉水便從樓下濕淋淋地捧上樓去。『媽，我底春大衣呢？』於是，一隻笨重的衣箱便從牀底下拖了出來。

你瞧，雲小姐有這樣好的母親。

不，母親怕的是女兒說出一個『不』字來恐嚇。要是連一些瑣碎的事情也不肯効勞的話，『不去了』，女兒竟會這樣地扭轉了頭，那時候，你能代她去？在女兒想，什麼都是爲着母親的，縱然東西是吃在自己底肚中，而電影也沒有一次不看在

自己底眼裏。『媽要拿我來賣錢呢，』有時候她甚至這樣地對自己說；而一方面，心裏拿定了主意。

真的，沒有兒子可以依靠的母親誰不把後半世底幸福托付在女兒們身上？可是大女兒却已經完全使她失望了，那個沒良心的！每年接不到三封信，而滿口答應下來的贍養費，是到今天沒有見過半個大。不過在她還有小女兒待嫁的時候，她底希望是不會就此斷絕了的。不錯，小女兒是到了待嫁的年齡，而且多謝上天，天給打發來了這麼一位現成的女婿——

白少爺！

有兩三萬的私蓄而沒有弟兄。老的縱然管得緊，可是等你挺直了雙腳的時候，管去吧！而且又親眼看他拍過胸脯，下半世不愁沒依靠。再好的往那兒去找？

可是我要說，那老太婆真不會做。她似乎沒有想起，至少截止到現在，白少爺

底老的是還沒有死；而且更傻的是，她一向在陳媽身上是那麼算小，而這次清明節又竟遺漏了多開發幾個賞錢。

總之，她是整個地選定了；可是在另一方面，白少爺底母親那方面，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白少爺底『母親』？我們從不如說是『父親』吧，雖然父親是在等不到他小孩能夠清楚地叫一聲『爹』的時候就死了的。年輕的未亡人往往要把丈夫底責任和脾氣連同他底遺產一起繼承了來，成爲一個男性的母親，或是一個女性的父親。白太太就是這樣的。你祇要想，就是三年以前，她還親手拿起棍子來打過兒子。可是現在，現在兒子是太大了，而自己，自己是太老了。縱然說，『棍頭上出孝子，』可是十九歲的人還能打？還打得好？

『真的，十九歲了，又不是小該子，』她常這樣地嘮叨着，而且老是這麼幾句。『你瞧他那個勁兒就難受。說起來什麼都懂，世界上就祇有他能。做起來，又是糊裏糊塗地，幹不了好事情。念上念下的幾句書，念到現在初中還畢不了業——』而近來，她是又必然地要加上這麼一句：『單急着討老婆。』

目送着那女的在香氣氤氳中走出後門去，陳媽便急急忙忙地趕上樓來。

『太太，又出門了！一個先走，一個夾屁股就跟。』

而太太却祇一言不發地倒抽了一口冷氣。

實際上，他們小兩口兒要好，本來用不到老的來干涉，祇要是像樣的小姐，像樣的人家。在半個月以前，白太太就已經關照過陳媽，叫她留心了。可是從那時候起，用耳朵來選擇的太太便每天都可以聽到一些新鮮的消息。譬如說，到夜裏十一點鐘還有不三不四的男子來找；或甚至，一個雞蛋是炒得像油煎鍋貼。太太搖着頭。

那做娘的畢竟有沒有丈夫？是正室還是偏房？女兒是不是親生的？來找她們的
男子是誰？母女倆靠什麼生活？

不可能，白太太不得不下着這樣的結論，一萬個不可能。

管束不了的是自己底兒子，勸，他照樣地黏住。罵，他還是照樣地黏住；前幾天甚至對娘也鬥起口來。打，真的，她有時候竟想打他，可是前面已經說過，十九歲的人，而且，而且誰能担保他決不至於回手。現在，她是把最後的方法也用出來了。不給錢，無論你用怎麼正大的名義。然而他今天也照樣地出門去：眼見得這最後的方法也沒用。

『陳媽，你瞧，』想到錢，做娘的在沉默了一會之後便這樣興奮似地開始。
『這一個月也算不清給他要去了多少。今天是鞋子，明天是帽子，後天又說學校裏丟了什麼書。你知道他是真是假！這樣子怎麼成？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得下去？……』

白太太忽然心血來潮地翻開她底已經有半個多月沒有結算的賬簿來。

多可怕的發現——少了錢！十幾年來永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事情。她橫一遍豎一遍地重算，還在記憶裏像絞毛巾似地搜尋着。沒有問題，少了錢是事實。昨天下午是有幾張鈔票剩下在那隻照例的小抽斗裏是她所記得清清楚楚的。這一天之內並沒有生人走上她們底樓來過。再想一遍，確實沒有。自己家裏都有賊，那得了！太太失去理性地咆哮着，那自己因十七年的歷史而脫離了嫌疑人底地位的陳媽是幫助太太在把每一個可能的嫌疑人來估量。

『我是早就勸太太不要把亭子間分租的，』她終於這樣說。

早春的空气用絲絨般的温軟把那一對年輕的男女包裹在一起。男的滿肚子是叫

春的貓底詩意，而女的却像一枝顫抖的迎春花似地在微笑。總之。這是春天。

這兒沒有羞怯，沒有偵視的眼光。

然而在他們之間，却並沒有什麼動人的談話題材，尤其是今天。同樣一句話在說到第四五遍時的滋味，你是可以知道的。譬如說，長旗袍和短旗袍底優劣論，胡蝶女士底剪髮問題，或是銀漢雙星底索隱和考證，像這一類有趣的討論，現在都已經因為幾度的重提而失去牠們底魅力了，遑論其他！他們碰頭的次數太多，而分別的時間又太短。他們趕不及為每一次聚會都準備了新的意見和消息來掩飾長的沉默。

真的，這沉默多掃興！

薄暮。公園裏已是出去的人多而進來的人少。因遊人底星散而想起回家，因回家而想起母親。有時候母親也可以成爲談話資料的。而在他們這情形下，母親是有

兩個——你底母親和我底母親。

女：我母親喜歡你呢。

男：我母親也……

女：不要騙人，我是知道的。

男：知道什麼？

女：你母親討厭我們呢——看不起我和我母親。

男：沒有的事，你聽誰說的？

女（態度嚴肅了起來）：你要對我說真話！

男：她說討厭你們，不過……不過……

女：？

男：但是總說得清楚，總有一天會明白。——

……

但是不，這話算是錯了。她是說不清楚的，她一輩子也不會明白。你不信？不信回去瞧瞧吧。白少爺果然像先出來一樣地先回去。剛走到半扶梯就聽到一陣翻天覆地的喧聲。捏手捏脚地走到樓頂。不得了！兩個剛被慫慫地談着的母親是幾乎扭在一起，她們是把上流人底身份都失掉了。而旁邊，旁邊有陳媽在作助威式的吶喊。上流人底身份不能禁止她們不用各異的方言來互相詬罵着，『瞎三話四』先從亭子間太太底嘴裏掉了下來，房東太太便立刻用『胡說八道』來招架。就像這樣的把戲。這夠使白少爺嚇寒了膽。究竟怎麼回事？他想問，可是又有一點不敢問。

『我明明白白地記得有多少錢放在那個抽斗裏。祇出去了一會兒。半點鐘還不到。回頭一看。少了，不見了。四十多。陳媽，是四十幾？（在這裏，陳媽報告了『四十五』這個數字。）對了，四十五塊。也沒有人上過我樓。叫陳媽去問問。倒

說趕進我房裏來鬧。有這樣的人。」

聽了母親這麼一串斷斷續續的報告，他幾乎昏迷。對方怎樣地抗辯是再也聽不清楚了。調解？他底地位不是調解底地位。悄悄地縮到自己臥房裏去是僅有的辦法。那種感覺誰也形容不出來——勉強說，像有貓在洞口恭候的耗子，然而你不久便會看到這比擬底不倫。

爭論是不能一下子就結束得了的。白太太終於提出了她底最後的辦法：亭子間她是不放租了，要房客搬出，而且限定三天之內。三天之內！上海灘上那有這種規矩？這在對手看來簡直是一種無理由的壓迫。是可忍，孰不可忍！雲太太又把已經算是縮小了一點的聲音重新放大。你想，一次祇有人挑撥而沒有人調停的兩個女人底吵架。

幸而雲小姐還來得及趕上樓去鑲在她們之間把自己底母親擠回到亭子間裏。

她們不至於卑鄙到會去偷別家底錢，這是事實，就像白太太少了錢一樣地是事實。然而竟被人冤枉做賊。想起陳媽那副聲勢，做母親的幾乎氣憤得要哭出來。

『你們這兒有客來過沒有，我們太太少了東西！』要不是爲着某種關係而必需留一些情面的話，她是定然不會遺漏孝敬對方兩個耳刮子的。但所謂某種關係者，可不是同樣地毀了嗎？於是，在氣憤之外，又不可避免地加上了惋惜的情緒。

更難堪的是連白少爺也不出來說一句公平話。

甚至要強迫她們出屋！老實說，要她搬，她是辦不到。不用說，已付的房錢還沒有住滿，而且，至少也得照例地在十天之前通知。那有這樣蠻不講理的事情！

女兒却似乎並沒有分擔了母親底種種情緒：她沒有氣憤，更說不上惋惜。她似乎懂得了什麼似地微笑着。『媽，』她說『要我們搬，就搬吧。』

『你倒這樣好說話起來！有這樣容易的事情！』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照這看來，雲小姐是有了別樣的心。

真的，她底夢醒得比誰都快，而且是遠在今天這事發生之前。記得那一次，倒數上去已經有六七天了，母親又把寄託在白少爺身上的奢望來重溫，嚙嚙着。「媽，你聽他，半句真話沒有！」她已經下着這種毫不客氣的旁註了，縱然在最近幾天內還照樣陪他去玩。而今天，在她又多懂得了一些的今天，可不是一個借此下臺的好機會？

結束了一方面，就另一方面重新開始吧。

母親拗不過女兒，猶如大象拗不過躲在牠底耳朵裏的小耗子一樣。她們終於決定了不再在這兒住。母親底偏見却是不能在短期間內消除的；她還希望着，雖然現在是祇剩下這麼一個殘存的希望了——在她們未搬走之前白少爺得來一次。可是真

奇怪，這幾天簡直連白少爺底影子也不見，開出房門去總祇看到陳媽底那副矜誇着勝利的臉嘴。該死的，全是她一個人弄出來的事情！然而你咒罵也沒用，白少爺總是出不來。

直到雲太太在最後一晚上嘆息着什麼都完了的時候，那扇被一隻衣箱所擋住了去路的房門才突然輕輕地閃開。

是他！可是爲什麼僅僅三天就瘦了這麼一大圈？一種殘餘的感情使雲太太起了極不合理的憐惜。他在雜亂的傢俱堆裏開了一條路走近來；自己底女兒却似乎並沒有看見似地依然躺在牀上。

『對不住，要你們淘氣，』他開口；『媽底脾氣不好。』

『話倒要說個明白，』雲小姐回過頭來。『你們究竟是真丟了錢還是假的？』

『事情倒是真的，不過……不過沒有那麼多，祇少了……十塊錢。』

『那麼究竟是誰拿的？』

兩個『究竟』把白少爺問得話也說不上來。『是……沒有對媽……先說一句……我……』他似乎祇發着一些輕得不願意叫人聽到的，並不包含什麼語意的聲音。這聲音是祇有雲小姐懂得。

於是，女兒微笑；而母親，她茫然。

『你把這幾張招租條去貼在衙堂口，』兩天之後，另一個母親這樣地吩咐她底永遠不走出自己臥房來的兒子。

杜
衡

亭子間裏的房客

一四四

乳
傭
篇

杜
衡

此
页
空
白

當奶媽的大都不是好東西。著者本人自然僱用過奶媽，所以敢如此說。在這裏，我將貢獻一些寶貴的過來人底經驗，以免得讀者諸君再着了她們底道兒。要知道，監視一個奶媽，單憑賢夫婦底四隻眼睛是不夠的。

民國十七年春，長男小林出世。

孩子到五朝體重還祇有八磅零一點。

我整天地嚷着：

『快用一個奶媽吧！』

在產前我就已經這樣地主張了。妻向來就多病；而我自己，料想靠魚肝油來挽回性命的，當然也不會是多麼結實的身體。爲小林底將來的健康想，用後天的調理來補償先天的不足當然是必要。這沒有問題，問題是在妻底固執。她，如果未經嘗試，却決不肯放棄親自哺乳的那種樂趣。好，現在她可以嘗試了。

我瞧着。

孩子咬住了母親底乳頭乾吸，時常放下來呱呱地哭。

『怎麼樣？自己乳水不足有什麼法子！』

『奶媽難用呢。』

『到沒法子的時候，難用也得用。』

諸君！根據最近的統計，上流社會的婦女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沒有哺養自己底嬰兒的能力。這是遺傳。她們上輩往往好幾代都不是親自喂乳的。不要愛惜僱一個奶媽的費用吧，因為祇有金錢纔能夠換到未來一代底健康，甚至生存。

於是固執的妻也祇能讓步了。

中人行裏發來三個，親戚家裏薦來兩個，一共是五個。

我做了臨時的考試官。注意得很周到，甚至連膚色和身材等等小地方都沒有輕

易放過，因為乳娘底體質上的特徵容易傳染給小孩子。最重要的當然是乳液底成份。我還特地買來了一個精密的量乳計，一份一份仔細地比較着。

合格的就祇有一個，約模有二十五六歲，很壯健，而且模樣兒也還相當看得過，男人是在東門外種地的。

帶她上醫生那兒去檢驗體格。

那個鄉下人從醫生底診室裏出來的時候把臉漲得飛紅，差不多想哭了。

『怎麼，有病嗎？』

『請放心，』醫生說。『一點兒病也沒有。』

他還對我笑笑。

諸君！你們以為我這樣地選擇奶媽，大概要算是謹慎極了。可是不。我那時候祇注意到自然的條件，而把社會的條件，整個地忽略過去。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我從醫生那兒一回到家裏就叫奶媽去寫定了那張僱工文契。

而在事後纔隨隨便便地問起她：

「你自己孩子生下了有多少時候？」

她回答：

「三個多月。」

「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男的。」

「此兒寄在那兒養？」

「丟在堂裏了。」

「可不就是離這兒不遠的那個育嬰堂？」

她沒有回答，祇點點頭。

這一切是應當早就問清楚的，而且不能隨隨便便地問，而且還要留意對方回答的是不是真話——這將對於你底選擇有極大的幫助。

可是我，在當時却已經非常滿意於自己底選擇了。

的確，小林自從吃了她底奶便一天天顯得壯健，而且活潑。體重增加得很快；我們是每隔五天便要給他稱一稱的。臉色也慢慢地紅潤起來。總之，一切都好。

這多半要歸功於我們能夠注意奶媽底營養。吃得好，奶水自然要足了。單單弄給奶媽吃，我們就每天要化上半塊錢。

不很好的就祇有奶媽時常要出去這一點。

然而我們發現這毛病，却已經是兩個多月之後的事情。

起先，也許是剛來的緣故，也許是妻監視得緊的緣故，奶媽總算不常出去，出去也不消久就回家。祇是她底丈夫時常來；而且來，總必然地會向女的要一點錢

走。如此而已。妻總是要叫她當面給孩子吃，好像這是莫大的樂趣。可是後來，妻對這樂趣也不怎樣地熱心了；她甯願到外面去走動走動，打打牌，像沒有生產之前一樣，而把孩子整個地托付了奶媽。我自己自然更不會守在家裏管傭人。你想，這是多好的機會！

一場麻將要延長到四小時，她便儘這時間閒蕩在外面。直是神不知，鬼不覺的。看去是多老實的鄉下人，誰也想不到會那麼調皮。

可巧有一次妻出去了一刻鐘就回來。

她喊着：

「奶媽！」

沒有人回答。

過了約摸半個多鐘頭她又喊：

『奶媽！奶媽！』

還是一個沒有回答。

妻惱了，把燒飯的老媽子叫來盤問。

用人照例總幫着她底同伴，那可惡的老婆子起先還想替奶媽瞞謊呢。可是她終於說出了奶媽近來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堂裏去看她底小孩子。看小孩子！那是比去望望丈夫更不能原諒的。

『她會不會把奶去給自己孩子吃？』妻對我說。

『我也這麼想。』

尤其是小林一回到家裏就撲在母親懷裏喊的那副光景更證實了我們底猜度——可憐他還不會開口。

奶媽心虛，一句話也不說。

妻一邊罵，一邊催她快給孩子奶吃。

孩子剛吸上兩三口，就放下來喊；換左邊，還是一樣。

一切都很顯然了。難道我們化了錢來養別人！怪不得妻會惱成這個樣子。她關照奶媽以後無論如何不能再出去。

奶媽不聲不響，算是默認了，那還好。

不出去，三天，五天。

可是三五天後又犯了老毛病。一轉眼就會不見，比做賊還快。早一趟，晚一趟，縱然出去的時間比較短。

妻天天罵，罵也罵疲了，真沒有辦法。

有一次奶媽甚至敢這樣地抗辯：

『奶有得多，小少爺一個人吃不了。』

我責問：

『所以你一份奶就應該吃兩個人，是不是？』

你知道她是怎樣回答的？她說：『堂裏六個孩子合一個奶媽也照樣吃。』她竟把我們底小林比做育嬰堂裏的孩子，真虧她說得出！

見得拍檯子都沒用，我們決定用扣工錢的辦法來抵制她底出門。

說得到便該做得到，單單恐嚇是無聊的。

這果然靈驗了。

可是小林似乎還是吃不飽。白天一刻不停地找奶媽，夜裏時常聽見他在喊。臉上似乎顯得比前幾個月瘦了些。我們焦急着。

『你瞧，連一個人吃都不夠呢，』我故意對奶媽說。

奶媽向我窘迫地瞟了一眼，不回答。

我有點懷疑——事情怕還不對吧。

『這幾天她倒底還出去不出去？』我問妻。

『沒有。』

『說不定你沒有留心。』

『我看得清清楚楚——你難道連我底話都不相信！』

妻近來好久沒有上親戚家去打牌。

這樣說來，難道奶媽是會飛的？

又過了半個月，妻從廚房裏跑出來，悄悄地對我說，她在碗廚角落上發現滿滿的一茶盅奶。

『暫且不要聲張，』我說，『這一次定要查牠個水落石出。』

燒飯的老媽子提着一籃破布忽忽地往外跑。

我過去把她攔住。

『上那兒？』

『幾件布衫……布衫……』那老婆子格格地不知說了些什麼話。

『布衫？』揭起布衫，是茶盅；揭起茶盅，是奶。『這茶盅奶誰叫你拿出去的？』

『是奶媽……小少爺吃剩的……叫我送去給她兒子……』

諸君！奶媽在兩個月之前就把自己底孩子寄養在我們隔壁，而這種偷運又安穩穩地繼續了兩個月之久的事情，我們都會不知道，你想！

我們當下就把燒飯老媽子打發走了。

奶媽，我們原來也打算叫她走，可是一下子那兒去找替代？爲孩子，我們祇能把她留下。

而且我們還想出了更好的辦法：用人工哺乳器。叫奶媽當面把奶一把地擠在瓶子裏，然後親自看小孩一口一口地呷下去。幾次的疏忽使我們有了經驗。諸君！有些奶媽是竟會可惡到甯願把奶空空地擠掉而不讓你底孩子吃，如果她跟你在某一方記了恨的話。祇有切實的監視纔能使她無可逃遁。

小林沒有強的食慾。時時刻刻嚷着要吃，然而吃上幾口就會吃不下，或甚至吐出來，我們底小林也許竟這樣地給奶媽糟壞了身子。

妻老希望他吃得多一點。

然而到第二天總還有好多隔宿的陳奶要去倒在泔水砵裏。

奶媽死命地拖住了妻底手。

『這一點給了我吧，』她喊。『不要倒掉，給了我吧！』

『討厭，動手動脚地，弄得樣子都沒有。』

真的，我們有什麼義務定要把這一點給她呢？給倒不要緊，就怕做成規矩又會出毛病。妻今番是不會再上她底當的。

妻當着她底面倒掉。

同時燒飯的也換上最靠得住的老傭人。

這一回的確什麼都順當。奶媽既出不了門，又偷運不了奶，她便在六七天之後拿要給自己孩子吃奶的理由來向我們辭生意。這顯得她的確沒有新花樣可起了。我們高興着。

既然起不了新花樣，我們爲什麼放她走？

我說：

『你究竟吃過人家飯沒有，天下那有奶媽回頭東家的道理！』

奶媽真會裝腔，她說。

『放我走了吧，祇算做好事。』

做好事！我們小林底性命也可以不要了。自己底孩子要吃她知道，東家底孩子就該斷奶水，餓肚皮。難道我們不給她工錢，難道我們該送她工錢！

我從抽斗裏拿出了那張傭工文契。

『瞧瞧，紙上是怎麼寫的！你不認識字？不認識字可以去問中人。你連這一點規矩都不知道！』

諸君！她不知道一定是假的。

我們沒有放她走。

可是我們始終不放心。妻管得更嚴：她差不多把所有的休息和娛樂都犧牲了。奶媽瘋瘋顛顛的，顯然不懷好意，說不定什麼都會做出來。我們商量過好多遍。眼見得這局面斷乎維持不長久，於是便打算暗地裏覓一個新奶媽。

的確，妻有一天說：

『你瞧瞧小林臉上的傷疤。』

而第二天又問起我：

『這樣黃的奶會不會有毒的？』

漸漸地竟弄得什麼都成問題了，那還成！

不過要覓一個新的倒也不容易。而且我們底選擇是更謹慎了：顧到這樣，又要顧到那樣。依然是老方一貼那又何必動？因為難，就這樣地耽擱了下去。

終於，事實使我們不能再耽擱了。

因為奶媽有一天真個發了狂。她呼天搶地地哭着，哭到我們房裏來。

妻吃了一大驚。

『什麼事？』

她什麼也不解釋，祇是喊得越發響，伸出了兩條痠癢的手臂，那股勁真像要把你吞下去。

『要你們賠我的……賠我……賠我……』

儘嚷着，誰知道她在鬧什麼鬼！

要不是燒飯的眼快手快，拿那瘋婆子一把拖住，妻倒說不定竟會吃她底眼前虧。

那一天真像出了什麼人命案似地熱鬧。中人也叫來了，奶媽底男人也趕到了。左近鄰舍還夾進來管閒事。

奶媽見一個就嚷一回。什麼造孽，什麼不放她走，什麼把好好的奶倒在泔水碓裏，她都一遍遍地講。自然還有許多比這一切都難聽的話，著者在這裏也不想多說了。

中人過去就是兩個耳光。

『真發昏，自己糟掉孩子，怎麼好怪東家！』

這一打，使中人和那個種地的鄉下老扭成了一團。

罵，吵，還夾着旁觀者底說長話短。我終於祇能叫警察來把這一對動了嘴還動手的，蠻不講理的東西押出門去。出去的一路上還是吵，罵。

妻氣得臉色都變青了；她把中人叫來責問：

『這樣的人你怎麼可以發來！』

中人『是，是，是，』還賠上了無其數的笑臉和好話，這纔算相當地平了妻底氣。

我也說：

『這班小人和她計較什麼！』

幾天之內，妻祇能自己給小林餵代乳粉。

她摸摸孩子底腿，又捏捏他底手臂。

『不算瘦吧，』她問。

我點點頭——小林近來倒更肥白得可愛呢。

做母親的却真憔悴了。我一時很感動。我在妻底憔悴裏發現了母性底偉大。

然而這一切可不都是由於不善選擇奶媽而白花的心血？我們還算僥幸，沒有給損害孩子底健康，可是缺少經驗的苦到底也吃夠了。現在，我將這寶貴的經驗貢獻於讀者諸君。用奶媽最好揀一個自己底孩子已經糟掉了的外路人。否則，如果孩子是女的也還可以將就；而寄養的地方又以離尊府上遠到一日裏打不了來回爲原則。我們第二次的選擇就根據這標準。

因爲當奶媽的大都不是好東西，她們往往會祇記得自己底兒子，而把別人底兒子忘記得乾乾淨淨。

惡
行

何家
槐

此
页
空
白

我一生很少惡行，因我自幼就在嚴厲的管束下過活。我的生性又拘謹，又胆怯，從不敢對人有所忤逆。不論那一個長輩，我都敬畏得異常。別說違逆他們的教訓，就連在他們面前說話，吃飯，我也不敢怎樣大膽。上自祖父，祖母，下至叔伯，姑嫂，我都怕得像毛蟲見火。但對最小的一個叔父，我却例外的非常頑皮。這不是因為他的年紀比我大得有限，也不是因為他時常跟孩子們一道，却是因為他過於軟弱可欺。他簡直像條生麵，祇要濡上一點水，就可以任你捏成各種玩意兒。他自己從沒有主張，臨事老是問人應得怎樣做，就連婚姻也是任人擺佈的。他的妻，年齡比他怕要大上八九歲，人又高又大，不但醜，而且快老成。如果並走在一起，人家斷不會想到這是對夫婦，說他是他後娘的很多。不，後娘，也會比她更適宜於跟他成雙。一雙無神的細眼，一臉皺紋，加上一嘴給蛀空了的殘牙，就是笑，看上去也像啞哭。你如果看到他那半臉肉瘤，你準會想起陰陽的包公，那一大塊像在不

住抽搭的紫肉，不會使你發抖，也會使你驚奇造物的惡毒。腳總算放過了，但那糶子似的一雙，直叫人想嘔。這些總還不管它，最難相處的，還是她那雷電一樣的烈性。小叔父原很怕她，雖是童養媳，但她呼喚他就像差遣自己的兒子。什麼事，不論是輕還是重，都非得替她做到，而且不准有一刻停留。否則，一頓罵是定規的。祖母非常溺愛她，不但不庇護兒子，倒不時反乎人情的把叔父壓抑。什麼事都讓嬸母不是，他如稍爲辯別了幾句，就說他不孝。她原是許給第二個叔父，祖母特別溺愛他，一出世就替他求偶。但她的心血不幸白費，他一從大學畢業，就在外面娶了妻子，成了家。於是這被棄的女人，就一口咬住小叔。她眼亮，心神清，看中了就永不放手。她年事已長，人又是這樣快老，要再找一個優裕的窠巢多難！所以她說寧願終生不嫁人，討一點生活費住在我家隔壁，孤寂淒涼地度過一世，如果要她離開我的祖母。祖母的堅持，也不下於她的媳婦，他說假使要轉嫁嬸母，寧願她

走開。婆媳竟聯成一條戰線，對着這堅壘，可憐的小叔除了低頭還有什麼話說。因此這婚姻，雖則他也試着極力掙扎，極力反抗，也終于很順利地成就了。沒有事前的商量，也不能過後反悔，他的運命完全是在硬生生的強迫中確定。在這命運中憂鬱地過活着的叔父，聽說現在已是兒女繞膝了。

我一生很少惡行，但對這位庸弱可欺的叔父，我却曾想開一次玩笑。那次捉弄雖沒有成功，但一回念到，我老是覺得很歉然，很對他不起。

那時他們已結婚了一年左右，夫婦間的感情愈趨愈壞。他們不時發生小小的爭執，開始是相持不下，但結果佔優勝的老是孀母。在她的虎威下，叔父幾乎不幸到全失了自由。他處處受她管束，事事受她監視，就是這樣受拘束還免不了聽話。一天祇聽到她罵人的聲音，明諷的，暗譏的，一開動你就休想她會住口。就是跟鄰婦偶爾說笑幾句，她也會大發醋勁，尖着喉嚨的咀咒半天。叔父真像她的寶，這珍品

除了她自己就不准任何人撫摸。最好他變成了一條褲帶，成天縛在她的腰身上，否則她總是不大放心。她的脾氣真稀罕，對丈夫專橫，能夠制壓倒丈夫，她想做到的就是這點，她引爲自傲的也是這點。叔父雖也抬過幾次頭，但這種抬頭，還是卑微極了的。

但這可憐人，誰料他竟勾搭上了一個鄰婦，而且毫不動聲色。這鄰婦，貌雖中流，却非常嫵媚。她是一個從叔父的妻，就住在我家對面。從院子中眺望過去，可以瞧見她不是坐在門外浣洗，就是坐在一株靠近走道的橘樹下縫補。閒下的時候她還唱唱小曲，裝鬼臉逗逗她的孩子，真也算得是個鄉下的風流婆娘。她跟小孀的脾氣完全相反，一個是嚴峻，端莊，不但愛管自己的丈夫，同時自己也非常貞烈，除了小叔父，她就不願同別的男子接觸；一個却是很輕浮，很放蕩，對丈夫除了衣食住，就像毫無關係的樣子，不問也不聞。不論丈夫有什麼荒淫，她全不在乎。他自

己，當然也因此享受到特別的自由，特別的，我說，在鄉下，在我們那邊偏僻的山裏。

因她看透了小叔父的苦悶，小叔父的弱點，所以並用不到什麼手段，就很容易的使他成爲奴隸。叔父雖生性懦弱，可是他還生得幾分美，而且又曾在外省念書，比起那些毛頭毛腦，粗毛粗脚的鄉下大漢，是有另一種纖巧的，斯文的美點。在我們那邊，一些雄心較高，眼光較亮的女人，就專門想在這種文弱可愛的男子身上取得一點快樂。我從叔父的妻，那潑貨，也無非是這種居心，安見得是真誠的愛我叔父。

聽說他們往來已是很久了，但他們究竟相悅到了什麼程度，還無人知道。叔父還是菩薩似的在家時候多，並不大出門。那媳婦，也還是照例的坐在門外縫補，浣洗，有時唱唱小曲，有時裝裝鬼臉，並看不出什麼異樣。她原跟我們有一點芥蒂，她不進我們大門，我們也不大到她家裏。雖則同是曾祖父的門下的後裔，但

我們兩家却不十分和睦——不，簡直有點兒互相仇視。所以聽說小叔父跟婦人發生關係，而那婦人竟是我們的對頭，全家都很驚異了。父親以及其他幾個叔伯，因為是平輩，又是全很憐他的，不好意思去質問；祖父雖是很嚴厲，不肯放鬆兒子一步的老頭，但不曾把事實調查清楚，也不好貿然責斥；至於最關切這事的祖母，嫡母，却急得非凡。她們不時的利用種種時會，種種機智去盤問他，探詢他，想從他的倉皇中，他的慌亂裏得出一點頭緒。但她們全失望了，因為叔父雖則真有這種事，雖則他平日是很懦弱無用，可是受她們不斷的試驗，不斷的窺伺，却始終不見一點破綻，不露一絲消息，這能耐真出人意外。因着這緣故，家裏對於這件事也漸漸忘懷了。可是妻究竟是妻，究竟是同牀睡的人，所以也只有嫡母還是始終不懈的極力防他。她雖性情很躁烈，對丈夫專橫，但說句實話，家裏無論什麼事大部分還是她做。幾個伯母都是幼嬌養慣的，別說粗生活，連動動針線都嫌吃力；我的母親

雖一生勞碌，但身子單薄，喫不下苦工；祇有小嬸才是又強健，又能夠吃苦。她雖是剛極了的女人，却並不潑辣，就是多做事也不會怨。她因為忙，要時刻管束住丈夫，實在不可能。叔父雖則不大出門去，但既是男人，踰越家庭的藩籬，當然要比女人方便得許多。雖則這種方便在叔父也是僅有，可是在這僅有的方便中，你能包他規規矩矩的祇站在門外望一回雲，望一回青天，就又規規矩矩的跑回家裏？男人終究是男人，男人的心不論怎樣柔軟，也總不免帶幾分野性。所以不論叔父怎樣耐性的成天坐在家裏，嬸母總不大放心。她說時常迷糊地聽到他們一對在講話，低低的，在那株靠近走道的橘樹下；她又說只要一陣血上湧，就會想到叔父什麼時候從衣櫃裏無故拏出幾毛錢，定是買東西給那淫婦的；否則問他角子的用處。為什麼儘是眯著眼笑，訥訥的說不出話來呢？在這種時候，她竟會耐不住跑到灶間，看叔父是不是在家。倘若不湊巧他真個站到門外望雲望青天去了，那她真會不顧一切的猛

衝上去，問他老是站在門外什麼事。因為她防得這樣嚴密，擔心得這樣厲害，她老是不能安心做活。但拋下活計，她又不願，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沒有辦法，她只得利用我的好奇心監視叔父。有一天早晨，我跑到廚下舀水，她很溫和可親的把我拉住，對我簡直了當的說明了這事，要我馬上答應她幫忙。我現在真羞得提起，那時竟會滿口的應承了她。那小半是由於我的好奇，但大部分原因還是由於我的膽怯，我的軟弱。我那時實在很怕嬸母，我很想利用這個機會，討她的歡喜。那樣年輕，竟有那樣卑鄙可笑的心理，如今還免不了使自己驚奇。

於是我就同包探似的，隨時隨地偵察叔父的行動，差不多他走到那裏，我也跟到那裏，尤其是在他到門外走走的時候。但伺候了許久，我還不能證明他是否真有這種曖昧。嬸母不時催問我有無新的發現，我也很急的想得新的成績，好像這是一種莫大的愉快。我那種卑鄙可笑的心理，漸漸變成殘酷的渴望。這渴望，似乎非得

立刻達到目的。

機會終於到手了。那是非常陰黯的一天，早晨還落點小雨，雨過後還是陰沉沉地不出太陽。炎夏有這種涼快的天氣，真不容易。叔父爲了開一個什麼會議，預備上城去。在我們那邊城裏，雖說要比鄉下繁華得多，但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化錢。到處都得雙腿跑，用不著趁車；喫飯是由會裏供給的，無須自己掏腰包；而且當日可以來回，用不到投宿；就是爲了特別的原故，要留在客棧裏過一晚，也只要化上幾毛錢。所以他一早起身，就向祖父要錢，很引起嬸母的疑慮。雖則他向祖父說是買幾冊書，但買書也用得到四五隻洋嗎？何況他雖則進過中學，但從不曾孜孜矻矻的在家裏看過什麼書，難道他會得突然的發狠嗎？如果不買書，或者，就是買書也用不到這許多錢，那末他預備把這筆錢用到那兒呢？會費嗎？不，這是早已繳過了；替家裏買點日用品嗎？也決計不是，因爲家裏並不缺少油鹽醬醋，而且化錢化

到這上面，那他早會向嬸母說明了。但事實是她問他；『你帶這許多錢上城，什麼用？』他只是笑。這傻笑，又不期然的使她動了疑心，她想他又耍買什麼給那淫婦了。一定的，她說，祇是她猜不到他買的是布匹，是絲線，是花邊，還是孩子們戴的，那又時髦又經用的草帽。『你留心，孩子——』嬸母拍著我的肩膀說：『你得替我留心叔父帶什麼東西回來。』

『假使我知道了告訴你，嬸母賞我什麼呢？』

『那多極，祇要你——』

我那時原該是個純潔無瑕的孩子，却那樣反常，那樣變態——我真想逢迎嬸母，討她的歡喜。我存心想把小叔父的祕密探出，詳詳細細，原原本本的報告給她。而且，如果是可能，我還想多添上一點花樣，造點謠，使事情加上一點嚴重性。這惡作劇的愉快，使我忘懷了危險，隱殺了天良。雖則我知道叔父的可憐，叔

父的苦悶，他做這種事，犯這種罪，我也知道在那種單調無聊的生活中，必然有的結果；我們對他只應由衷的原諒，由衷的同情，斷不該惡意的加以監視；加以戲弄，像發現一件寶，一件奇蹟似的去揭破他的隱私。我全明白這些道理，雖則我還年青；但我的好奇，我的卑賤，却使我變成那樣的殘忍——我決心，照嬸母的意旨。所以她還不曾說出『祇要你——』的下文，我就搶着回答：

『好，準替你留心！』

我那能忘了這天！我緊張，嬸母尤其來得着急。叔父一出門，我們這兩個優子，就不知天日的候着晚上。時間過去真慢，每秒鐘，在嬸母全是漫漫的無限。她要顧到生活，又得顧到我是否擅離職守，自管自的去玩。那一天，更湊巧剛好割稻。農人在田裏忙，，但比他們更苦的，還是婦女。她們得一天備三餐飯，兩餐點心；穀來了又得搶忙跑曬場，天陰時尤其該留心，只要灑一天小雨就可把你拚送

了命。這種不陰不陽的天氣，原不宜割稻，但小戶人家，調不轉人工，又有什麼法想？如果你不願穀在田裏抽芽，爛成泥，你就得想法搬回家裏。所以那一天，對於上了心事的孀母，真是無法避免的災難。她不時拋開爐灶，滿頭灰的跑出門外，問我叔父已否回來。有幾次，她竟免不了受我的騙。

叔父真個回來的時候，已是下午四點鐘了。那時我剛巧站在大門外的階上，遠遠地我就看到他的腋下果然挾著一個包袱，裏面看去滿滿的，不知放著些什麼東西。我的心直跳，似乎所有的祕密，都已有證據在我掌握。我的好奇心，好像馬上可以滿足，我的獻媚，也似乎立刻可以成功了。他腋下挾著的那一包——小小的，却滿滿的那個布包，在遠遠地閃光，很像鄉下理髮師包傢俱的袱巾。那裏面究竟放著什麼，是布匹？是絲線？還是花邊？我是多渴想知道其中的祕奧！我真想跳上去奪它過來，而且把瞪目咋舌的叔父拋在背後，立刻瘋似的飛進廚房，卑微地獻

給孀母說；『孀，你看我的成績怎麼樣？』我冥想著孀母的態度——一種勉強抑怒，勉強苦笑的样子。這心窄的婦人會把那包袱怎樣安排？把它撕碎還是暫時鎖進樓上？她想把它消滅形跡，還是想只要一開箱子，就可以拿出原物對證？我想孀母平時已不好惹，一捉到證據，那禁得住她不大鬧。頑固極了的祖父，也斷不會輕輕的放過叔父；那全家都給他們鬧翻了的光景，真使我樂得直跳。

但我又轉一念頭，覺得抄直路沒有什麼趣味，而且跳上去搶奪，也未免太魯莽太難。如果更糟糕那是一包書，沒有絲邊也沒有布匹，那不是更下不得場。所以我想暫時躲一躲，使得自己可以看見他，他却瞧不到自己。這樣纔可以偷窺他的行動，纔可以看他怎樣做，就想法怎樣對付。如果他馬上送掉那個包袱，那我竟可以壯起胆量，悄悄的跟在背後，看他怎樣的遞給那個淫婦，他們講些什麼話，對我的孀母有什麼毀謗，更重要的，還是得瞧清楚他們的舉動是淫穢還是光明。這些事，

我自然要一五一十的報告給嬸母。聽了這報告——這確鑿的，無可置疑的消息，她會發怒到什麼程度，或者忍受到什麼程度，我都急急的想眼見。我想她一定忍俊不住，因為她是那樣躁烈，那樣性急。她一震怒可不是小事，廚房裏的碗筷，鍋子，誰保得住不在她的熱血狂湧時，遭受無辜的厄運？發脾氣外，她還得號啕大哭。祖母還得費盡力勸慰，我信得過這瘋狂樂一空不會祇是單調的一闕。如果叔父膽子小，不敢立刻交，那他必定要找個地方暫時安放，等待黑夜。帶進家裏總是危險的。不要說嬸母，就是那對老壽星，也要把包裹檢查檢查。這檢查，不管祇是在包外摸索，還是打開來瞧個仔細，都同樣危險。這在生性懦弱的叔父，無論如何不敢去嘗試。他把東西安放在那兒，祇要躲在適當的地方，準可以看見。這樣一轉念，我的心彷彿靜下了，我覺得這樣辦纔是千穩萬穩，任叔父怎樣機伶，也逃不出我那雙在黑黯中，在角落裏閃光的眼睛。我感到自己的聰明，彷彿一個小偵探似的，在

叔父剛要走近看到我的時候，不慌不忙的躲進一個靠大門的菜圃。我壓住那股似乎非得立刻衝出的好奇，靜靜地候着叔父一步步走近。菜圃前有長工睡的稻舖，很可以安放東西，我想他一定選擇那兒。

果然，一切全不出我的所料。他胆怯地把四周察個清楚，看見的確沒有人，才放心的走到稻床前；再細細的巡視一周，遲疑了一會，才輕輕的，有一點繚繚的聲音——像貓兒在午夜，在主婦的酣睡聲裏偷偷抓破了紗廚，他開了床門。於是我聽到了翻稻草，理稻草的聲音，大約是他生怕不穩當，把東西藏到稻草底下。把稻草重新舖好以後，過了許久，我才又聽到關門；但不到一刻，他似乎又把門開了，把稻草又整理了一番，使得就是長工無故闖進去也不會馬上看出，像這樣的經過了幾番手續，幾次審視，他似乎還不放心，在稻舖前不住的來回蹣跚。我幾次以爲他要走開，幾次想溜出菜圃，險些兒給他看見；他那樣沉着，那樣留心，我倒是初次知道哩。

他一走，我馬上跑出菜圃，把稻舖的門開了。翻去第一層稻草，我瞧見一匹深藍的洋布；翻到第二層，却是一縷絲線，幾尺花邊，很條直的夾在兩張牛皮紙中間。他所以費了那許多手續舖疊，審視，原是防弄纒。我彷彿發現了什麼臟物，毫不遲疑的拾起這些東西，包疊好，預備一古腦兒的交給孀母；但是一托起那些東西，我的手竟發抖了，我覺得惶惑。叔父究竟跟我有什麼仇，什麼怨，要受我這樣惡毒的調排？下這種手段，於我自己又有什麼好處？買這樣的幾件東西，不知已費了他幾夜籌劃，幾天盤算。他得想出籍口向祖父要錢；要到了又得忍受孀母的盤問，詰責；買的時候，這平素儉樸的人，又得費多少唇舌分寸必較；買成後，他又得想法子帶回，難是難在這點，怎樣才能平安地帶回？帶到了家，還得担担心心的想地方暫時安放；能不能毫不漏孔的交她，還得看最後的命運；這苦心真不容易計算！他平日多少節省，不吸煙，也不喝酒，一年到頭也不會化個小錢。這次化了幾

隻洋，真是他的大慷慨。這是生活迫得他，那能怪？我是他的親姪兒，對他這無可如何的苦中求樂，應得多少抱幾分同情；不幫他已足自愧，現在反而想去幫另一個破壞，這如何要得。可是，我又想，他雖不得已才幹這種勾當，態度究竟欠光明。嬸母也是怪不得她的，她不是比他更勞苦更疲倦，更枯燥乏味？但她有沒有想去勾引別個男子，不忠於叔父呢？她雖則性情躁烈，跟雷電一樣的不能相處，究竟是個厚心的妻子。在她的束縛下，就是十二分不自由，不適意，也應明白的提出抗議，一個果敢純良的丈夫，應不失男子的氣概，如果不缺少理由，那儘可爽爽直直要求離異，何必這樣鬼鬼祟祟的偷婆娘，給人家笑話？祕密也許是更幸福，更快樂的事，叔父看他很忠厚，但那也許只是一層紙糊的表面。誰斷得定他不是一個專圖自己舒適的痞子！嬸母才真是苦惱，一天牛似地做活，爲的是誰人？還不是赤心爲他？可是他却爲了別一個婦人，一個只不過沒有肉瘤，沒有給蛀空了的殘牙，笑的

時候看去也不象啞哭的黑心婦人；她是我們的對頭，不住在背後咀咒我們一家，毀謗我們一家的淫婦；叔父要在她的身上取得什麼愛的代價，真是夢想。他跟嬸母同牀睡，却做的是異夢，懷的是異心，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憐，更可悲的？我應得替他報復，替他取償，叔父負她的真大！我像這樣的想了幾遍，搜羅了許多給自己壯膽的理由，辯護自己殘忍的破壞。我的好奇心，這時又重新抬起頭來，壓倒我想給叔父的憐憫。是的，嬸母一定要大鬧，鬧昏了全家。人雖剛，但這次因為過度悲傷了，她竟許會哭，會睡在樓上整天不做活，賭着氣，不理睬人也不吃飯；實在悶得難過的時候，她也許還會站到大門外的石塔上，披頭散髮的，向對面大罵；當然她不會指名，但那分明聽見，却無從回罵的潑婦，更不好受。那指手畫腳，一聲哭一口痰的瘋態，我真急於想見到；還有那位鼠膽的叔父，他定會縮成一撮，菩薩似的獸在房裏，把臉孔遮在新書後面，裝着看插畫，心裏却儘想着那潑婦會如何受窘，

會如何立心跟他永遠斷絕來往。他想到這層一定無辦法阻止眼淚。第二天從圓鏡子裏看到自己哭腫的眼睛，他會怎樣的臉紅呢？……

因有這許多奇觀在我腦子裏旋轉，我雖則還有點可憐叔父，但總敵不過好奇心的衝動，毅然決然的第二次托起那些東西，預備一古腦兒的拏去給孀母。可是要到廚房去，必得經過叔父成天閑坐的院子。生怕給他看見，阻止我，我就決意先報告孀母，要她自己到稻舖來看。

叔父正在院子裏看書，一眼瞧見我，就喚住我說：『我替你買了一件背心來，在這兒等，我上樓拏去。』我默住了，他竟會送我一件背心，我不能遽信這是真話。你莫看叔父老實，他究竟不是白痴，騙人的法門他倒不缺少。我上他的當已不止一次，誰保得住這回又不是玩笑？我想不理睬，低着頭走過，但背心——也許竟是真的，你看他不是已經跨上了樓梯嗎？在正直人的面前何必遮醜，我敬愛的讀者

們，我想得一件背心的時間實在不少了。別說六七月，就連風雪連綿的冬天，在那無法抗拒的嚴寒中，我也會想到，有時竟至做夢。那薄薄的一層洋紗，黏貼在我的心上就像一件子貂，我想如果有了一件又輕又白的背心，真願一年到頭是炎夏。再沒有那樣可愛的東西，穿了它簡直好飛！別去拉城裏的孩子們打比，就只要看看我那幾個堂兄弟，他們多少愜意！難怪他們一見我就要譏笑，那樣熱的天氣，還落棺材似的穿着土布短衫。我的爸爸真蠢得要命，他老是相信土布。他說那又厚又牢，穿十年也不會破，就是破了也容易補，補過再穿破也還有用，不像洋貨那樣一破爛就完了，不能補褲襠，也不能墊鞋底。他又說你如果窮，沒有地方可以劃算錢，那你穿土布上當也要有分量得多。所以他把我的衣服，從春天到冬天，一律用土布做。我的祖父也這樣，他們父子一談起衣料，就非常合勁。母親是怕祖父的，她雖則有時看我背着土布衫上學難受，想問那老頭討幾個錢買我一件，可是不敢開口。

有時我借了土布衫太熱，不合衛生的話要挾父親，但他沒有一次是答應的。他有時氣盛盛的把我毒打一頓，有時祇敲敲他那龜殼一樣堅硬的胸膛，厲聲回答說：『你怕熱，這樣在書房裏坐坐？不瞧你的老子成天立在田裏曬太陽嗎？』他說着皺皺眉頭，狠狠的注視着我。還有什麼好說？這一來，我爲什麼要投胎到一個粗漢的門下？我的請求是無望了，我只能抱着恐慌挨過一年年的暑天。我十歲的時候，我試過最後的泣求，但做生日的那天，我只得到一件大龍套似的大衫，當然還是土布的。那又柔軟，又光亮的背心，始終只能在我的夢魂中徘徊。而我那些堂兄弟，那些驕縱的小鬼，却一年換一件的在我面前炫耀。我真怕見他們，那故意的搓弄衣角，故意的在太陽下跑來跑去，明明是在向我誇示。一穿了背心，彷彿就變成銅筋鐵骨似的，可以任太陽曬，不會覺得熱，也不會覺得窒悶，瞧他們的自得，那真像一件法衣！我雖有幾次着實的奚落他們一番，但心裏何嘗不羨，何嘗不妒？因爲不

論怎麼說，我總是沒有，總是眼巴巴的望着人家穿。爲了這掩飾不了的寒酸，我真膽怯了許多——我簡直無面目見人。聽了他們那露骨的譏刺：『你看那怪人，真像他的爹，這樣熱……』我除了耳根發熱，臉發青，還有什麼話說？因爲受不過他們的侮辱，這想馬上得到背心的慾望，愈來愈大，愈過愈急。我想盡了方法，我毅然決然的答應嬸母當偵探，窺伺叔父的祕密，也無非是方法的一種。所以在說出『假使我知道了告訴你，嬸母賞我什麼呢？』的時候，我真痴想她會回答我一句：『一件上等的背心。』雖則她含糊着不會說明，但我這痴心，依然未斷，事情沒有做成功怎樣可以妄冀報酬？我想祇要替她捉牢一個機會，得到一點證據，她就不好不踐諾我的要求；那時，一件背心，一穿上簡直會得飛，會得變成銅筋鐵骨一樣的，可以任太陽曬，一點不覺得熱，不覺得窒悶……我的心真給背心弄糊塗了，我想如果一天得到了，那該是怎樣愉快！那些小鬼還能再譏笑，再挪揄嗎？所以我拚命的幫嬸

母，想早點把祕密揭破，早點向她開口要，誰料叔父竟出人意外的滿足了我的慾望？我只偶爾的，不經意的同他說過一次，因為我原不希望他能做到。但現在，你不是可以看見他從樓窗走過，他的左手真的托着一件背心嗎？他並沒有騙我，其實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哄騙過我？疑他開玩笑，祇是我自己可鄙的推測。多可憐的叔父！連他自己的衣服都無法周全，却破費了一隻多洋把我買件背心，我隨便同他講講的話，他却看它是個不容忘懷，不容忽略的付託。如果不管我，那他起碼可以多買幾尺布，多博他情婦的一點歡心。他有什麼可需求於我的呢？何況我又素來不跟他親熱！這純粹的憐憫的愛，我安得不感，安得不涕泗交灑？所以當他很歡快的，從樓上滾一樣的衝下來時，我急迎上去，滿懷着孩子的感愧，一而目不旁瞬的諦視着那件背心（它在樓梯的黑黯中發亮），一面瘋狂地吻着他的右手。我似乎第一次發現叔父俊美的面貌，優良的心；第一次聽見他那清幽的，銀鈴似的聲音。他

很快樂地注視着我的舉動，我自信我已感動得近乎發瘋了。我的心一時亮，一時黯，他在樓梯上躑躅的聲音，彷彿在說：『你這孩子，你這孩子！』我真想大哭，想到居然想去戲弄這誠實的人，我的心着實實的感到一陣隱痛。我覺得這次雖沒有作惡成功，但彷彿全部罪惡，已經全負在自己身上；我幫同嬸母這種陰謀，也好像已全給他知道。我的熱情一靜下，羞愧馬上佔據了我；我抬不起頭，不敢直視他的眼——那一對溫柔和悅極了的水晶。

安好了背心，我就走到廚房裏去。正在炒荳芽菜的嬸母，一見我就連忙問；
「叔父回來了沒有？」

「回來了。」

「他買回來的是些什麼？」

「是——」我虧得連忙住口，否則怕又會不能自主的說出來了。不知怎麼的，

一對着嬸母的面，我就覺得有一種威脅，一種使你非得和盤說出的力量。在她的監視下，我就萬分拘謹，萬分偏促。如有什麼事不會向她吐露，那就像你犯下了彌天大罪，儘夠你苦悶。所以要不是叔父把我背心時的溫情在我心頭浮起，我竟會把那件事講出，而且原原本本的一字不漏。如果真的這樣，那事情的糟，真是不堪設想的。

『是什麼？』嬸母催着問。

『是……我說……他沒有……』

『他沒有？』

『是的，我們都是錯怪叔父了——』我極力鎮定自己，想說得比較簡單，比較沉着，但沒有用。我支吾地說了半天，竟變成口吃模樣，聲音帶點顫抖而且嘶啞。我的爹，祖父，以及書房裏的禿頭先生，總算很可怕了，但比之嬸母，還是在他們

面前可以壯膽一點。爲什麼要這樣的怕她呢？我自己也說不上來，她並不會把我怎樣虐待；她面目雖則猙獰，心却仁慈，我怕她祇是自己無理由的膽怯。

『錯怪了他？』嬸母厲聲說。這雄健的聲音幾乎嚇走了我的魂靈，但我終於鼓起勇氣來回答：

『我們確是錯怪了他，因爲他帶回來的除了書，只有一雙空手。』

『我不信！』

『不信也得信。』

『你難道不會謊我嗎？』

『不，我可以賭咒。』

『不過他竟沒有買一點別的東西。我總有點兒疑心，因爲他向祖父拏了四塊大洋呢。』

『那倒是我說過火的，嬸母，你信不信他給我買來了一件背心！』

『真的？』

『自然，等歇你可以看去。』

看我跳跳躍躍，說得非常自然的樣子，嬸母也就全信了。究竟是心直的婦人，她以為買件背心是很貴的，一共向祖父支去四塊錢，得買書，又得買背心，還有什麼餘款？她喃喃的自言自語了一回，我聽不清是什麼話，大概是責她自己多疑。那時她一定非常快活，以為丈夫始終還是她自己的，並沒有跟她自己想像一樣的危險。她一時敲敲菜刀，一時摸摸油瓶，看著那從鍋子裏上升的水氣，她微笑，似乎從那飄幻的白霧中見著了她的幸福。她拌菜拌得很快，很興奮，這消息顯然使她在操作上多了一種新鮮的感覺，一種莫名其妙的高興。趁她沒有留意，我就一溜烟的跑出廚房。

我深深的舒展了一口悶氣。嬸母的威嚴，不會嚇倒我；自己的好奇，也不會跋扈到底。我居然騙了嬸母，事情居然這樣平安的過去，可憐的叔父居然不會受到些微麻煩，些微煩惱；我彷彿救了一條人命似的愉快。我的心漲滿了驕意，覺得自己的能耐，已到了叫人敬佩的地步。因為祇稍我硬一硬心，就可以掀起一個大風波，使得人畜都無法安寧。我很自負地走進院子，不見叔父，於是我又轉到菜圃裏去。喔上天，我見到怎樣的一種情景！那可憐的人，他竟坐在一條靠稻舖的板櫬上，呆地看著那一扇開着的門，那一些給翻亂了的稻草。他眼圈很紅，誰知道他有沒有低聲嗚咽？他惘然撫弄着那些東西，彷彿缺了一部分似的，他臉上有種不勝婉惜的表情。在婉惜以外，他那陰黯的臉色，還攙雜着痛苦，怨恨，憤怒與恐怖。看到這樣兒，開始是猛然一呆，不知他這副神氣爲的什麼，過後纔想起自己因著急於去獻媚，去顯奇，竟忘了把那摺疊得很整齊的布匹重新舖平；絲線也不會照原樣結好；

花邊也許給自己的汚手弄髒了；更壞的是連床門都沒有關，如果給人拏走又怎麼了得？這些顯然給人翻過的痕迹，一定是叫叔父這樣悲哀，這樣惶恐的原因。他竟許猜想這是孀母翻亂的，因為她不肯放鬆一步的窺伺他，他也知道。而且長工們還未歇夜，祖母又不會無故跑出大門；他在安放的時候，又分明無人眼見，除了孀母還有誰來偷翻。至於我，他自己的親侄兒，他簡直夢想不到。他那會料想翻亂這些東西，偵察他行動的就是我——一個還算不得懂事的孩子，而且如果不是他送我背心，不是他自己的真誠感動我，他還會受我更大的苦，上我更大的當呢。

我默在菜園中，從牆縫中可以看見他那愁慘的側影，含淚的眼睛。這時天已暗下了，晚影落在多草的牆上，非常黯淡。一隻狗在遠遠地吠，四周就只能聽到那點聲音，因為所有的人都已跑到曬場上收穀。對着這逼來的黑夜，我的心儘管往上沈，往下沈。我彷彿全身受了錐擊，很想跑過去承招一切，用我的全靈魂給他安慰

，請他別要受驚。但經過了幾度掙扎，我還是站在漸漸增濃的黃昏中，沒有移動。

經了不少的努力，這事終於讓我瞞得毫無漏孔。嬸母原是無曲折的婦人，對我的謊話，雖也有懷疑，但那只是一瞬眼的事情。她那嚴正不苟的性情，自從懷了孕以來，漸漸的變成隨便。那未見天日，却不久就要出世的胎兒，使她提高了她丈夫的地位。她覺得他快要做人父親了，再不應以前一樣的隨便責斥，隨便差使。而且要他負起養育的責任，就得先養成他的能力，維持住他的尊嚴。所以她對待叔父，竟已由專橫變成柔順。但胆怯的叔父，因為我始終沒有向他說明，竟空擔了許久心事。嬸母不跟他大鬧，態度反而大大地變了，這悶葫蘆更增加他的苦惱。在這時期中，他更少出門，好像一出門就有嫌疑；就是在院中偶爾瞥見那婦人，他也會很不好意思的別過頭去。對嬸母却比以前更馴服了，什麼事都一味順從她的意思。他的生活變成更黯淡，更單調，陰沈得有如一個幻影。他的容顏漸漸憔悴，待人更來得

畏縮，更來得拘謹，似乎人人都知道他的祕密，都看見過那些散亂在稻草上的花邊，布匹，絲線。他覺得人人都在向他霎眼，向他笑，他往往感到澈骨的冷酷。如果你看到他那又怕又窘的模樣，你準會覺得這軟弱的靈魂，是怎樣可憐。他變成這樣，我覺得全是自己害他的。雖則我不曾把他的祕密告訴孀母，但自己竟疏忽了把那些東西安排得跟原來一樣，而且始終沒有把事實說明，使他平添了幾許空愁，這不是我的過錯還是什麼？……………

所以我一生雖則很少作惡，但就只這次，已使得我永遠追悔了。

何家槐

惡行

一九八

晚

餐

何家槐

此
页
空
白

一個節日。何夫人請吃晚餐的帖子來了。

青年曹對這行將臨頭的敘餐，感到極端的不安。他是個十足怕羞的青年，當他和初次見面的人交際，很容易臉紅口吃，有時甚至說不出一句話來。如果有人問他『貴姓』，他就直截了當的回答『曹』，除此再也沒有別的話了。

『不去吧。』他躊躇，不時拏起請帖瞧。但他自己也知道，這次敘餐很明白是爲了他才舉行的。

晚餐在晚上七時舉行，那天上午，何夫人還特地親自上過他的住處。

『請早些來啦！』她說，『我們一同吃杯酒。』

『可是我真怕見人。』

『怕羞的男子！』

她拍拍他的肩笑了，那態度簡直把他當作孩子看待。其實他倆在年齡上，確是

相差很大的。她已是二十七歲有了孩子的母親，他却還是個未及冠的，嫩弱的後生。

隔了一會，她又繼續下去說：

『我知道你怕見生人，所以沒有請別的人客，除了很熟識的王先生夫婦，盧先生夫婦。』

她說了又笑，見了那動人的樣子，他終於把拒絕赴會的勇氣全失去了。

臨走的時候，她還再三的叮嚀：

『我們在等着你的！』

x

x

x

x

x

他認識何夫人是在剛過去的春季，那時他在創化大學念書，校舍毗連着上海最著名的x公園，清晨，黃昏，他老是帶了一本書，進公園去，在那綠得洗過似的槐

樹蔭下，靜靜的坐在那兒，真別饒風趣。在那裏，他拋了一切雜念，一心計劃着，思想着他的畢業論文。

每天早上。他總可以看見有一個少婦，推着一輪嬰兒睡車，從他面前的草地上經過。

那小婦是美麗的，她穿着咖啡色的旗袍，上身罩一件背心，怪玲瓏動人。她慢慢的在沙地上走，那恣態，是在端莊的母性中，還帶着一種溫柔的，迷惘的少女風趣。睡車裏躺着一個肥胖的孩子，很舒適似的伸着小足，一雙小手也一伸伸的像要坐起來，非常的可愛。

有一天，睡車也照慣例的推過他的面前。但有點不同，就是這母親平日只是靜靜地走過的，那天却輕輕的哼着催眠歌。那孩子却不願在這矯旆的風光中，在毫無知覺的睡眠中度過，一雙手足全動個不停；並且很認識這年青大學生似的，儘向着

他笑。那雙黑而圓的眼，在陽光中閃亮，那樣晶瑩彷彿直照亮了他的肺腑。他覺得孩子笑得可愛，自己也不期然的笑了。他招一招手，從口袋裏取出口琴吹，逗得孩子在睡車裏快活地跳躍。

他很起勁的吹着口琴，簡直忘了那美麗的少婦。她很注意的瞧着他們——這一對同樣天真的孩子。直到她格格的笑了起來，他才紅了臉，彷彿做了夢似的赧赧着說：

『孩子多活潑呵！』

『……………』這母親只點點頭，笑一笑。但這笑是多大的有意味！他看她溫柔，容易說話，於是接二連三的問下去：

『孩子多大了？』

『剛十一個月，還不滿一年呢。』

她說着，把睡車稍稍的向前一推，但她並沒有真的推動。孩子也像不願往前走。呀呀呀的鼓噪起來，於是她索性在一條椅上坐下，從睡車裏抱出孩子，母子兩人同時向着這年青大學生笑。見到這甜蜜的笑，他記起自己袋裏還帶着吃剩了的牛奶糖，於是他疾忙檢出一塊放進孩子的小口。

『糖。』

孩子一見糖，馬上從母親的臂上，一撲就撲到他的懷裏來了。他跳着，聳着，而且呀呀呀的儘說着話。看到這光景，這少婦笑得非常大聲，這大聲的笑把存在他們之間的隔閡完全破除。他們的談話就借這孩子發揮，他們以後的親熱，也從這個時候開始了。

晚上七點鐘，他刷刷衣服，打扮得整整齊齊，帶着一種胆怯却又快樂的心情，揮着杖出去了。

他橫過馬路，在繁茂的苦提樹下走。他有時走得很快，有時又走得很慢，心裏儘是擔心着應得怎樣應酬，怎樣湊趣，怎樣俟過這宴會的時間。愈走近她的住處，他的心愈亂，他的臉也愈紅了。他極力想除去自己的羞怯，叫自己快樂起來。他吹起口哨，抖擻起精神，踏着拍子走。月光皎潔的流在各處，樹又陰森森的，真叫人感到孤寂的威脅！

一進門，他就碰到何夫人自己，和另一個三十歲左右，穿得很時髦的婦人。他好像很稔熟，却忘了她的名字。何夫人立刻替他介紹，他恭恭敬敬的點頭鞠躬，說他很對不起累她們多等了。

在通到客廳裏去的廊下，他又碰到一個濃眉毛，長臉，高鼻子的青年。他爲要試試自己的交際手段，連忙上前去握手，請問姓名，但那紳士模樣的青年倒沒有問他半句話，只很冷淡的向他點點頭。這無禮的傲慢，很使他難過。

客廳裏，在一張圓桌子的周圍，坐着王先生夫婦。他們正在喝茶，抽烟，烟霧籠罩着全間房子。

『這是曹先生，就是我時常提起的那位青年。』何夫人把他介紹給他們。

『久仰，久仰。』王先生夫婦笑着說，這笑又使他感到窘極，他的臉又紅起來了。

他們圍着桌用茶。桔子，芒果，疊得滿滿的，在畫有花卉的，鑲着金邊的磁盆裏發光。巧克力，櫻花糖，零亂的分散在各人面前。他們全很快樂，大聲的嚼着糖果，碰着杯子，只有他是孤獨的。

何夫人自己忙碌着，不時呼喚着僕人，吩咐着廚司，在樓上樓下不住的走動。用過茶，杯子裏換了啤酒，何夫人自己也加入了。她坐在王夫人身邊，向他們說了許多抱歉話，說她沒有預備什麼菜，又沒有什麼可以娛樂娛樂。

『大家切不要拘束！』她說。這話是她看了他的樣子才說的，因他一句話也不說的坐在那兒，怪憂鬱沉悶。

『盡量喝吧。』她又說，一邊勸人家，一邊自己馬上把一杯酒喝光。於是大家交幌着酒杯，大聲的說笑又起來了，啤酒流滿了一桌。

快終席時，何夫人吹起口琴來了，她重重覆覆的吹出那隻調子：

『人生是短短的——』

慘淡的燈光，照着她發青的臉孔（她吃了酒，面孔老是發青的），很委婉地吹，客廳裏充滿着憂鬱的情調。她的身世是孤單的，無助的，她的丈夫是個工程師，在外洋發明了一種最新式的汽車胎，爲了想試驗成功，他把一切都忘了，忘了祖國，忘了家，忘了拋在家裏的妻子。所以她雖有丈夫也等於單身，有家庭也像無有歸宿。她死死的守着空閨，究竟是爲了什麼，是等着丈夫的榮歸，還是等着兒子

的成人？她不知道，這太渺茫，太不可捉摸，她天天爲了這個煩惱。她愛上了這個年輕人，她明白，但這並不能使他比較快活。在這秋夜，在這筵席將散，笑聲將歇的時候，他感到哀愁，抑鬱。她吹着那一隻老調，聽着從口琴中吐露出來的聲音，彷彿安慰了一些；但那些賓客們，却覺得不大愉快。他們互投着眼光，彷彿說：『這可憐的少婦！』

但她不覺得，還是如醉如痴的吹着；

『人生是短短的——』

這憂鬱的，哀愁的調子，叫賓客們不得不告辭了。他們一走，何夫人馬上領他走進一間鋪着地氈的舒適的小房。

『這樣天氣，息了燈，看月亮多美！』她說。

電燈熄了。月光穿過窗口菩提樹的葉子，爬進窗，織成許多美麗的圖案在書案

上，地氈上，他們的身上。

她坐上窗台。

月光浸着她美麗的頭髮，在這如水的夜涼中，她又吹起了口琴；

『人生是短短的——』

『換一換曲，吹一隻卡門吧。』他聽得有點不耐煩，要求她說。

『我愛這調子！』她回答。

『你該變換一變換你的心境！』

『我的心已是無法醫治了。』

她的眼睛潤濕了，聲音是抖着的。在這夜闌人靜，哀愁襲上心頭的時候，她怎樣能拋了憂鬱的調子，吹出快樂的歌來？

『你又想起何先生了嗎？』

『他害了我，害了我的一生！』

『你忘不了他……』他說，彷彿有點兒難受，他不知自己爲什麼要這樣說。

『忘不了的是今天晚上，就在五年前的今天，和他結婚……』

『？』

『從此我就踏入了地獄。』

她竟嗚咽了起來。

他發呆，想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想只有立刻離開她，或許反會叫她安靜下去。

他向她告別，她的眼中射出留戀的光芒。她真是不願就此分手的，難道計劃了這樣久的晚餐，就這樣的完了嗎？他竟這樣急急的回去，在這夜闌人靜的時候，拋她一個人在這座冷清清的大房子裏，伴着一個蠢如豬鹿的孩子？她爲什麼要舉行這

敝餐，既舉行了又爲什麼要請那些不相干的人來？他要走了，是的，他已經立起來，伸出手，這究竟是什麼用意？她似乎明白，但又不懂，她只是惘然的想——應不應留他再坐一陣？

但她終於和着淚，送他到門口。

她一直送他，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月光是陰晦了，菩提樹的濃影，像黑衫似的掩在馬路上邊寂寞，寒冷，一陣夜涼直襲得他們發抖。

他在半路站住了，要求她回去，不必再送。

『夜深了，請回去，明天再見吧。』

他雖也想多留一刻，同她多走一陣子，其實根本講，他又何嘗想離開那間溫馨的房子？他赴會的目的是爲了什麼？在吃飯的時候，他沒有笑，沒有講話；就是偶爾笑笑，偶爾談幾句話，也是對另一些不相干的人。而對她，却只說了些傻話，並

沒有留一點可紀念的舉動。白費了這許多心血，這許多時間，結果却只聽了她那一隻哀愁的，憂鬱的調子：『人生是短短的——』，這究竟爲了什麼呢？他的心，實在比她還悵惘，還無聊，他真想同她一道回去。但他爲什麼不說？這樣靜，又這樣自由——只有他們兩個人，在這寞寂冷清的馬路上。這可是胆怯？他似乎明白，但又不曉得，他很怪自己竟會先開口催她分手。

『我再送你！』她含淚說。

『不——』

他躊躇了一會又說：

『不如我陪你回去。』

他這時反要送她回去了。在路上，他想決下心，決不回自己的宿舍去。他想就是坐，也要同她一道坐到天放亮的。但一到那熟識的，他們剛走出來的門口，他馬

上在極度的紛亂中跟她分手了。

『人生是短短的——』

他走不多遠，又聽到了那憂鬱的調子，在後面響起來了。他愈聽愈覺得難受，愈覺得自己缺少勇氣，他真悔自己沒有決下心却來吃這頓晚餐。

西冷的黄昏

林徽音

此
页
空
白

自從接到了那封信以後，魏希清不曉得自己要怎麼樣才好，好像所買的彩票的號頭已着了出來，真弄得手足有些無所措的樣子。他剛把那信箋摺了，藏在信封內，一回兒又把它抽了出來。現在他又在第五遍不知還是第六遍地讀着那信。

『希清先生：

』是的，於你我祇是一個陌生人，然而，要是你肯應允我的請求的話，我們至多在三天後就可認識了。

『我很愛讀你的小說，尤其你那篇「玲子小姐」。玲子小姐那樣地可愛，我真想認識她；因為想認識她，我便不由地想到了我先得認識那介紹或者創造她出來的你。而且我還想把我所以愛玲子小姐的原由告訴你，所以想請你來杭州一次。——這就是我的請求。

』這信你明天可收到，要是不耽擱的話，你後天就可到這里。明天我就到新

惠中去開好一個房間，用你的名字；你到了旅館中有人會用電話通知我的，所以你不致於會久等。要是你的功課太忙，就請你只來一天也可以。

『請你不要拒絕我這自私的請求，我是在這樣憂慮地懸望着！』

李明倩敬上。』

希清所不解的是她，他相信李明倩是一個女子，怎麼知道他在讀書，而且還知道他的學校。他可靜不下心來去詳細推究。他想到杭州去看看她，不管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可是致命的是他剛沒有錢。他要想辦法，他就去找周啟文。

啟文是『今日小說』的編者，希清的寫小說多半爲他所督促成功的。希清可以說還是一個孩子，很聽啟文的話，有事總是同他去商量。現在他來到了啟文的編輯室。

『啟文，啟文，我給你看一樣東西，』希清一進去就那麼叫着。

『又有什麼小報在罵你，那麼興奮？』

『不是；你看，一封信。』

希清也隨着啟文一起看下去。

『哦，有趣。你想怎麼樣？』看完了，啟文一邊在察看信封上的郵局的圖章，一邊問。

『你說怎麼樣？』

『我說去。』

『會不會是一個男子？』

『不會。不會。』

『或者是一個男子尋開心？』

『那倒難說。』

『就算真是一個女子，她爲什麼要我到杭州去？』

『要你看她。』

『我意思爲什麼要我去看她。』

『她不是提起玲子小姐嗎？她要你去做潘之曉。』

『不要開頑笑。』

『那里是開頑笑？她不是在隱隱以玲子小姐自居嗎？她是玲子，你還不是潘之

曉是誰？』

『李——明——倩。——這個名字倒還不算俗。』

『你又要迂了，即使名字俗，有什麼關係？只要人不俗就好了。』

『不，我是隨便講的。新惠中，她會約在一個旅館裏。』

『如非不約，要約就只有旅館可約。』

『新惠中，我想不去。』

『你怕她有什麼？可是你的玲子小姐也並不是一個貞女。』

『不，不是那個；太費。』

『對咧，要去，你倒要預備一筆費用。』

『問題就在這裡。』

『可是，那位小姐統給你預備好了也說不定，比如房間就已開好。』

『去用女人的錢總太沒有意思。——算了，不去了。』

『可是，「我是在這樣憂慮地懸望着！」』啟文拿起那信箋來讀了一句。

『請你借一些錢給我如何？』

『我沒有；我給你到書局方面去想想法。』

結果希清拿到了二十塊錢。他決定第二天早晨走。

李明倩還只十七歲，可是就在十五歲那年，却不過她母親的苦勸，已把自己的身體賣給了一個男子。那男子在上海開一個什麼店號，不大到杭州去，總要隔一兩個月才去一次；去了就開新惠中，因此明倩對於新惠中很熟。那男子每個月給明倩一百塊錢，她用來養她的母親，她的一個十二歲的弟弟，和她自己。他是一個四十餘歲的男子，留着小鬍子，樣子還大方，沒有什麼令人特別討厭的地方。他每次來，除了給她月費以外，還給她買許多東西，如衣料食物之類。他可以說很愛她。只是他在上海有女人，明倩知道。而且在正式夫人以外，還有像她自己一樣地沒有名分的，而且那樣的還不止一個。起初她看到他待她那麼好，倒也沒有什麼不願意的；繼而漸漸感到這總不是事——她的所以會答應把自己的身體供給給他，就爲要維持她的一家三口，可是就是這一點她知道也不會靠得住。要是他不來了呢？她就什麼辦法都沒有。她想正式嫁一個人，或者待中學畢業後，她去找一個事情，一個能

勉強維持她一家的生活的事情。可是高中畢業還得兩年，在這期間，她只能隱忍。所以她雖恨那男子，一時又不得不遷就他。而且，雖然瞞得緊，她的學校裏已有人知道一些她的事情。她看到別人在低聲講話時，總以為就是在議論她。她看都不敢看她們，只裝做沒有看見她們就那樣走過去了。因此她的性情逐漸有些變得冷僻，一散課就回家，同同學們很少有來往。

一天，她從『今日小說』看到希清的『玲子小姐』，小說中的主人翁玲子小姐的情形同她的有些相像，後來有一個叫做潘之曉的男教員不顧一切地把她救了出來。她看了很是感動。於是她留心看她學校裏的男教員們，可是其中一個都沒有她所喜歡的，而且看來都是那樣地死板的，又怎能救得她出來？她失望，她想哭。後來不知怎地給她想到了『玲子小姐』的作者，魏希清。她想他總能幫她的忙，即使不能像潘之曉之於玲子小姐，至少他能同情她，能一洩她所久經鬱結着的怨憤。於

是她決定了要寫信給魏希清。

明倩決定了要寫信給希清，可是不知道要怎樣寫。她躊躇着。她興奮得，恐慌得一夜沒有睡。她不知道希清是怎樣的一個人，會不會同情她？信去了也許他會置之不理？而且一張小報上所說的他在某大學讀書是不是靠得住？他有多大？漂亮不漂亮？她越想，心就跳得越急，而且還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不管它，她要寫信。她彷彿已把她所以要寫信給他的初意忘却了，只想到要寫。她要寫，她要他來，她要看看她所喜歡的作家。

反正睡不着，她坐了起來。天已有些微明，她劃火柴燃着了一支洋蠟，在重讀着『玲子小姐』。這次她尤其覺得玲子小姐的可愛了。她拿起了那支墨水筆，又寫了『希清先生』四個字。可是她依舊像昨晚一樣地寫不下去。

想了半天，她才接着寫：

『正如你的「玲子小姐」中的玲子小姐一樣，我是一個身世可憐的女子。』
『哦，肉麻，』她便把那信箋撕了。

她起來了，撕了，幾次換稿以後，她決定要寫得有些挑撥性，而且要不大着邊際；在那樣的方針之下，她寫了就是希清所收到的那封信。

信寄出後，她有些後悔。

『要是他真來了呢？』她詰責着自己。

『來了不是正好？不是爲了要他來才寫信的嗎？』她又反駁着。『只是怕他不見得會來吧？寫得太輕薄了，去開好了旅館等他，』她在疑慮。

接着她又想到去開旅館的困難。

『以前去開了，來的是金先生，這次又來魏先生，他們不會以爲我是賣淫婦？』她想。『那沒有什麼關係，而且我不是正等於——』她想到這裏有些氣憤，

不願意再想下去，只盼望希清馬上就來。

寄信的那天是星期四；她在信中說星期五去開好房間，可是算來他最早要星期六下午兩點才到得杭州，因此她那天沒有去。只是心中總掛慮着，萬一星期五來了呢，所以她打電話去通知新惠中，要是有位魏先生來了，請他住下，她第二天會去看他。

自寄信以來，她心中有一種不能自主的感覺，一忽兒怕希清來，一忽兒又怕他不來。在這種矛盾的心經中她很困難地挨到了星期六的早晨。她對她的母親說有一個同學請她吃飯，也許晚上也要遲一些回去。上午本來還有半天課，她却沒有去上。她從家裏出來了，便不知所地走到了湖濱。她坐了一回，感到時間總不容易過去，便叫了一只划子，叫船上人在湖中隨便划着。直到近十二點鐘，她才到了新惠中去。

「哦，李小姐，昨天你打電話來，可是沒有魏先生來這裏，」一個招待說。

「好的；我要一個房間，十七號空不空？」明倩問道。

她告訴他們名牌上寫着『魏希清』，並告訴他們魏先生來了就領他到她的房間裏去。

似乎有些倦意，明倩走進了房間，便靠在沙法中，好像在小睡。靠了一回，忽然聽得門上有敲門聲，她以為希清來了。她想他怎麼來得這樣快；她望着她腕上的手表。他對鏡子整理了整理頭髮，便自己走去開門。

門外站着的是一個侍者。

『李小姐，船上人在問船要不要了；而且他想要一些錢去吃飯，』侍者這樣地說出了他的來意。

明倩有些氣憤，因為她覺得她受到了騙；她也在自責，怎麼把那船竟忘了。她

不願意再要它，那嚙嚙的船上人。

『船不要了；我是九點多鐘下船的，你看要給他多少錢。錢請賬房代付。』

『九點鐘下船，來的時候是——』

『你去算了給他就是，』說了，她就關上了門。

提到了吃飯，明倩似乎也覺得有些饑餓。可是早車快來，她還是再等一等的。她想希清是會來的，她要同他一起吃飯。同一個以前沒有見過面的人一起吃飯，她覺得很有意思，她想她一定能多吃些。要是不來呢？不管，她也要等。要是真不來的話，她才……看到別的一對對從上海飛來的燕子。對咧，老金會不會來？他來總是預先用信，電話，或者電報通知她的，不通知的時間很少。這次要是齊巧來了有些爲難，而且這天是星期六，他總愛在星期六來。不會來的，他上次來到現在還只隔着兩個星期。可是她既想起了，她總是不放心。末了，想不出別的辦

法，他只有去要了招待來。她告訴他金先生沒有說要來；要是偶然來的話，讓他另外開一個房間，而且不要告訴他她也在那里，同時却要私下地通知她一聲。最後她再說了一遍她是在等魏先生。

希清是在去杭州的車上，手中執着一本什麼雜誌，可是並不在看。他依舊在重複地想那些快要臨到他的問題。李明倩是一個怎樣的人？是一個小姑娘呢，還是一個少婦？這樣的要他去會不會有惡意？

他就在這樣不安的心經中到了杭州。

到了新惠中，他在看名牌，在十七號之下，看到了他自己的名字。看到了它他心中急跳了一陣。他起初沒有注意到那來招待他的招待，直到他旋回來才看見。他便問他十七號在那里。

『哦，先生是魏先生？』

『嗯，是的，』覺到自己的面上有些熱。

『請你跟我走，』招待親自領着他。

敲了門，聽到了應聲，招待便把它開了。門開了，就看到明倩在向外觀望着。招待看他們並不招呼，便先開口說：

『魏先生，李小姐已來了一忽兒了，』說着，他對他們再望了一望就走了。

明倩沒有想到希清會那樣樸素，只穿着一件灰布的長衫，因此呆了一呆。待聽到招待說了話，感到自己太沒有意思，便說：

『希清先生？請進來。』

『你的信我收到了，明倩小姐，』他進去了，把門關上了說。說了就覺到自己的蠢，因為要是沒有收到信，他又怎麼會來？這還用得着說？可是他實在不知道要說什麼好。他雖然也想過明倩也許是一位小姑娘，却總也想不到會是這樣的一個十

幾歲的女孩。

『真對不起，要先生這樣遠趕了來，』明倩看希清走近了窗邊，她也走近了去。

『沒有什麼。——明倩小姐是在讀書？』他望了望那齊膝的黑裙和藍布衫。

『是的；你呢，快畢業了？』

『就是這個學期結束。』

『先生還沒有吃過飯吧？』

『哦，在車上吃了一些點心。』

『我也還沒有吃過，我們一起到餐室去吃好不好？』

『好的，好的。』

他們走進餐室見人很多，從早車來的都陸陸續續地在來。坐下了，明倩把侍者

遞給他的菜單轉遞給希清，並問道：

『還是就照這個呢，還是另點，你想？』

『你呢？哦，還是就照這個好。』

明倩便要了兩客。

『想希清先生常來杭州吧？』看到他在望着遠遠的山。

『不；只來旅行過一次。』

『那末，我們飯後可出去頑頑了。』

『很好，那樣很好。明倩小姐是常住在杭州？』

『是的，我是本地人。』

『杭州地方真好，的確是一個天堂。』

『你是那里？』

『我是——宜興。』

『下半年你來不來杭州？』明倩看他很像一個中學教員，而且是國文教員，也許潘之曉就是他自己，因此她想他畢業了也許會來到這里一個什麼學校教書，便不覺這樣脫口問了出來。

『下半年？你有什麼事？』他以爲她那時還要請他來。

『哦，沒有什麼事，我只是這樣問問。』

他不說什麼。

他們都沒有再說話，直到侍者來問要茶還是珈琲。

『珈琲，』明倩望了望希清說。

『我也是咖啡。』

『先生小說寫得很多？』明倩接續了剛才的談話。

『不；就只在「今日小說」上所發表的幾篇。』

『真好，真感動人。』

『對咧，你說你喜歡「玲子小姐」，而且要告訴我你爲什麼喜歡它，現在就請你告訴我如何？』希清所早想問的這個問題，現在一有問的機會，就把它捉住了。

『講倒又似乎很不容易講了，而且，要是講了，也許你會笑我。』

『不會的，我決不會笑你的。』

『等一忽兒我們到外邊去講好嗎？』明倩微笑地要求着。

『好，好，』希清一口喝完了他的咖啡。

明倩在從想到要寫一封信給希清的時候起，一直到她親眼看到他的時候止的一段時間內，在她的意識中潛伏着一種類似偶像崇拜的意識。她只盼望希清能應她的要求來杭州，只要他能來，不問他對她的態度如何，她就滿足了，可以不再有別的

要求。可是在她第一眼看到希清的時候，她似乎有些感到失望，然而這似乎的失望也是下意識的，並不是明顯地被感到。她還有一點感到不自在的就是希清不大說話，話不說，她便感到時間的壓迫。同老金在一起的時候，她就沒有感到過那種壓迫，因為他他很能講話，而且是能使她滿足而又舒適的話。因此雖然她有些恨他，却並不討厭同他在一起。現在同希清在一起，她感到有些吃力。也許雖然他的年齡要比她大幾歲，他比她更怕生，她想。她想用什麼方法引起他的興緻來。

希清呢，雖然他這樣那樣地猜測過，他想不到那寄信者真會這樣年輕。他看到了這，他心中有些怕。他莫明所以地感到他自己是在進行一樁不可告人的事情。對明倩本人，他又苦於看不透。那套學校制服同那環境真不調和，可是同它的穿着却不很適合；他想不出怎麼她會硬把它們牽在一起。最奇異的他看到她在新惠中的樣子很熟，可是無論從那方面看，她決不會一個零賣者。她爲什麼要他來？他真想知道。

道那究竟。

飯後，明倩問希清要到什麼地方去；他說找一個什麼地方去坐，她便提議了西冷印社。是五月上旬的天氣，雖然進香的期間已過，去游玩的人三三兩兩地還有一些。希清和明倩選了一個比較清靜的座位，向那隨來的侍者要了一壺龍井。

『龍井你去過沒有？』明倩順便問希清。

『去是去過，可是怎樣的情形却記不大清楚了。』

『憑你所記得的，杭州你最喜歡什麼？』

『還是湖，』他一邊說，一邊望着裏湖，再越過白隄，望到外湖。

『回頭我們去坐划子如何？』

『好——的，』答得有些吞吐。『你家裏不會等嗎？哦，對不起，我可以問到你的家嗎，比如說有幾個人？』

『自然可以，連我三個人，那兩個是母親和一個弟弟。好的，索性讓我講下去——你剛才不是問我爲什麼愛「玲子小姐」？』

他微笑着，可是沒有說什麼。

她喝了一口茶，說，『因爲我的狀況有些像那小說中的玲子。我看還是讓我從頭講起好，從我的父親死起頭。我的父親是前年死的，那時我是十五歲，家裏一些積蓄都沒有，不知母親費了怎樣的心力才把父親的喪事料理舒齊。父親死後的生活感到了說不出的困難。那時有一個我們的親戚從上海來，同着他所在做事的店舖的主人。那店主姓金，他看到了我就存了一種壞心思，』講到這裏，她的眼皮向下沉着；手握着茶杯，可是並沒有喝着。

『那時你是十五歲。』

『是的，十五歲。他，那姓金的，對我的親戚說，他願意負擔我一家的生活

費，要是我——」眼皮又沉了下去。

希清望着她不說話。

「就是這樣，」她這樣補足了一句。

「他倒沒有要你上海去。」

「沒有；她說讓我繼續讀書，待中學畢業了再說。」

「那樣說來，那位金先生的心思也並不怎樣壞？」

「因為他沒有要我上海去？他上海有夫人，還有莫名其妙的女子，而且，他會

杭州來，」說到這里，臉上有些紅。

「哦！」

「希清先生！」

「噢？」

『在你的作品中，你很同情可憐的女子，而常爲她們想辦法，你可不可以爲我想一個辦法？』

好像吞下了一塊冰，希清的一些稀薄的浪漫的情緒都給它冷散了。於他，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正在要爲他自己解答的。而且他還感到他的處境還不如她的，這叫他從那里答起？可是他又不能不答，於是他說。

『要是你不見氣的話，其實你那一個就可說是你的辦法。女子的找男子，正如男子的找職業，很少能找到稱心如意的；可是在真不願意時，你可試換一個。就我講，我已說過這個學期我要畢業，畢業後也要找一個職業，可是到現在爲止還是一些頭緒都沒有。也許我的職業就會是寫小說。那可說是一個我心愛的職業，可是不能靠此生活却毫無把握，正如一個女子找到了一個心愛的，於生活却無把握的男子一樣。還有在職業以外，一個人可以做一些他自己所喜歡做的事情，如做打字的

空來可畫畫吟詩之類，那麼一個女子，在她的職業式的男子以外，爲什麼不可再找她所愛好的男子呢？

『你說你要我爲你想一個辦法，這，要是我有錢的話，很簡單，就是那位先生所爲你的生活費我來出，那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可是在事實上辦不到，因爲我沒有錢。』

『或者，明倩小姐，我上面所說的就可說是一個我所爲你想出的辦法，只不知你願不願接受？』

在希清一直講下來的時候，明倩的思緒也一直在沿着滾；她聽到說女子在一個職業式的男子以外還可有別的男子，心中非常愉快，而且急速在找一個心愛的男子，便找到了希清。她尤其喜歡的是她聽到希清說他沒有錢。她恨透了錢。她突然愛上了希清，她愛他那瀟灑的態度，他那誠摯的言語，甚至他那樸素的服裝。可是

她覺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把這話對希清說出，她在希冀地望着他。

希清看到明倩不說話，好像在沉思，想他的話一定已使她不高興，便在自責話說得太直率。看她好像是被困的小羔羊，很動人。他在罵自己怎麼沒有錢。要是有錢呢？他心中感到不安，便求恕似地說：

『我說得太過火了，請你！』

『不；我真快活，我真快活你說了這樣的話。是的，你給我找到了一條路，我的路就是你。』

『你不討厭我嗎，明倩？』

『不；我愛你！』

希清忽地站了起來，走到明倩身旁，緊執着她的手：她也站了起來，一起走到石欄邊頭。他們在凝望着籠罩在暮色中的遠的山，近的水。他們的心也融和在山的

林徽音

西冷的黃昏

心與水的心的中間。

二四二

愛的徘徊

林徽音

此
页
空
白

『……是三小姐？哦，你們的電話好難接——到你小姐那里，至少要經過三道防線……我是誰？你聽不出？……對咧，你當然不會聽得出……讓我告訴你，我是朱惠克，朱——惠——克——……哦，是的……那天你表演得實在好……真的，並不是有瞎恭維……有一些小事情……明天藝術會開常會。要請你出席……那沒有關係——誰都歡迎你入會……不好，一定要請你去……十二點，在 Florence……我用車子來接你……好，再見。』

朱惠克在一個西書舖做總經理，除出了辦公時間，他都是在家，因為他有一個很好的夫人，他捨不得離開她。他有的朋友嘲笑他，說他怕他的夫人，因為在他結婚以前，他並不是一個這樣地安分的人，可是結婚以來，他就給他的夫人管住了，簡直是『非公莫出』。惠克的分辯是：在結婚以前他到處亂跑無非爲要找一個女人，現在既然給他找到了一個，而且是人世間最好的一個，他爲什麼還要出去亂

跑？他的朋友們聽到了他那麼說也不好意思再說下去，要再說下去就似乎跡近挑撥了；而且他的夫人也的確好，是值得他那麼滿意的。可是近來他有些壓止不住自己，這是開始於看了馬曼南的表演以後，就是他自己也能領略到這個。

那天。曼南所表演的是『五月之後』，是惠克的一個歌劇。既是自己的劇本上演，惠克總想去看一看，他就去邀他的夫人；只是他的夫人已有了七個多月，怪沉重的，不想去，就讓惠克一個人去了。惠克不知怎地特別感到了輕鬆。

曼南表演得那樣地精妙，惠克覺得不知要比他自己的劇本好多少倍。他的心中在感謝她。而且似乎曼南本人也要比他的五月之後好一些，可是這只在他的腦中一閃，他不敢確定它。可是他也感到不滿的一點，就是那扮王后的侍臣的一角的劉濟先演得太壞了。他不覺想，『要是我自己去演那一角多好！』

戲一完，他便到後台去，去向曼南致他的銘感之意，致他的欽佩之意，曼南也

祝賀了惠克的成功。他不能久耽，說了過一天去看她，便同她告了別。

說過一天去看曼南是隨便說了的，可是惠克漸漸地認了真。他想去看她：想到這，他的心中便跳着一種從來所未有的跳，跳得他心蕩。他想去看她，可是他找不到一個可去看她的理由。無緣無故地去看她是他所不願意的，因為要是無緣無故地去看她，不要說她的夫人知道了會不答應，他怕他的什麼朋友會說他又碰到了一個比他的夫人更好的女人。可是要不去看她又辦不到，因為他的心那樣奇怪地跳着。終於給他想到了藝術會。他是藝術會的理事，每月一次的聚餐會式的常會是由他召集的。因為到的人越來越少。藝術會的常會已遲延了好久，這正是可以開的時候了。他便這樣決定了召集那常會。

那天是星期六，惠克下午沒有事，照例是在家陪夫人；只是因為藝術會開常會，他又不能不去，他便在他的夫人的前面說明了那原由，並抱了歉，他從他的夫

人總算得到了他遲一些回去的許可。十一點半他便離了他的辦公室，要車夫把他開到了曼南的門前。按了門鈴，車夫對那開門的人說李先生在接三小姐。

過了二十分鐘的樣子曼南出來了，車夫開了車門，她便走了進去。惠克沒有下車，因為他知道一定有曼南家裏的人在望着他的，他不好意思下車去接曼南。

「哦，小姐的上裝！」惠克待曼南坐定了說。

「對不起，勞你等。——你爲什麼不預先打一個電話來？」

「我怕經過那三道防線。」

「少爺，上——？」車夫旋回來問。

「福倫飯店，」惠克說；接着他又問曼南道：「你們的電話怎麼那樣地嚴密？」

「對咧，你昨天電話裏說什麼三道防線，今天又說三道防線，究竟是什麼意思？我還不明白。」

『要接到你，要經過三四番的周折，六七分鐘的時間，多苦！』

『難道你要我在電話機旁等着？』曼南微笑地問惠克。

『不敢，我只想阿玉小姐聽到了要你聽電話就去請你。』

『真奇怪，你怎麼知道阿玉的？還有，你怎麼知道我是三小姐？』

『說穿了並不奇怪，是這樣的：搖了你的號頭，有人回答了，我問：「是馬公館不是？」「是的，係啥場化？」「我是朱先生，請你們小姐說話。好像她沒有聽到所說的，還是問道：「係是啥人，要啥人聽電話？」「係是啥人？」我學了一句。「我是阿玉。」「我是朱先生；請你們小姐聽電話，謝謝你，阿玉小姐。」「落里個小姐？」「曼南小姐。」「阿是三小姐？」「是的，」我想總是的。後來又有一位老太太來盤問了一遍；隔了好一回，才來了你。』

曼南想說話，可是車子停了，他們便下了車，一起走入了福倫。

一個不大不小的房間，中間一只長桌，按放着二十個坐位；長桌的四周還散置着幾張方桌。惠克和曼南進去的時候，已有三四個人先在那里；惠克便把曼南介紹了他們。後來又陸續來了幾個人，可是等到一點鐘，還是十個都沒有湊滿；因爲已有一點鐘，他們也不再等下去了，便開始了他們的午餐。

藝術會的有小姐參加這還是第一次，因此先生們都有些感到拘束。惠克看到了這個，覺得沉默地吃總不是事，便首先提起了『五月之后』。於是先生們突然被提醒了似地便你一句我一句恭維着『五月之后』的表演，還不免有順便恭維到作者的。這彷彿變成了『五月之后』的慶功宴。

席散，惠克還想約曼南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可是曼南說她兩點三刻還有別的約，不能不趕速回去。他便要求送她，她也答應了。

走進了車中，惠克說：『今天我特地抽出了半天想同你談談，可是——』

『真對不起，這個約是你昨天打電話來的以前就約好了的，否則我倒也很願意不回去。——今天的這餐飯吃得很有趣，我要謝謝你。』

『有了你在一起無論什麼都是有趣的，只是兩點三刻——對咧，那幸運的兩點三刻的約會者不知是誰，我可不可以問？』

『有什麼不可以問的？是濟先，劉濟先。』

『哦，是劉濟先！』

『你認識他，不用說？』

『是的，認識。』

『他要請我去看電影，你不想一起去？』她探問道。

『一起去，他請，劉濟先？』

『誰請倒沒有關係，你要請你也可以請的，只是，我看，今天就這樣分別了』

吧，有話我們有機會再談。」

「兩點三刻的約有沒有終結的時間？比如說電影散後，我可不可以再看到你？」

「我想今天不要再約了，明天或什麼時候都好，只要不要今天，免得太侷促。」

「那末，回頭叫我到什麼地方去呢？」

「你，你的夫人——」

「好，就這樣吧，我們有機會再談，」聽到了提到他的夫人，他有些不悅。

剛沉默下去，車子已到了曼南的門前：那里已先有一輛車停着，他想那是劉濟先的，原來他已在她家裏等她。他以一個淡淡的「再見！」應了她的「再見！」而似乎無所流戀地要車夫向前開了去。

電影散後，濟先和曼南到滬西的一個花園舞場去吃冰。

『看戲見吃力，尤其像今天的那種說教性很濃厚的戲，』曼南不滿地說。

『今天是我不好，要你去那個戲。——好了，現在好舒服一回了。』

『這個地方坐坐的確不錯。』

『已五點多了，怎麼來茶舞的人這樣少，』濟先望了望亭子式的舞場。

『今天我不想舞；你要舞，你可以去同舞女舞。』

『你不舞，我還會舞？還是這樣坐坐的好。——對咧，你不想打小哥而

夫？』

『不想打。我很疲倦；爲了那個什麼藝術餐聚會，我沒有睡醒。』

『他們聚會的時間實在不適宜，聚在中上；到的人多不多？』

『一起只有八九個人。』

『這次怎麼朱惠克忽然想到要你去？』不解似地。

『你還只看到表面，在實際上，這次會的所以召集恐怕就只爲了要我去。』

『怎麼他忽然對你這樣熱忱？』

『你只是忽然，忽然地；其實你自己想到了答案，却要我來說出來！』

『沒有；我實在不知道。這樣說來，你總知道的了——那末，他爲什麼忽

然——哦，對不起，又說了忽然——對你這樣熱忱？』

『無非爲了我把他的「五月之后」演出了名。』

『我看還有對於你的人的問題。』

『你說不知道，你却推測到那麼遠！』

『你看會不會？』

『會什麼？』

「朱惠克於你本人會有問題。」

「什麼問題？我不知道！」

惠克送走了曼南不知道自己要到那里去，因為他好久沒有這樣一個人跑了，覺得可去的地方似乎很多，結果却一個都決不定下來。他想到最不要的是去看電影，可是他也同樣不絕地想到曼南有兩個人在一起看。最討厭的曼南竟還提到他的夫人；好的，他就回到他的夫人那里去。

到了家，總似乎遺失了什麼似地，惠克有些不大安定。平常他愛對他的夫人說那位小姐對他笑一笑，或者那位夫人說他怕老婆，以挑撥他的夫人；待他的夫人撒嬌到某一程度，他便湊趣地說，她們無論怎樣，總不及他的夫人好。於是，他的夫人笑，他自己也笑。可是這次却有些不同，他非特不肯把見到曼南的事情告訴他的夫人，他還怕他的夫人會從什麼痕跡看出這事實。所以他不能不裝得泰然。他在

恭維他的夫人的眉微變得多麼美的時候，他又想起了曼南。他恨他自己的會這樣想起。他甚至懷疑自己是想起了曼南的眉毛才那樣恭維他的夫人的。他心裏在罵自己沒出息。

『曼南有什麼了不起的呢？』惠克在說服自己，『要是同他的夫人比？要她到什麼地方去坐坐都不肯！』

『可是她說，』他又繼續想，『她也很願意不回去，要是沒有那個約，而且那個約又在他的約之前。她還說再約個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只要不是今天，那末我為什麼不約她明天呢？我真是個蠢物！可是為什麼不能約今天？難道今天她整天地都給那，那，那劉濟先佔有着？她怎麼會要劉濟先這樣的一個人！』

星期日惠克沒有出門，星期一到了辦公室，他看了一些來信後，便開始寫着：

『曼南公主：

「這兩天我那創造過「五月之后」的心經又重臨到了我。

「五月之后」既由你上演而成功，這次依舊請你幫我捉住它如何？

要是可以，請坐原車到 Florence 來吃飯。

惠克。』

寫好了，他看了幾遍，看有什麼語病沒有。他覺得公主二字不大妥貼，可是他想不出別的稱呼來代它，他就讓它留着。他看時間太早，還不能叫車夫把信送去。他想打電話，可是他拿起了聽機，又把它擱下了。

他在一份份地翻新聞紙。

曼南已同濟先訂了婚，可是是瞞着人家的，因為她怕人家得知了會笑。其實濟先並不是一個過不去的人，只是太忠厚了一些，因此在上海不免稍稍吃虧。因為忠厚，曼南要把訂婚的消息祕密着，他也就祕密着；曼南說要到什麼時候才結婚，他

也就等到什麼時候。他待她那麼好，使她不好意思不嫁他；而且不嫁他，她就沒有什麼人可嫁；而她又這樣地需要嫁人。因為要是她自己不嫁，她的家庭會嫁她；而家庭爲她找對手，不一定會是她自己所喜歡的，而且家庭代找了，就證明她自己找不到，要是自己連一個男子都找不到，那是太可羞辱的事情。她便決定了要嫁濟先，一到時機成熟，她便會把結婚的日子宣布。

雖然說曼南並不愛濟先，可是並不是說她沒有愛過人。她是愛過的，只是都沒有適合到結婚的一點。就是現在，她心裏有些愛惠克，可是他自己有夫人，她只好把它壓遏着。那天她看到他快快的樣子。她也很覺不安，而且她也很願意把她自己的意思告訴她。

惠克自己先到了福倫飯店，然後讓車子去接曼南。

『難道你再要寫一個「五月的公主」？』曼南一進房間就這樣說。

『是的，是的；哦，不，我發見了一位五月的公主，』惠克一邊站起來迎候她，一邊說。

『五月的公主，是一個多美麗而誘惑的名字呀！』

『因為你是美麗而誘惑的。』

『你要這樣地瞎拉扯，我可不依。』

『誰說是瞎拉扯，你自己到那邊鏡子中去照照就知道。』

侍者進來問要不要就來飯。

『我不餓，我不想吃，』曼南說。

『我也不餓。飯慢些，』惠克對侍者說，『你先來一些什麼水。』

侍者拿來了兩瓶汽水，給曼南和惠克各自斟了一杯。

『我的公主，』惠克對侍者出去了對曼南說，『請喝一些仙液。』

『不要這樣肉麻，怎樣我是你的公主？』

『一些也不肉麻，要是你知道了我這兩天怎樣過的，你就不會再說我肉麻了。』

『你這兩天怎樣過的，還不是陪着你的夫人？』

『請你不要提起我的夫人，上次你提起她也使我沒有話說。』

『爲什麼呢，不是人家說你很愛你的夫人嗎？』

『不要提起她並不就是說並不愛她，只是我不願意在別一個女子前面提到她』

。』

『哦，別一個女子！』

『請你不要——』

『你又有夫人，又有別一個女子，多奢華！』說了站起來，走近鏡前。

惠克也站了起來，走前去。

『哦，今天你是請我來吃飯的，我不該同主人門口。』

『請你原諒，讓我——』

『可是，我已說過，我並不餓，我想走了，』對鏡照了照，旋過來想走。

惠克執住了她的手，說，『曼南，你要知道，我愛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樣地愛你。』

曼南心一動，想說，『我也愛你，』可是沒有說出來；說出的是『同時也愛你的夫人——既然說到愛，我就不能不提到你的夫人，這是要請你原諒的。』

『是的，我愛我的夫人；是的，我愛我的夫人，』惠克不肯承認愛曼南是爲了他的夫人不如她；還有他覺得曼南對於愛太熟練了，他倒反而有些怕她；而且只知道自己愛曼南，却沒有到以後的步趨，因此給他一逼，他只能那樣賭氣似地說了。

曼南看到惠克的痛苦，可是她不能醫治他，而且她自己也並不是不痛苦；她便說：『我很喜歡聽到你那樣地愛你的夫人，我很慕羨她；現在我決定要結婚了，希望也可以得到一個這樣地愛我的男子。』

『同誰？』

『劉濟先。』

『哦，劉濟先！』

『我想就在這星期六，請你和你的夫人來。』

『我們還是可保持我們的友誼嗎？』無可奈何地。

『我怕不能，因為男女之間就很少有友誼不是？』

『想不到你這樣地恨心！』

『只因爲你自己的愛太多了的緣故。——再見！』

惠克在恨，不知是恨曼南，還是恨他的夫人，還是恨他自己。

(一九三三，七，一一。)

林徽音

愛的徘徊

二六四

空閑少佐

穆時英

此
页
空
白

一點不含糊的，就在空閑少佐的後邊兒，手溜彈猛的炸了起來。在脚下沒多遠，有人叫媽，一回兒便咬緊了牙哼唧着。慘哪！神經纖維組織那兒像一萬隻蚱螞在爬着那麼的難受。一陣冷，覺得血順了脊梁蓋兒往下淌。帶了傷咧！

東京的年輕的妻和才六歲的孩子浮到眼前來了，是的，他家是在東京郊外，門口有盞大紙燈籠，兩盆精緻的小盆景……挺着槍刺，咬緊了牙的自家兒的部下儘搖晃……家的四邊是有櫻花的……只聽得各式各樣的槍聲。眼前的人，慢慢兒的模糊起來啦，便倒了下去。也不覺腰下那柄軍刀墊的疼。人，人……槍刺，鋼盔……子彈呼呼的掠過去……天，廣大的天空，蔚藍的天空。天小了下來，變成灰白的，這不是妻的臉嗎？槍聲，手溜彈的爆炸聲遠了，浮在空氣裏邊，越浮越高，越來越遠啦，接着便一下子，什麼都沒了。

在做夢吧？迷迷糊糊的，像有誰在走到身旁來，像有什麼溫柔的東西接着自家兒的腦門。一用勁，猛的一下子睜開了眼。眼前是一片白，在空中飄蕩着，慢慢兒的清楚了起來。按在腦上的是一隻女性的手。牀沿那兒是白的看護服。再仔細一瞧：白床巾，白椅子，白小机，白牆壁，白窗紡，一種舒適安逸的感覺。

沒死嗎！

便一邊抬起眼光來，一邊想；「是在東京病院裏不成？」

可是把手按在自家兒腦門上的並不是妻，却是個支那女子。別的病房裏的哼唧，門外在走着的人，遠遠的汽車喇叭……：慢慢兒的跑到聽覺裏來了，她挪開了手，低下身子來，輕輕兒的問：

「醒了嗎？」

淡淡的香氣癩瘡看。自家兒的臉上是一雙透明的眼珠子，友誼的笑勁兒，體貼

的臉。想點一點頭答應她，剛一欠身，脊梁蓋兒就刀子扎着那麼的疼。

『別動，你傷得很利害呢。靜靜兒的躺着。我等回兒再來瞧你。要什麼你叫我
就行。我姓黎。』

甘蔗味的北方話，在北平使館裏當過三年武官的他聽起來是很親切的。她把他
胳膊放到被窩裏邊，把被窩拉到肩上便走了出去。

屋子裏只有一個人。

要是傷好了的話。我要天天替她祝福，這支那的女兒是這麼小心地看護着我
呵！看護着她的敵人，是俘虜呵。俘虜哪……俘虜哪！家裏準以爲我死了咧

大海的那邊兒，在細巧的紙紮燈下，在櫻花裏邊，在明秀的景色裏邊，有他的
家，小小的矮屋子。出發的時候兒，妻在太陽旗，紙紮燈和歡呼的聲音裏邊低低兒
的哭泣着。兒子牽着他的武裝帶：

『爹，你上那兒去呀？』那麼麗麗拉拉地問過他的。

妻呵！兒子呵！在海的那邊兒哪！多啞再能和兒子一同到上野公園去打棒球？軍部裏一定以爲我是死了：我是在被包圍在敵人陣地裏苦戰了兩天的。朝日新聞上會記載着我的戰績，我的名字會放在戰死者的名單裏邊，妻也許已經領到了撫恤，她會在深夜裏躲着哭，給兒子瞧見了便會纏住她問：

『媽，怎麼啦？怎麼啦？』不依地。

他們不會知道我還活着。不會知道我是俘虜，支那人的俘虜呵，軍部知道了會怎麼着呢？押回國去？逼着我自刎？總免不了死的。爲什麼不死在廟行哪！支那人的俘虜……

翻了個身，脊梁蓋兒上猛的又疼了起來。不由呀了一聲。

門開了，黎姑娘走了進來：

『怎麼啦？』坐到床沿上。

討厭！她爲什麼要那麼小心地看護着我呢？帝國軍人是不偷活的，她以爲我也像支那人那麼怕死吧。討厭的，壓根兒就不用把我弄到這兒來，讓我死了豈不好。我得對她說，不用她白費心，可是她是那麼小心地看護着我呵！

『我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已經四天了。X師長特地派人送你來，』

『是的。』

『X師長？不是X X X嗎？』

『不是個鬍鬚很多的人嗎？』

『對了！』

『呵……』

說到這兒便默望着天花板，記起四年前的好友了，X師長是他在步兵學校時的同學，他們曾角過力，曾一同地上帝國劇場去，他受教員罰令立正一點鐘時，X師長替他不平過的。可是現在是敵人咧。他們的部下互相攻擊着，大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拚。X師長不是他的好友嗎？那麼爲什麼？爲什麼？這就是戰爭，就是愛國嗎？

屋子裏充滿着藥品的氣味。黎小姐坐在那兒，素潔的裝束使他想起了聖女瑪利亞。肚子有點兒餓了。

「黎姑娘，我可以吃東西嗎？」

「餓了不是？」

「有一點。」

「你躺着，我去拿。」

瞧着她走出門外，門把他的視線隔斷了。

靜靜的太陽光照在窗紗上，空氣裏帶着花香。她剛才坐着的地方兒，有一種暖和的，芬芳的有機體流着。她有雅致的儀態，均稱的胴體。想起那兒看過的一本小說上傳奇的戀愛了：好像是一個美國軍官和德國女間諜的一段孽緣；呵……呵……可是哭泣着的妻的臉猛的湧上來啦。

黎姑娘走了進來，拿着一杯牛奶和一塊白食巾。把牛奶放在床前的小机上，幫着他豎起身子來。

『創口疼不疼？』

『不，嗯。』便忍着疼靠在床欄上；床欄在他闊肩膀的重量下，吱吱地哼着。把牛奶拿給他，替他把食巾放在面前。猛的一串眼淚擠到眼眶子裏，趕忙把牛奶和眼淚一同地咽了下去。

「黎姑娘，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你太好了！」

「靜靜兒的躺着吧，你不能多說話的。睡吧。」

閉上了眼。她站在床旁。一回兒他打起鼾來，可是並沒睡着，聽着她踏着脚步走出去，門輕輕的闔上了。他睜開眼來望着窗紗。

不知那來的傷感蕩漾着。

夜是溫柔而靜寂的，慢慢兒的從窗外溜到屋裏來了。

黎姑娘闔上了門。走廊上沒一個人。走到窗前，靠着窗，臉貼着窗紗，儘想。

就在那屋子裏，躺着她看護着的人。昏迷了好幾天，以爲他要死了，不料又醒了回來。一個重傷了的人在自家兒的看護下又活了回來，真是夠高興的事。

黎姑娘笑。

可是他不是她的敵人嗎？死了不好嗎？死了倒也很可惜的。他有一個強壯的身

子，臉是黑了點兒；那濃秀的眉毛和沒有雲的天空似的眼珠子死了真是太可惜呵。可惜嗎？恨他吧？恨他吧！

便找着恨他的理由，可是却連一點厭惡的情緒都沒有。

記着！就譬如我一家子全叫他給殺了，譬如自家兒給他，呵！便瞧見自家兒給他逼着，給他扯掉了衫子……吓，胡思亂想什麼。不會這麼的。很懂事的人。今天他不是很有禮貌，甚至有點溫柔的嗎？可是恨他吧！爲什麼要替他換綳紗，換藥？爲什麼那麼小心地看護他？爲什麼？早就應該扔了他不管，讓他死的。爲什麼不恨他？恨他呵！敵人哪！就譬如——

一個聲音，輕風似的低低的吹來！『黎姑娘，你太好了！誰在說呀？夜嗎？窗外的夜嗎？可是夜是靜寂的。』

一雙夜那麼溫柔的眼珠子在窗外閃。恨他呵；可是那雙眼珠子却酒似地流進來

啦。但閉上了眼——是有點兒醉咧。

醫官側着腦袋診了脈，從他嘴裏把溫度表拔了出來，對着窗子望了一望。

『大夫，不要緊吧？』

幸虧你生得強壯，總算捱過了。現在熱度退了許多，心臟也很康健，只要靜養幾天，便可以收口的。說着便替他在胳膊肘上打了一針。叫他翻過身去換綳紗。

一層層的綳紗解了下來，裹着藥棉的鉗子擱在創口裏。黎姑娘的手在那兒按着，輕輕兒的。疼得歪扭着臉，抓住了床沿忍着。酒精的氣味很濃。這麼看來是死不成了。死呢？還是不死？

黎姑娘的手抱到腦袋上來啦，撫着他的頭髮，柔輒的說：

『疼嗎？再忍一回兒就完了。』

臉上痛苦的縐紋都平了，太息了一下。沒有痛苦，也沒有傷口似的，他想跪在她脚下，虔誠地向她頂禮。她不也是很可愛的姑娘嗎？她是支那人，可是要殺她的心思却一點也沒有。如果有誰傷害她，倒怕會去救她的，不顧性命地。

涼快的綳紗一層層的綳着，還有點兒疼可是心裏却像穿了燙得很平的軍服似的爽朗起來。想說些話，想笑，像春天就在窗外等着他似的。連自家兒也莫名其妙地問着；

『大夫，我可以抽烟嗎？』

『再過幾天就可以了。』

『空閑君，身子還弱得很呢。沒瞧見自家兒臉吧——多蒼白呵。』

他不說話，只那麼地瞧着她。現在是什麼都扔了，武士道，自殺，戰死全不想。樂得身子要炸啦。

『你要什麼儘說，我可以打電話去問×師長要的。醫官說着便出去了。』

『黎姑娘，我很想見見×師長呢！』

『他很忙，怕抽不出空兒來吧。』

『只要還活着，總要見他一次呵。』

沒話可說了，他想着這位爽直的老友。還記得他有一次晚上括鬚髯，第二天早上起來又長滿了，恨得他把下巴括得全是刀痕，害大家笑痛了肚子。不由地又笑了出來。

『笑什麼呀：』

却見黎小姐不知多階跑出去的，正從門口那兒走過來，拿了一身襯衣。

『我笑×師長。我們在步兵學校讀書時，他的鬚髯長得頂快，頂硬，一晚上就長得挺長的。』

『真的嗎？』也輕輕兒的笑了起來，把襯衣放在床上道：『X師長是你的好朋友不是？』

『弟兄似的！』

『X師長時常打電話來問候你的，今兒又巴巴的叫勤務兵送襯衣來。其實他不送來，我們也要替你換的，已經很髒了。』

『真的，我不知道該怎麼報答他咧。多嚙他再打電話來，替我說一聲兒我掛念他吧。』

『報答那類的話是不用說的，空閑君，就希望你回到國裏去反對戰爭吧。』深怕使他爲難的神情。『可是我幫你換衣服吧。』便揭開了被窩，替他換上了褂子。『多下來的讓我自家兒來吧，不好意思的。』

她臉紅了起來，赧赧的。他覺到自家兒的話有點兒輕薄，就搭訕着把被蓋上了。

『不好意思再勞動你咧。傷口倒不疼，這點兒事情自家兒還做得動。』把換下的褲子交給他。

她接了褲跑出去。瞧着她的背影，一種異樣的感覺湧上來啦。要是我不是她的敵人多好呵。她好像有點兒——

至少不討厭我。要不然，爲什麼這麼小心地看護着我哪！我不是殺過許多支那人的嗎？也瞧見過自家兒的部下姦死支那女子，却並沒責罰他們。

心裏膩煩着，憎惡着自家兒。爲什麼要殺他們呢？對他們是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惡感的。可是，在步兵學校裏，教員們不是告訴他征服支那是帝國軍人的義務嗎？真有點兒和她迷了咧！怎麼懷疑起這些來了？應該死的，給手榴彈炸傷的時候兒就該死的。就是現在也該立刻自殺——只要幾天不吃東西就行了。可是妻願意他死嗎……？

春天快來了：窗外是那麼可愛的夜色呵！穿着新的襯衣真是舒服，住在病院裏，讓黎姑娘那麼的姑娘陪着簡直是幸福的。這些幸福不是X師長給我的嗎？這鬍老哥近來不知怎麼了？四年不見咧！怕牙齒上面也長了鬍鬚吧。哈哈！真想不到的，現在我們竟在這兒變了敵人了。在學校裏想到現在這麼的情形，誰也要笑的吧。敵人！要是他對我說：

『空閑君，我要槍斃你，你是我的敵人。』

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要是我對他這麼說，他也會當我神經錯亂的。我不
用瞧見他，也不用聽見他，只要把手在他臉上摸一下就能認出來的——這熟悉的鬍
鬚呵！能夠再在一塊兒住一夜，就像在學校裏那麼的，我有一枝好烟，他想分一
半，我不答應，就扭在一塊兒倒在床上，把那枝烟搶得稀爛，大家喘着氣罵：多
有味兒！我們怎麼會是敵人呢？爲什麼要打？爲什麼？誰也不希望打的。誰要打

呀？：呸，不要臉的，帝國軍人的氣節全給我毀了！這麼的主意，給人家知道了，誰也要罵我的。死吧！怎麼能做支那人的俘虜哪？死吧……死嗎？可是活着總是好的。譬如烟捲兒，死了就沒福抽。竟一個心兒想起抽烟來啦。

『只要能抽烟，就是再過幾個月也不會寂寞的。』

警官每天來兩次，來了總跟他談一回兒。日子很容易的混混就過去了，又像很長，很不容易混過去的。

一見黎姑娘走進來便問：

『今天可以抽烟了嗎？』

總是笑了笑，騙孩子似的：

『寂寞了不是？』便坐下來：『我和你說閒話兒，好不好？』

黎姑娘是很會說話的，一種黏性的聲音，像剛學說話的孩子似地。談着東京的不忍池和上野公園，X師長，北平的風俗和西山。把泣也忘了。哭泣着的妻也忘了。

再有誰向她說在她前面躺着的那個年青人就是殘酷的日本軍官，她也許不會相信的。他的性情兒她全摸熟了。她知道講什麼話他會高興，講什麼話他不愛聽。他也知道冷，知道熱——不也是很可愛的人嗎？

空閑少佐的思想也有點變了。他不再想到自殺，不再想到戰死的光榮，有時也會猛的覺得自家兒是卑鄙的，不配稱帝國軍人。可是爲什麼帝國軍人一定要自殺呢？便固執地向着自家兒問。這是武士道的精神，這是大和魂！可是大家親親熱熱的豈不好？戰爭！爲什麼來着！

黎姑娘不在的時候兒却覺得寂寞，一種淡淡的哀愁會浮上心來。就低低地唱着俳句。

一張女人的臉，蹙着眉尖老浮在眼前，這是妻。那張臉却是很模糊的，再也記不清那嘴犄角兒是怎麼的了。怎麼能忘了她呵！苦苦地想着她的模樣兒，總引不起清晰的印像來。慢慢兒的那臉上長了鬚髭，胖起來了，清楚起來啦。

『空閑君，認識我吧？』那麼說着。

一回兒那張臉却又瀾起淚來啦。淚珠在搽多了粉的腮幫兒上流下來，劃出了兩條淡黃的線，鼻子下面和嘴的四邊也黃了起來；粉也沒了，胭脂也沒有了。瞧見過那張臉的，是在出發的時候兒，在太陽旗下，在紙紮燈籠和歡呼聲裏邊兒。接着便是也像自家兒那麼拐着兩條腿的孩子。不知道還能見到他們不能。軍部一定不讓我回去的。會槍斃我的！軍法！命令？紀律！要打的人去打吧！如果能活着回去，我是不願意再打了。

成天的那麼想着；妻的臉，×師長的臉老在窗紗上，在天花板上存在着。可是

那麼地儘想着是痛苦的！一口烟把那些噴了多好！

第一次抽到烟的時候兒樂得百嗎兒似的。用尼古丁麻醉着自家兒，什麼也別想牠，飄飄地，飄飄地……從黎姑娘的手裏搶過那隻黃色的盒子，打開來，裏面裝滿了橡皮頭的英國烟，拿了一枝叨在嘴犄角兒上，和蔚藍的烟一同地。

『是師長送我的吧？』

『不，現在前敵打得很利害，X師長連聽電話的功夫也沒了。這盒烟是我送你的。不懂好不好，只是價錢還貴，大概不會十分壞吧。』得意地站在那兒。

聽了那麼的話，自家兒連話也說不出啦。望着她，並不帶一點兒感激的心情！這心情是和日子一同混過去了。

她不作聲，望着那一圈圈的藍烟，在想着什麼，又不像在想着什麼。意識上是一片空白，在那空白上却有一縷淡淡的雲影。她希望一些粗魯的動作起和瑣碎的

話。可是一有了聲音自家兒便會吃驚的。

她臉上的笑勁兒，困窘的視線他是明白的，很明白的。應該說些話的。說什麼呀！說感謝她的話嗎？不會是要我感謝她才送我一盒煙吧。美國軍官和德國女間諜，只得想起那本小說了。從烟裏邊望過去，她今天好像故意多擦了些胭脂。那張嘴像沒開透的櫻花！那麼的事真是糟糕的，她是中國人，我是帝國軍人呵！

尼古丁麻醉不了神經的時候兒是有的！

成天地壓到心上的重量又壓上來了。總有一天要回去的。不是槍斃就是再上前線去打。打支那人，打×師長！黎姑娘是永遠不能再瞧見了。住在病院裏的日子也會過去的。我再想起現在來時怕不是坐在牢獄裏便在地獄裏吧，報答×師長的日子不會有的；愛着黎姑娘的日子也不會有的；可是我是他們救活的人呵！就是在東京也不會這麼可感地看護着我的吧；軍部怕早就把我忘了，誰都把我忘了。×師長却

隔了四年還沒忘了我。友誼有時是比戀還堅強的，比夫妻的情緒還悠久的。妻怕也嫁了人吧？可是妻也很可憐的。呵，戰爭，我爲什麼要做軍人哪！現在反悔也遲了……

便痛苦地抽着烟。

創口慢慢兒的結了疤，鄉思也和疤一同地掉了。妻的影子慢慢兒自淡了下去，簡直不大想起啦。連自家兒是帝國軍人的事也差不多忘了。能夠老是這麼的過下去，倒也願意的。成天的和黎小姐廝混着，一離開了她就覺得窗子的太陽光也黯淡起來，屋子大了起來！簡直太大了，身子不知道擱在那兒才合式似的。見了她又妬忌着。健康的人是可以羨慕的。要是也能在地上走兩步呵！春天就在窗外，老坐在床上真是傻子。

「多嗜才可以下床哪？」

「再養一個禮拜就行了。」

「真想坐到太陽光裏邊看看廣大的天空哪！」

她走過去打開了窗子。第一陣風帶着新的生命吹進他的身子。晴朗的天氣，金黃的太陽光，笑聲全搶着擠了進來。汽車喇叭也頓時響了起來。在屋子裏的，在自家兒心裏邊的一切沉重的東西全給吹跑啦。

人像輕靈的鴿子在空中飛似的。

世界是活的。他也是活的。究竟是活着的好！說不出的歡喜。在田野裏散着步，和×師長一同地。他們可以卸了褂子摔跤。他要大聲地笑，哈哈地。他要摘一朵小青花送給——送給鬍老哥不成？插在他鬍髯上面嗎？笑死人的。應該插在姑娘的鬢腳邊，衣襟上。是的，他們還要帶一個姑娘，像——妻那麼的？黎姑娘那麼

的？

便瞧着黎姑娘。她站在窗前，半隻腦袋在太陽光裏邊，黑的頭髮，白的腦門，康健的腮幫兒，紅的嘴唇，彩色影片那麼的鮮明而活潑。帶她吧！可是黎姑娘也像鴿子那麼的在空中飛起來了。一回兒，窗紗也變了鴿子，太陽光也生了金黃的翅膀，輕靈地飛起來啦。自家兒是飛得太利害啦。

頭昏了。閉上了眼：

『可惜太煩了點兒。』

『可不是嗎？究竟還沒復原呢。』說着便去關了窗子。

『要是在鄉下多好！』

『鄉下全是兵呢。上海附近全給炮彈炸了！』

是的，全炸了。他就是毀了上海的人。他瞧見一大隊望不盡的部隊開拔到前線

去，全像他那麼的年輕，全是有妻子和孩子的，也許還有老年的母親。這許多人在炮彈下毀滅了。他們哆嗦着，扯掉了軍服，扔了步槍，想往後退，可是在督戰部隊的機關槍前倒了下去。沒有一個願意死的。他看見過有三個只十七八歲的兵士嚇得哭，瘋嚷嚷的。他們跪在他前面，可是他把他們拉出去槍斃了。爲什麼？爲了天皇陛下。爲了帝國。可是他們是什麼也不懂的孩子；而槍斃了他們的就是他！

他又瞧見積着血的窟窿，各色各樣的屍體，沒了腦袋的，沒了胳膊，腿的，漏了腸子的，掛在樹上的，壓扁在坦克車的輪齒下的，燒焦在木屋裏的……這裏邊有日本人，也有支那人，可是他們犯了什麼罪？他們誰也不想殺誰，可是大家都給殺了。這是躲在他們後面的人，那些壞蛋，那些騙子叫他們去打仗的。他們全死了，可是他們犯了什麼罪？什麼罪？

『黎姑娘，我是該死的人。我親手砍過許多支那人的，我也親手把自家兒的部

下槍斃過的。這許多人，許多人……」

打他幾下吧！馬上罵他一頓吧！罵他犯了罪的！

可是黎姑娘只說：

『誰的不是呢？你的不是嗎？不。壓根兒我們爲什麼打？可是別提吧，過去了還提牠幹嗎；你還不能太興奮。』可憐他的臉色。

他想跪在她脚下哭，求她饒恕。她却把話岔了開去。

『日子過得真快呵！』

『可不是，真快呵！』

第二天她跑進來便嘻嘻地說：

『空閑君，我們明天要搬了。』

『爲什麼呢？』

『你昨兒不是說太煩了嗎？我跟×師長說了，他叫把你搬到無錫去。』

『你留在這兒嗎？』

『不，我是專看護你的。』

『天哪！』

『怎麼啦？』

『我高興。』

就嘮叨地講着搬到無錫去後的事情。

晚上他獨自個想着。在步兵學校時也會晚上和×師長睡在床上談的，談着支那的女兒說自家兒很想娶一個中國妻子……坐在月色裏，是一座古舊的屋子，滿是蒼苔的院子裏邊，老柏樹上掛着紙紮的大燈籠和黎姑娘說着閒話兒。黎姑娘是應該坐

在月光下的。巴望傷別好起來吧。不好又怎麼着？好起來又要回去了。回去了又得上前線去，怎麼對得住×師長和黎姑娘呢？怎麼着才好？怎麼着才好呵！

過了三天黎姑娘和一個時常來替他診脈的醫官果真和他一同搬到無錫去啦。是在郊外？一個別墅裏，已經有好多人住在那兒了。園子裏有幾個醫好了的，腦袋上繫着綳紗，坐在那兒看報。頂失望的那屋子是洋房，可是那園子却很纖巧，那邊兒種了許多海棠花。在甬道上走着時：

「黎姑娘，別扶我，讓我自家兒走一下看。」

她放了手，並沒跌下去，只是身子太重了些，兩條腿沒勁，像踐在棉花上似的。高興着，笑着。

『能走路了！』

她像逗剛學走路的孩子似地，反着身在他前面向後退：

『來呀！到我這兒來！』

把他直逗到樓上。他坐躺在床上喘氣，從前攻擊蘊藻浜苦戰了三天兩夜也沒那麼累哪。

『不中用呵！』一邊這麼想着，一邊却：『能走路了！』高興着。

『累了嗎？我不該逗你走這許多路的。』

瞧見她懊悔的臉色便掙扎了坐起來：『沒累。我很高興。』

『我也很高興呢！你能走路！』

『我真不希望好得這麼快，只三個禮拜呢。』

『爲什麼……』

『好了不是要回去了嗎？』

她笑着『你不能回去的。』

『怎麼呢！』

可是猛的明白啦。俘虜！是俘虜！想跳起來罵她一頓。有點侮辱了他啦。可是她却做錯了事似的說：

『打完了就可以回去的。』

『可不是嗎？』

搭訕着便想開了。總有一天要回去的，回到海的那邊兒去，家裏去。瞧見了他，妻會怎麼呢？妻會樂得直淌淚，他要對她說：『我沒死，你瞧我還是我：能跑路，能說話。』兒子會扯着他抬起腦袋來，睜着大眼珠：『爹，你殺了多少支那人？』支那人！支那人……黎姑娘是支那人呀呵！×師長也是支那人！瞧，黎姑娘一眼，却見她正在那兒解行李。爲什麼要好得那麼快哪？好了便要回去的。先到師部。我挺着胸脯走進去；他們瞧見我沒死會奇怪得！奇怪嗎？可是我是被俘獲過的

的帝國軍人呢。我又沒自殺。我是應該自殺的，他們會這麼說。他們會罵我是帝國軍人的恥辱，會罵我是懦夫。他們會把我槍斃的。也許把我押回國去坐牢吧。也許……可是我曾經苦戰過，我的部下全打完了。也許他們說我勇敢。東京的碼頭上擁擠着歡迎勇士的人。『帝國的光榮』日日新聞用這麼的大標題記載着我的戰績。皇帝也許賜我徽章的。許多人會講着我怎麼克服了一個美麗支那姑娘的心……可是黎姑娘我不能再征她了。

情願不回去，沒有黎姑娘的日子怎麼過哪？

『空閑君，躺一回吧，累得滴了許多冷汗呢。』

黎小姐站在床前。

鑽進了被窩爲什麼好得那麼快哪……爲什麼好得那麼快哪……睡了。

近了，大了，一張臉慢慢兒的低下來，湊到他臉上停住啦。那張臉儘瞧着他，

一動不動的，憂鬱着。更大了！又低了下來，嘴唇貼到他的腦門上，暖的，更暖的兩顆淚珠，順着那長眼睫毛流到他臉上。那不是妻的臉？想伸出胳膊去抱住她，剛一動，却見那張臉猛的遠了開去，慢慢兒的變了；成了誰的臉？對啦，是黎小姐的臉。

黎小姐站在床前。

像睡了很久咧，怎麼黎小姐還站在那兒？只睡了一回兒不成？可是窗上的太陽光直照在那邊兒牆上，不像是傍晚兒。是的，是的，是第二天的早上了。

黎小姐憂鬱着，濡濕的眼珠子。

夢呢！還是真的？剛才吻我的就是她嗎？嘴上的胭脂像淡了一點，而且剛才臉上正癢癢着淡淡的香味。妻是沒有那種香味的。真的是她嗎？怎麼又夢似的一點實感也沒有呢？

『怎麼啦，黎姑娘？很不自在似的？』

『戰爭完了！』

可是引起的並不是高興的情緒，得回去咧，黎姑娘是一天天的遠了，遠了！有這麼一天得遠到瞧不見的。

『怎麼會完了？』

『我們退了，退到太倉。』

『呵！黎小姐，我也替你們很難受的。』

『倒不是爲這事難受。』

『那麼，爲什麼呢？』

『戰爭一完，你不是要回去了嗎？』

是的，要回去了。說不出話。半天；『可是，黎姑娘，我不會忘記你。還有×

師長，我總有一天要報答他的。』

報答嗎？再上前線去報答他嗎？還是也把他俘了來，擱在東京病院裏報答他嗎？回去了還是要上前線去的。可是，戰爭！討厭的！要不然就是槍斃。沒法報答他呢。就是黎姑娘也沒法再見她一面了。辜負了呵！

『爲什麼你是日本人呵！』

笑了笑，想找些話說，一句也找不到。

黎姑娘猛的回身跑了出去，在門口就掏出手帕來。屋子裏剩了他一個人。可是像有誰在向他說着：

『爲什麼你是日本人呵！』輕輕地，就在他耳旁，在他心裏。

爲什麼我是日本人哪？是帝國軍人哪？想到帝國軍人便瞧見了給憲兵押了去槍斃的空閑少佐，用軍刀擄通了肚子的空閑少佐，押在陸軍牢獄裏的空閑少佐，在報

上給人批評爲懦夫的空閑少佐……空閑少佐！數不清的眼珠子，輕視地望着加了手枷的他從甲板走到碼頭上去。孔雀羽上的眼珠子那麼多的嘴，講着他被俘虜的事，罵他，笑他，想那些幹嗎？要扔了那些怕人的幻想似的搖了搖腦袋，閉上了眼。說不定的！這種事說不定的！想想吧，我是苦戰了，兩天受了傷的！便瞧見自家給大夥兒抬在腦袋上面，在銀座遊行，羣衆歡呼着，拋得他一身的花。他走到皇宮天皇賜他勳章和爵位。他要站在播音器前演說——講什麼呢？講非戰嗎？人家馬上會把他趕下來的。別管他，總是演講就是了，日活映畫會社請他主演日支戰爭。不！我要反對戰爭。和黎姑娘的戀？不行！還是戰爭和戀愛混合着的傳奇吧。接着便想到自家兒應該怎麼表演的事了。

過了幾天，那天早上，他剛起來，黎姑娘在瞧着他吃早飯。醫官和一個粗豪的

男子聲音在門外說着話。

『就是這間屋子嗎？』

『是的，他見了你不知怎麼高興咧。』

『我們四年沒見哪，本是頂好的朋友呢。』

呵，他嗎，跳起來想去開門，黎姑娘猛的臉發青着，扯住了他的袖子，堆上了強笑，一時裏說不出話來。他抓住了她的手，手是冷的。他來了！來了！可是歡喜裏邊却有一種不祥的預感。緊緊的抓住她的小手，像怕她飛去似的。門開了。

『空閑君！』

一個穿軍服的，下巴鬍鬚的人走了進來，後邊兒跟着醫官，黎姑娘起來讓坐，什麼話也沒說，便走了出去。她好像一下子就飛去了，永遠不再回來了。他望着她，想拉住她。可是那鬍鬚笑着。猛的醒了回來。——

『×××！你嗎！鬍鬚還是那麼怕人哪！呵！』

那張臉比從前胖了些，人也胖了些，鬍鬚越發多了。

『哈哈！想不到我會來的吧？前幾天實在忙，抽不出身子來望你。許多地方待慢你了，還望原諒。』

『這話怎麼說呀？還要我原諒咧！正感激得不知怎麼才好呢。你坐。要沒你，怕早就沒活的了。黎姑娘又……』

一陣快要失去心臟的感覺猛的兜了上來。

『真想不到你今兒怎麼會來的。早飯用過了嗎？』

『騙過了。空閑君，我也替你歡喜，今天可以回去了。』

『真的嗎？』天猛的塌了下來，人是儘往下沉，不知道沉到多深。回去！不是回家裏去，是回到軍部裏去！

『真的。下班車就走。』看了看錶。『還有四十五分鐘。離城裏車站倒有一段路，反正你沒什麼行李，我們馬上走吧，到車上談去，可好？』

『有什麼不好？你倒老是那麼爽直的，一點沒變，黎姑娘呢？』

『黎姑娘不知那去了。我替你說一聲吧。』那醫官說。

『你替我說一聲！』

『怎樣？有點兒捨不了嗎？』鬚髭上面扮了張鬼臉。

『也好。你說我多謝她。大夫，一月來多費你的神，多謝你。』

『去吧？』

『去吧！』

走了出去。那張床，那床巾，那窗紗……呵，那些親切的老友！在這兒，在那兒，黎姑娘坐過的，站過的。在那屋子裏，淡淡的香氣還癩癩着。可是，現在他走

了！走到園子裏，却見黎姑娘正坐在那兒怔望着望天。

『黎姑娘！』

『去了嗎？』走了過來，像要告訴他什麼似的。

『有什麼話嗎？』

『沒什麼。』好久又說了一句；『去了嗎？』

他想說些話，可是說不出來，連謝謝也沒說！想抓住她的胳膊，可是只鞠了個躬。

『再會吧！』

她沒說話，望着他走到門口，坐上車。

車開了。他瞧見她跑出來，跑到門口站着，小啦！瞧不見啦！掉了什麼似的臉上陰沉了起來。人像浮在空中，沒着落地。在車裏，他笑着和×師長談同學時的瑣

事。談了許多，可是自家兒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坐在火車上，鐵軌在下面吱吱地哼唧着。窗外廣大的田野，拿着綠旗的鐵路工人，站在軌道旁瞧火車的莊稼人，茅屋……越走越遠了，無錫給扔在後邊兒了！只是一個心兒的想着黎姑娘，腦門上被吻過的地方兒像擦了油那麼的保留着一種甜蜜的記憶。可是這許多全成了過去的事啦。

×師長就坐在他對面，見了他不知怎麼的却有一種慚愧的心情。天哪！傷是好了，日子是過得很快的。黎姑娘呵！風景慢慢兒的糊塗了起來，鬚髯纏到一塊兒，像從給雨沾濕了的玻璃裏望出去似的什麼都看不清楚。

『空閑君！』那隻大手伸了過來。

『老×！我慚愧』便抓緊了那隻手。

空虛的！空虛的！世界小了下來。往那兒去呢？那兒去呢？世界小得容不下身

了。只有一朵友誼的火在前面！×師長是在瞧着他。

又到北四川路來了。心跳着。司令部門口的哨兵見了他便眯着惡意的眼，也不敬禮。草地上一大隊的兵士正在那兒休息着，却不見一個他的部下。全死了嗎？槍架在草地上。他憎惡這些輝煌的制服，發亮的槍。一個迎接的人也沒有呵。誰都像在瞧着他似的，都像在說：

『呔！還有臉回來？！』

他往樓上跑。碰到的人都冷冷地向他招呼：

『回來了嗎？』

可是他看得出他們的臉，他們整個兒的身子，他們的舉動，全是：

『呔！也有臉回來！』

天皇賜的勳章給摘下來了。歡迎嗎？羣衆把花拋在他身上嗎？播音嗎？日活映畫會社請他做主角嗎？闕！一下都完了。這兒沒有同情，沒有友誼，沒愛，有的只是冷笑。

推開門進去，白川見了他便：

『你回來了嗎？』

許多從前的同伴也在那兒。他向他們問好，他們却走了開去。桌子，椅子，桌上的筆，紙，空氣，每一個原子都在冷笑。

『我們已爲你死了！』

『我受了重傷。』

『所以就讓支那人捉了去，住了一個月嗎？』

『可是……』

『可是武士道的精神你也知道的，爲什麼你被俘獲時不自殺？』

『可是……』

『可是帝國軍人的氣節應該尊重的。下星期有船，你到東京跟軍部講去吧。』

『可是……』

『可是，空閑君，你辛苦了，去歇着吧。』

瞧瞧別人，全擺着一副『瞧我幹嗎』的臉，抽着煙，冷笑着，在屋子裏踱着，只得走了出去。

走到自家兒的屋子裏。屋子是太高了，太大了，太大了！渴望着生鬍鬚的臉，那麼的友情呵，我不能辜負他的。我要告訴白川，告訴他們，這戰爭是不對的。我可以死，可以坐押，我是對的。他們可以把我押回國去，可是回到國裏，我便要對大夥兒說，說那許多戰死的年青人，說那殘酷的命令，說那沒意義的武士道……可

是我真的能活着回國裏去嗎？也許軍部裏會把我槍斃的。是的，一定要把我槍斃的。我還只二十八歲呢！我有力氣，我有強壯的身子，我還可以上前線去的！去打嗎？辜負了×師長咧。活着也許還有機會報答他呢？給軍部槍斃了白死的。再去請求白川一次吧。

又站到寫字桌前面了。

『什麼事？』

『請你別送我回去吧！』

『爲什麼？』

『送回去是坐牢，槍斃哪！』

『你也知道的嗎？』

『可是……』

『可是什麼？』

『我還有個年輕的妻和六歲的孩子呢！』

『她們早就知道你是很勇敢的在廟行戰死了。』

『可是……』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似的猛的往下淌。

『不要臉的！』

大聲兒的喊了起來；『可是我有個年輕的妻六歲的孩子哪！我只二十八歲，我還年輕，我有強壯的好身子，我有力氣，我還可以上前線去，我還可以打的！』兩個衛兵抓住了他的胳膊。他靜了一回兒，便罵了起來：『你！狗子，你這畜生！你知道我是一個年輕的女子的丈夫嗎？你知道我是一個六歲的孩子父親嗎？』掙扎着，可是末了還是給拉了出去。『我怎麼可以回到東京去呢？我不願意回去呵！不願意回去呵！』掩着臉孩子似的哭了起來。

到處都是：

『懦夫呵！』那麼的冷笑聲。

房裏的牆壁也那麼笑着，床那麼笑着，什麼都那麼笑着。放在床上的武裝帶像在那兒說道；

『懦夫也配帶軍刀嗎？』

我真的是懦夫嗎？誰會像我那麼地苦戰過兩天呢？罵我懦夫！你們才是畜生呢！這許多人許多年輕人，是你們殺死的！我憎惡你們！憎惡你們！我憎惡戰爭！我犯了什麼罪？要把我押回國去？要把我槍斃？

可是却非常胆怯，怕人家說他懦夫，這是侮辱。每個人都像惡意地望着他，他不願意讓他們那麼地望着。飯也叫勤務兵搬進來吃了，話也不敢說。咳嗽了一下，別人便會注意到他似的。

成天地躲在房裏，不敢動，不敢走路，像有誰在隔壁聽着似的。門外一有腳聲，便屏着氣聽，望着門，是到這屋子裏來的吧？×師長？黎姑娘？不會來的呵；一段高興全沒了，就害怕着。別是白川吧？別是來抓我去槍斃的憲兵吧？人糊塗了起來。門像慢慢兒的開了。——可是腳步聲，就在門外走了過去，門並沒開。太息了一下，倒在床上。

希望有誰來談談却鬼也沒一個。悶坐了兩天，差不多瘋了。窗外是三月，和快活的人們。到外面逛逛去吧，真受不了。掛上武裝帶，開了門，衝着他的全像是冷笑的臉，又跑回去。踱了半天，猛的衝了出去，臉望着地，不敢抬起腦袋來，像偷了東西，深怕別人瞧見似的。

『站住。』誰在他後邊兒說，大聲兒的。

抬起眼來，已經到大門口了。回過腦袋去，只見兩個憲兵走了上來。什麼事

哪？慌張啦。

『空閑少佐，你不能出去！』

『爲什麼？』

『司令的命令。你是受了監視的，後天就要押回國去了。』

『呵！』像受傷那回兒那麼的，就像一下去什麼都淡了下去，什麼都要沒了。怔着。

慢慢兒的回到房裏。

真的要押回去了。坐牢的日子，哭泣着的妻，失業，餓死：都浮到眼前來啦。『自殺吧』——有誰在屋子裏悄悄的說着。猛的他瞧見黎姑娘站在床前，憂鬱着，像他回來的那天似的。接着一個胖子，嘴上養了兩溜鬍鬚，掛着軍刀走了進來。×師長嗎？樂得要跳起來了。可是那人只冷冷地向他說道：

『武士道的精神你是知道的，什麼被俘獲時不自殺？你是懦夫，可是帝國軍人的氣節，懦夫也該尊重的吧，空閑君。』

是的，是白川！他認識他的！摸着武裝帶上的手槍跑出去了，跑到白川的辦公處裏，

『什麼事，空閑君！』白川回過身來向着他。

他就是白川！不會錯的，是白川！可是摸着槍的那隻手掉了下去，腦袋也低下來了，眼望着桌子。桌子上有一本日歷，記起明天是清明了。

『我想明天到廟行去看看我部下戰死的地方兒——後天就要回國了，這點兒事總能答應吧？』

『可以的。』

倒在床上：『真是一點勇氣也沒有的懦夫呵！』也不哭了。

白川派了四個衛兵坐在裝機關槍的機器腳踏車跟在他後邊兒。路上全是拿花枝的兵士，向江灣走去。支那的江南真可愛。布穀在田裏叫。下了車，向從前被圍的地方兒，那座毀了的村子還在那兒。站在一條小石橋上，望着脚下的溪水，他認識牠們的。

走出了那座村子，是一片原野。這兒沒有死屍，沒有戰壕，到處都是小野花和楊樹。不遠兒是一座新墳，走近了，只見那木誌上寫的正是：

『空閑大隊長戰死處。』

坐在自家兒墳上，什麼也瞧不見了。空閑大隊長戰死處！自家兒是被稱爲有出息的，在步兵學校裏有優良的成績，在鋼鐵的紀律和命令下訓練到現在那麼個人。要是戰死了不更好嗎？現在是總有點兒污點了。戰爭是殘酷的，可是軍人是不得不打仗的呵！明天就要回國去了；便又瞧見許多輕視的眼珠子，冷笑的臉……

跟來的四個衛兵在村子那兒站住了望他。

軍刀碰在地上。照武士道的方法是應該剖腹的。可是他拿出了手槍，對準了腦門。

『不會再有痛苦，再有輕視和冷笑了吧？』

碰！只見四個衛兵跑了過來，像是自家兒的孩子在向妻：

『爹，多啫回來哪？』

硬鬚髭，眼前全是硬鬚髭。像是那天躺在無錫病院裏似的。黎姑娘的臉湊了近來，吻着他的腦門。腦門熱得難受——更熱的是兩顆眼淚，從她的眼遮毛那兒直掉到臉上。那是黎姑娘！他懊悔起來啦。不該自殺的，活着就是坐牢也有味呵！

可是那兩顆不是眼淚，是他自家的血流到嘴上。

一下子，什麼都沒了。

書叢學文友良

(9)	(8)	(7)	(6)	(5)	(4)	(3)	(2)	(1)
施	老	丁	蓬	張	魯	巴	何	魯
蟄	舍	玲	子	天	迅	金	家	迅
存	作	作	作	翼	譯	作	槐	譯
作								
善	離	母	剪	一	一		瘦	豎
女					天			
人			影		的	雨		
行					工			
品	婚	親	集	年	作		味	琴

角九洋大册每

裝精面布律一

書叢學友良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侍	巴	茅	靳	鄭	張	陳	老	沈
桁	金	盾	以	振	天	銓	舍	從
作	作	作	作	鐸	翼	作	作	文
參		話	蟲	歐	移	革	趕	記
差	電	匣		行		命		丁
				日		的		
集		子	蝕	記	行	前	集	玲
						一		
						幕		

角九洋大册每

裝精面布律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W. J.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414B



售出各
概不退



三價宮